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倾国之吻



好想出去玩

凌玉对于玫瑰的记忆开始得很早，有趣的是，让我念念不忘的玫瑰，并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，而是在卡通里。看过“小甜甜”吗？我对玫瑰最初的记忆，是来自于“小甜甜”里，安东尼为小甜甜种植出的新品种玫瑰，一种名唤甜玫瑰的白色玫瑰花。我还记得玫瑰做成的拱门，以及满园的玫瑰。

玫瑰的种类繁多，香气虽然因品种不同而改变，但是同样香郁似蜜，很是让人陶醉。

我想写这样的倾国，跟她命运乖违的妹妹倾城不同，聪明而甜美的她，该有甜美一些的故事吧。

关于倾国其实在《请君莫愁》里就有出现，身为东方家族的掌上明珠，却喜爱看爱情小说，总觉得聪明的她，懂得如何避开压力，逃避东方家的束缚：这样的女人，应该很早就已经清楚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当然，聪明的女人最是危险，可就苦了被她看上的陆磊骥。

她与陆磊骥的事，我提得很少，若是有提及也只是几笔带过。再次对读者宝宝们耐心感到佩服，关于倾国故事的追讨，从《倾城之恋》上市后就变得更加激烈。原谅我习惯把脑子里的故事排着进度，拖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决定将倾国的故事排进“捻花惹草系列”中。似乎不少人都没有想到，我会将倾国的故事安排进这个系列，啊，这不是一种变相的偷懒？呵。

感觉上，倾国跟玫瑰花很相似，周身环绕着扎人的刺，受到最好的保护，本身却是甜美娇柔的。

熬过了长长的冬天，看看手边的稿子，“捻花惹草系列”也已经进行到第三本。美好的春天到了，暖暖的阳光，软软的棉被，有时候真的不小心就睡了好久，一觉醒来还迷迷糊糊的，只有在看见电脑里空白的档案时，才会陡然惊醒，慌乱的敲了几个字，眼皮却又慢慢的往下掉。

古人不是说春眠不觉晓吗？在春暖花开里，跟瞌睡虫的战争，凌玉通常都是惨败，原来熬过了冬眠时期，我的拖稿懒病在春天里会变得更严重。在接近截稿日期时，只能对着天空用力喊叫着：“萝拉，萝拉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！”萝拉并不是什么熟人，只是觉得加个名字来喊叫，会感觉凄厉而有目标一些。这是从书上看来的宣泄新方法，详情请参阅《交换日记》。最近的夜里，时常在惊觉时光飞逝后，打电话向朋友哭诉，然后一起凄厉的喊叫着萝拉。为什么一起喊？因为物以类聚嘛，大部分的朋友都在拖稿，嘿嘿。

哭诉归哭诉，喊叫归喊叫，稿子的进展速度仍是慢得像乌龟在爬，电脑档案增加得很慢，而即将完稿时，又遇上好多的事，每次跟朋友谈到小说时都是咬牙切齿的，喔，东方家的人存心整我吗？每次写他们的故事，就好艰难、好艰难。

乖乖的待在家里，心思却在四处神游，听说京都的樱花开了又落，将林文月老师的《京都一年》细细的读着，桌前堆满了旅行的资料，信箱里有好多朋友寄来的旅行讯息，就连旅行用的背包都买好了。我坚持要买上面有袋鼠图案的，背起来就有旅行的感觉，希望能像袋鼠一样，勇敢的跳得很远很远。

在春天里工作真是困难啊，似乎朋友们都想着玩，凌玉留在家中的时日

里，各方朋友的邀约不曾断过。有人说，找我去她家顶楼，宽阔的原木地板可以让我滚着玩；有人说，只要我去她那里，愿意用住家附近的各类小吃摊养我一个月；有人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坐在落地窗前，听着风铃的声音，然后一人一根汤匙，对分一颗冰透的大西瓜；还有人提起，可以让我在俱乐部里待上很长的时间，二十四小时有冷气空调，还有三温暖跟游泳池，在酷热时可以下去泡水；最令我心动的，是有人邀我去旅行，或许赴往大陆九寨沟，看看瑰丽的水色，或许遵从学生时代的承诺，走遍全台湾的铁路支线，背着笔记型电脑，留下一些记录。

突然觉得好骄傲，我抗拒了那些诱惑，乖乖的在家里写稿子。呃，虽然还是拖了一些时日才交稿，但是总算没当个逃兵，包袱款一款就溜出去玩，读者宝宝们赏点掌声来鼓励鼓励吧！这一系列的舞台大都在海外，多少也反映出我好想出去玩的心态。

最近遇到很多好事，不知该怎么表达，只能在棉被里傻傻的偷笑，也看了不少有趣的书，心情很好。或许我偏心，在受到崇拜与喜欢的人的肯定时，会感动到想哭，呵，很傻气吧？把快乐分享给读者宝宝们，希望大家都过得很好，记得要有勇气、要坚强，别被一些小挫折打败了。夏季快乐。

对了，有意见要告诉我的，来信请寄到 禾马出版社，地址在书的版权页上。至于寄电子邮件的，请寄到 lieyu007@ms19.hinet.net。在上一本《拥抱的语言》序文里，电子邮件信箱写错了，唉，看吧，笨凌玉又做傻事了，读者宝宝们原谅我吧，人家就是笨嘛，呜呜……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不见天日的国度，深沉的黑暗弥漫在四周，没有半丝的光明能够透入其中，看得仔细些，黑暗深处有着最真实的人性，贪婪以及血腥，纠缠着堕落的危机，潜藏在四周虎视眈眈着，等待着他沦落。

他无法反抗，更无法拒绝，只能让那些黑暗沾惹了他。这是他当初所选择的道路，一旦沦入就难有回头之日，有时候他真的会怀疑，他到底能够支撑到何时？是否真的有一天，会被那些黑暗拖入深不见底的深渊中。

从那一日开始，他的梦境里就只有黑暗。只是在幽暗的梦境深处，还可以看到一丝光明，烙印在灵魂的底层，纠缠着他的神魂，始终不愿轻言放弃。

对了，他还有着对光明的记忆，那是在许久许久之前的一次接触，但是却让他印象深刻到极点。该说是震撼还是惊骇？明知道不可以让那丝光明一再的渗透进他纯然黑暗的世界，但是却无法摆脱她。

想来有些可笑，被外人传说得冷血无情，行事乾淨俐落的他，不属于任何组织，只为出价最高的人效命，宛如离群索居的野狼，却独独奈何不了那个纠缠不清的女人。

是不是在私心里，他也不愿意斩断这缕与光明最后的联系？她的笑容如此的甜美，嫣然一笑就带来了温暖的光明。

几年来，他不断的梦见那一日，混乱而喧闹的惊慌场面里，他遇见了她。在最初相见时，根本没有想到，甜美的她竟会如此的难缠。

他还记得那一日，甚至不断的梦见与她接触的最初。一切的开端，是在

九年前，他在梦境里重温着记忆……在植物园里，苍郁的树木带着某种香气，满池的荷花都凋残了，只剩下绿意盎然的荷叶，盛着晶莹的雨水，一阵风吹拂而过，所有的绿意正在窃窃私语着这一次的相见，见证了他们的最初。

天空还飘着雨，泥地是潮湿的，而在荷花池前的人们惊慌失措的喊叫着，众多穿着制服的国中生正与许多黑衣人打斗着，黑衣人则是坚定的执行任务，绑架几个国中少女就塞进一旁的黑色轿车中。

他站在一旁默默不语，只是沉默着。他也受到委托，目的是从这几个国中少女中辨认出东方旭的女儿，之后将那个身分特殊的少女绑到委托人的面前。他尚未决定是否接受这次的委托，会特别前来，只是因为想要见见东方旭的女儿，究竟是生得如何模样。

而这九年来，他为当初的好奇心付出相当的代价。

在几个国中少女中，他注意到那双美丽的眼睛，深邃而慧黠，精致的五官上有着活泼的表情，但是看得仔细些，那双眼里有着隐藏得很深的聪慧。在众多的国中生里，她看来并不起眼，像是刻意掩盖着自身的光芒。

乌黑柔亮的及肩短发，洁白细致的肌肤，一副眼镜遮住了她甜美的五官，也让那双眼睛隐藏在镜片之后，那面容虽然年轻，却看不见丝毫的稚气，温润粉嫩的唇始终噙着一丝甜美的笑。包裹在清爽制服下的，是柔软的少女身段，已经稍稍可以看见日后属于女人的窈窕。

当那些黑衣人攻击她时，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又一本的书籍，奋力的丢掷，在反攻的时候，也心疼的看着散落四处的书籍，当书包里已经没有小说时，她蹙着眉头。

“老师，我现在才明了什么叫做‘书到用时方恨少’。”她为心爱的小说一掬同情泪，分神对一旁的导师喊道，冷不防身子已落入敌人手中。

黑衣人们动作迅速的擒住她，企图将她抬进轿车中时，他从树荫后缓慢的走出，高大优雅的姿态震慑了所有人，先前因为听见她的话语，嘴角浮现的一朵笑意在此刻已然消失。

“放开她。”他淡淡的说道，黑眸里透露出严厉。

“陆先生，这是宋老板的命令。”黑衣人们为难的说。

“一切由我负责，现在，马上给我消失。”他没有提高声调，而语气就足以让人恐惧，无法想像违背他的命令，究竟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

碍于他的严厉语气，以及所背负的传奇来历，黑衣人别无选择的离开，剩下她衣衫凌乱的坐在地上，四周环绕着众多的书籍，散落的书页里，有着一桩又一桩的美好恋情，那些梦幻似的故事包围了她。她就如同那些故事般，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。

他弯下腰，直觉的想要扶起她，更是想要看清那双清澈却又神秘的黑眸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询问着，高大的身躯靠近她。

在触碰她的一瞬间，四周的景物徒然消失，黑暗笼罩了一切，而她是黑暗世界里唯一的光亮，柔和而温暖。他被吸引了，只能专注的看着她，深深为之着迷。

她原本低垂着头，及肩的黑发覆盖了大半张脸庞，让人无法看清她的表情。“我没事，只要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，我就会没事。”她如谜般的说道。

徒然，一抹微笑跃上柔软的唇瓣，纤细如水葱儿的指攀附上他的衣袖，她抬起头来，拿下那副装饰用的眼镜，带着甜美的微笑接近他，另一手甚至轻轻覆盖在他的胸膛上。

像是岁月徒然流逝，她的短发在转眼间幻化成及腰的长发，在贴近他的瞬间，她由清丽的少女蜕变成美得不可思议的小女人，那抹笑容有着属于女人的娇美，更有着属于女人的坚决。

他震惊的往后退去，然而众多的书页被风扬起，在两人的四周飘动着，众多山盟海誓的字句围绕身旁，像是一座牢笼，将他困在她甜美的笑容里。

他不该好奇的，早该知道东方旭的女儿并不好惹，而他怎么也料不到，这一次的相见，竟会让他摆脱不了她的纠缠。但是多么可笑，一个冷血的执行者，竟会对一个女人感到恐惧？他惊慌失措着，只想着要快些逃离。

这简直是不可思议，就算她是东方旭的女儿，就算她身分特殊，也不该对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。他无法解释，在见到她时，心中所体会的深刻震撼是什么，就像是预知了她的到来，会对他惯于冷静的自制带来惊天动地的改变；仿佛，她有着控制他的奇妙能力。

她身上的衣衫仍旧凌乱，柔软的肌肤白皙如玉，甜美的笑容不曾减少，另一手也覆盖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娇小柔软的身子将他推倒在地上，带着猫儿般神秘的气质，居高临下的俯视他，长发垂落在他的颈项间，宛如一个轻微的挑逗。

“陆磊骥。”她呼唤着他的名字，甜甜微笑着。“我是东方倾国。记住我的名字，你逃不掉的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你。”她温柔的笑着，说的话像是情人的低喃，偏又有着最甜蜜的威胁。她低下头，用花瓣般的唇轻触着他的，甜蜜的香气包裹了他……“不！”他惊骇的一挥手，属于她的柔和光亮徒然消逝，他从重复了无数次的梦境里醒来，对着满室的寂静喘息。

四周是黑暗的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听见他沉重的喘息。他竟又再度梦见她。

陆磊骥缓慢的低下头，看着黝黑的手掌。手心里没有抓住任何东西，梦境里的美好光明终究难以掌握，她像是不曾存在般，在梦醒后芳踪杳然，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黑暗中。

他缓慢的抚上唇，想起她香甜的唇、芬芳的气息，心中竟有淡淡的遗憾。

用力甩甩头，他强迫自己忘掉那张美丽的容貌。他不该跟她有任何的接触，应该千方百计的躲开她，千万不能让她涉入自己危险的世界里，那只会让事情复杂化，也会为她带来危险。

只是，他竟无法不想起她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植物园里初见的那一日之后，她费尽办法的找寻他，执意纠缠着他。从少女成长为女人，她的诱惑变得更加甜美。然而他清楚的知道，她是他最碰不得的女人。

他赤裸的高大身躯滑下床沿，稳定的步伐踩在地上寂静无声，优雅的动作宛如在森林里行走的野兽，野性的威胁隐藏在内敛的优雅里。他缓慢的拉开窗帘，深邃的黑眸紧盯着窗外沉静的夜空。北非的深夜，天空犹如黑色的丝绒，缀满了晶亮如钻的星辰。

在柔和的月色下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玫瑰花田，含苞的玫瑰在深夜里散发着甜美的香气。他想起东方倾国，那与玫瑰有几分相似的甜美诱惑。

“不会的，这里是弗伦德尔，不是台湾，她不会出现在这里的。”他喃喃自语，蹙起两道剑眉，俊美如希腊雕像的五官上有着深刻的困扰。当他已经离多年的目标如此接近，怎么能够分神想起她。他需要全副的心思应战，明白一旦稍有疏忽，就可能粉身碎骨。在这么危急的时刻里，他实在无力应付东方倾国的纠缠。

只是，他心中为何还有着深深的不安呢？就仿佛已经预知了某件即将降临的危机。

握着窗帘的手缓缓揪紧，他沉默的看着窗外，宛如石像般站立着，直到黎明的曙光照拂了这个美丽的岛国。整座岛屿的每个角落都种植着玫瑰，当太阳升起，缤纷的色彩弥漫四周，看来甜美而灿烂。他的视线游走过玫瑰花，之后对自己皱眉，怀疑是那个长久的梦境影响了他的视觉。

每一朵盛开的玫瑰，看来竟都像是她甜美的笑容。

设备精良的吉普车疾驶在深山中，驾驶的技术惊人，在崎岖的山路上仍旧维持着极高的速度，仿佛眼前不良的路况对她来说也是游刃有余的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山路后，眼前的景物徒然变得开阔，先前简陋的山路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笔直宽敞的道路，道路两旁有着巨大的绿树，完美的掩饰这条突兀的道路，即使用直升机从上空观测，也看不出任何端倪。

东方倾国皱着眉头，在座位上舒展修长柔软的身段，因为长时间的旅行而不适，黑亮如缎的长发因为强风的吹拂而凌乱。她看着前方不远处的隐密建筑物，忍不住叹息着。

“天啊，终于到了，我还以为永远都到不了呢！刚刚那段山路颠簸得好可怕，几乎要把我的脊椎折断。”她揉揉酸疼的背部。

专心驾车的东方倾城冷哼一声，缓慢的拿下墨镜，白皙美丽的面容嵌着一双清冷的眼眸。“还敢抱怨？一路上你只是舒服的坐在一旁看风景，我才是那个开了好几小时车子的人，我似乎才有资格抱怨吧。”她也皱着眉头，将车子停在建筑物的大门前。

她们两姊妹是异卵双胞胎，在容貌上有几分的相似，同样的黑亮长发，同样的惊人美貌，但是气质上却是天差地远，不同于倾城的冷静傲然，倾国的容貌甜美，温润的唇有着最温柔的笑容，一双眼睛像是始终带着笑，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出那双剪水双瞳里的聪慧，以及那些聪慧所代表的危险。

倾城到如今还在怀疑，她现在的行动到底是对是错？明知道帮助姊姊倾国私闯禁地，一旦东窗事发，父亲肯定会震怒；但是她偏偏又拒绝不了姊姊的恳求，只能硬着头皮开车来到此处。她心里清楚，要是不答应，倾国不知道会找什么奇怪的门道来达成目标，基于担忧的心态，她别无选择的只能答应。

倾国自知理亏，漾出甜甜的笑容向妹妹赔罪。“我知道你最好了，千里迢迢的带着我来这里。原谅我刚刚的抱怨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坐惯了办公桌，当然受不住这样的奔波。”她将指上精巧的粉色钻戒放入大门旁的仪器中，轻巧的一刷，让机器读取钻戒上的光谱，瞬间电脑辨识出来人的身分，大门无声的移开。

倾城将车子驶入宽阔的建筑物内，不着痕迹的观察四周。虽然此处是东方家的产业，但她仍是不敢掉以轻心。

相较于倾城的谨慎，倾国的态度却意外的轻松，她感兴趣的转头探看着，还对着摄影机露出甜美的微笑。

这座建筑物隐藏在深山之中，被重重的精良设施保护着，旁人根本不可能进入。会如此的大费周章，居住在其中的人物自然也不简单。这是东方旭在几年前下令成立的保护区，一些身分特殊而不愿意泄漏行踪的人，向东方旭寻求帮助后，都被安排住进这里。

姊妹两人虽然是东方旭的掌上明珠，但是对这个神秘的保护区的了解也十分有限，只隐约知道这是父亲口中的禁地，绝对不可轻言涉入。但是倾国已经没有其他办法，她需要那个人的帮忙，必须将那人从此处带走，在父亲赶到前，她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带着对方远远的逃离台湾。

倾城观察着四周，轻易的看出此处的设备良好，心情沉重的明白，父亲对这个保护区有多么重视。她转头看着倾国，心中的不安又冉冉浮现。

“我想你还是放弃吧，乖乖的回去坐在办公室里，审阅那些爱情故事，不要去冒险，那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”她不抱任何希望的说。姊妹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，一个习惯了冒险，另一个则否。

外界总是在传说着，东方旭有两个女儿，次女东方倾城接掌了父亲的事业，傲然的气质与惊人的能力都遗传自父亲，年纪轻轻就成就一方的传奇。而长女东方倾国则更惹人津津乐道，旁人传说着，她像是个影子般隐蔽身分，不常面对大众，而才能甚至高于妹妹东方倾城，东方旭十分疼爱长女，除非事关重大，否则不会轻易让她出马。

然而，传说终究只是传说，倾国到底有几两重，只有家人才心里有数。

“对于其他的事情我可以让步，但是对于陆磊骥，我可不打算放手。既然让我知道了他的行踪，而他所身处的那个岛国，目前跟东方集团又有关系，我当然要马上赶去。”倾国坚定的回道，无意识的轻触着指上的粉色钻戒，心思已经飘荡到遥远处。她想要见到他啊，不论父亲怎么阻止，她就是想见他。

在多年以前她就已经决定了最终的目标，不论任何人都无法阻碍她，她想要见到他，想要夺取他的爱情，想要看清那双黑眸的深处里，为何会有那么复杂的神色。

她就是无法轻易的忘记他，关于他的一切，被她牢记在心中，成为最希冀的目标。

“老爸会阻止你，也是因为担忧你的安全，他是那么的危险，而你的身分又容易招来祸端，有太多的人等着要东方家的人见血。在不知他是邪是善的情况下，你就这么急切的想要赶到他身边去，说不定是羊入虎口。”倾城将车子停下，在建筑物前方已有人员前来，恭敬的迎接两人。

“小姐，总裁的命令刚刚传达下来，不允许两位进入保护区内，”那人低垂着头，一脸的为难。“尤其是倾国小姐。”他稍微抬起眼，看着两位貌美如花，却气质各异的女子。

“意思是，你不愿意让我们进去？”倾国瞪大眼睛，美丽的面容上是纯然的无辜，那略带忧伤的表情让人根本无法拒绝，几乎就愿意答应她任何事情，只求她展颜一笑。

那人看呆了，但是长年来所受的严厉训练，让他抗拒了心中强烈的怜惜，狠下心来摇摇头。“小姐，请原谅我，这是总裁的命令，即使是为了小姐您，我也不能违背命令。”他坚定的说道。

“那么，我就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。”倾国一脸的歉意，上前握住对方的手，认真的看着对方因为紧张而涨得通红的脸。“请原谅我。”她真诚的說道，然后匆促的侧开身子。

那人还在震慑于倾国的美貌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当倾国侧开身子时，他仍有些恍惚，陡然发现在倾国之后的倾城凌厉的一踢，正中他的面门，将他端飞老远，狠狠的撞击在墙壁上，之后全身软弱的滑下。

“原谅我啊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强行突破了。”倾国躲到一旁去，避开了打斗激烈的现场，脸上仍然满是歉意。

倾城冷哼一声，长年所受的搏击训练在此刻展露无遗，举止优雅却也招招凌厉，几个人员措手不及，全被打倒在地。难以想像，一个年轻女子竟会有那么精湛的搏击拳法。

“不要再说那些毫无帮助的道歉词了，你的歉意弥补不了他们的。”从接到倾国的暗示那一瞬间起，她就知道自己注定要淌入姊姊这次涉险的浑水中了。她一咬牙，不留情的把怒气宣泄在这些倒楣的人员身上。

其他的人员们纷纷拔出腰间的枪枝，瞄准攻势凌厉的倾城，却全都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办。照理说闯入东方家的保护区内，来者一律格杀无论，但是这次的闯入者是东方家的两位掌上明珠，人员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

“谁敢开枪？不认得我是谁了？”倾城斜睨一眼，厉声问道。趁着众人被她的眼神折服瞬间，踢飞众人手中的枪枝。

倾国轻巧的弯腰捡起枪枝，脸上笑靥灿美如花。“还是乖一点，免得被我这妹妹给伤了，她的脾气可不好。别挣扎，我们只是来找人，不会为难各位的。”在她握住枪枝的瞬间，所有人全然僵硬。他们听过太多关于倾国的传说，恐惧的猜测着她究竟是神通广大到什么程度。对于倾城的精湛拳脚功夫，他们还可以应付，但是在神秘的倾国面前，他们丝毫不敢轻举妄动。

当她轻微的挥动枪枝时，人员们很聪明的乖乖靠墙站好。

倾国露出满意的微笑，用指间的粉色钻戒滑过电脑，在银灰色的厚重大门打开时，朝倾城招招手，之后闪身进入建筑物内部。在关上门时，她听见人员们纷纷响起懊恼的呻吟声。

“等老爸赶到，那些人可要倒大楣了。”倾国惋惜的说，把枪枝丢给妹妹。她的脚步没有停，迅速的往建筑物内部走去。不曾到过此处，但是她凭着前不久看过的平面图，就轻易的找寻到正确的道路。

倾城跟随着姊姊，揉揉因为先前的打斗而有些疼痛红肿的手背。她冷静眼眸里难得的浮现忧虑，虽然知道时间充裕，还是忍不住回头张望，深怕父亲会在此刻赶到。

“别说他们要倒楣，连我都不能幸免于难。别忘了，首先要面对老爸怒气的人可是我。

我先前的举动已经说明，我是这次行动的帮凶，他肯定会大发脾气的。”

“别抱怨，你就当帮我一次忙，我会把恩情牢记在心里的。”倾国安抚着妹妹，匆忙的经过几处宽敞的院落。

有不少优闲漫步其中的人们，在看见行色匆匆的姊妹两人时，纷纷露出惊愕的表情。

这里是最隐蔽的保护区，所居住的都是身分特殊的人士，不少背负着重重大秘密的人们，被东方旭隐藏在此处，受到最严密的保护。

倾国认出不少知名人士，对着他们错愕表情露出甜美的微笑。这里的人们集合起来，几乎就可以写一部近代史，她虽然知道父亲交游广阔，但是没想到竟能结交如此多的能人异士。也难怪父亲不许她们接近此处，与这些人稍有牵扯，就会轻易的惹来杀身之祸。

但是她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她是那么急切的想去见陆磊骥。而那个隐藏在保护区内的人，等于是她前去见他的门帖，有了那个人的帮助，她将可以畅行无阻。

走过长长的走道，倾国清楚的知道，那个人正在走道的尽头。

保护区的深处，有着一处宽广的植物园，里面种植着各类的香草植物，缥缈的香气从植物园中流泄，让整座保护区都弥漫着淡雅的香气。植物园是用玻璃建筑而成，和煦的阳光洒落，幽静的植物园里除了植物的香气，还有着潮湿泥土的温暖气息。

年轻而身段窈窕的女子站在泥地里举着圆锹掘土，黑亮的长发俐落的绑成一束，深色的运动服上沾满了泥土，就连脂粉未施的美丽面容上，也沾上不少污渍。只是那些泥渍没有减少她的美丽，反而因为身旁绿意的烘托，她美得不可思议。

倾城站在植物园的门前，侧头看着一脸兴奋的姊姊，猜想眼前的美人大概就是姊姊所要找的人了。

“也难怪她必须躲在这个神秘的保护区了，如此的美人，那些男人当然会穷追不舍。”她隐约听过，这个女人背负着可怕的追缉，逃遍世界各地，却仍难以逃过那苦苦纠缠不休的追寻。

倾国对着妹妹轻轻蹙眉，暗示她不可多说，之后走入植物园内。

“楚依人。”她呼唤道，心里满是兴奋与紧张。兴奋的是终于见到此行的目标，而紧张则是担忧着，不知父亲何时会赶到。

听见有些熟悉的声音，楚依人放下手中的圆锹，诧异的抬起头来。在瞧见门前一对出色却又气质各异的姊妹时，她深邃黑眸中满是困惑。“倾国小姐？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“你还认得我？”倾国露出甜美的微笑，踏上柔软潮湿的泥地。

“我一年前跟卡塔尔的阿勒萨尼王子来到台湾时，是由你负责招待的，那晚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，让王子寻到了王子妃，我对那晚的一切印象深刻，自然也忘不了东方小姐。”楚依人说道，回以对方友善的微笑。

“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倾国欣喜的握住楚依人的手。“你不知道，为了找我我吃了多少苦。”她兴奋的微笑，像是看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
倾城冷哼几声，很是不以为然。“麻烦请说得清楚些，你吃了什么苦？负责开车走了几小时山路的人是我，打退那些人员的人是我，手背受伤的也是我，连等会儿要阻挡老爸的怒气，被他痛骂的人也是我，你又吃了什么苦？”她紧握着拳头，忿忿不平的朝缓慢后退的姊姊抱怨着。

楚依人突然伸出手。握住了她的拳头，细细的看了半晌后，拉开随身的腰包，拿出一小罐金黄色的玻璃瓶，轻易的转开瓶盖，以指尖沾取些许溢满香气的软膏，在伤口上均匀的涂抹着。

“这是金丝桃制成的软膏，可以稍微止疼，也可以治疗擦伤。”楚依人解释道，声音温和而悦耳，有着让人安心的魔力。她将玻璃瓶放进倾城手里，展露友善的笑容。

倾城点点头，接过那一小罐玻璃瓶，低头闻嗅着瓶罐内传来的阵阵香气，因为那些软膏，手上的疼痛慢慢褪去，只剩下淡淡的香气。在观察着楚依人时，更加明白对方为何会被众多人追缉，眼前的女子有着惊人的美貌，更有着上苍赋予的神奇能力，旁人觊觎着她的美貌，更觊觎着她的能力，注定了她今生的不平凡。

“倾国小姐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自从在东方饭店一别后，又经历了不少事情，前不久我再度回来台湾，是由令尊安排我来到这里的，我不曾听令尊提起关于倾国小姐的事情。”楚依人收起圆锹，从一旁的水瓶中倒出一杯草药

茶，好整以暇的端给倾国，优闲的态度像是拥有全世界的时间。

倾国被香气吸引，端起茶杯就口，喝了几口有着淡雅香气的草药茶，之后她陡然觉得不对劲，匆忙放下手中的茶杯。“现在可没有闲工夫喝下午茶，时间紧迫，我必须请你马上跟我离开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楚依人皱着弯弯的柳眉，心中潜藏的阴影不曾散去，那些威胁又来纠缠。她只是试着遗忘，自欺欺人的以为能够躲得过。“我的行踪又暴露了？他们又找到我了？”她的眼里有着惊慌与绝望，颤抖的往后退去。

倾国匆忙伸出手，握住楚依人的双手，感受到指下所接触的肌肤宛如冰一般的寒冷，明显的传达出她的恐惧。“不是的，请别担心，在东方家的保护下，没有人动得了你的。”她心中有着深深的罪恶感，知道自己提出的请求无疑是强人所难。但是她别无选择，她是那么想要见到他，怎么有办法理智的思考？“我这次前来，是有个不情之请，必须请你跟着我离开这里，到北非的弗伦德尔去。”“弗伦德尔？那个盛产玫瑰的岛国？”楚依人询问着，蹙着弯弯的眉。

“是的，那个岛国这几年来的玫瑰产量遽增，还开发出特有的化妆品，因为利润惊人，所以引来旁人侧目，那位继任不久的国王将举行一场宴会，只邀请世界上少数的集团总裁参加，且限定每一位与会者都必须带来一位精通香料的研究者。只有最优秀的香料研究者，以及研究者的主人，才能够参与最后的开发会议，见到弗伦德尔的幕后金主。”倾国详细的解说着。她必须找楚依人陪伴的原因，是想多争取一些时间，停留在那个岛国上，多在他身边待上一些时日。

“我听说过那个会议，据说能够参加的人数寥寥无几，而那个幕后金主更是神秘万分。”楚依人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着头顶的玻璃窗。“东方小姐的意思是，要我随你一起前去，帮助你参加开发会议？”“是的。”倾国点点头，心中忐忑不安。她不愿意强人所难，但是楚依人若是拒绝，那么她又该上哪里去找一名优秀的香料研究者？楚依人对香料的控制能力是举世稀有的，她想不出更好的人选。

楚依人静默的闭上眼睛半晌，之后缓慢的睁开，美丽眼眸里没有疑惑，只剩坚决。

她的生命始终与平静两字无关，每段日子的安定，只是预言着更加动荡的未来，她怎能妄想躲得过？但是亏欠了东方家那么多，她怎么能够不还这些人情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她躲避的日子大概又将告一段落了。

“我答应你。”楚依人说道，眼前的一对姊妹同时松了一口气。

“既然已经答应，就快些从后门溜了吧，时间已经不多，我猜想老爸大概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趁着他的命令还没有下绝，你们快些搭乘先前安排好的交通工具离开台湾。”倾城催促着，率先往外走去。她的心里正在担忧着，不但担忧着姊姊此行的危险，更是替自己的小命感到忧心忡忡。等会儿父亲见到她，不知会发多大的脾气。

“倾城，大恩不言谢，你的恩情我记住了，下次你要是也为情所困，想要私奔时，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”倾国欣喜的说道，推着楚依人就往后方走去。知道时间紧迫，她边走边喊道，还记得对即将倒楣的妹妹挥手道别，致上无限的歉意与同情。

倾城靠着墙壁，缓慢的哼笑一声，朝姊姊挥挥手，示意对方快些离开。

“不必了，我可不会笨到为爱情失去理智，私奔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

情，你另外想些办法来报答我吧！”她看着姊姊远去的背影，红唇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，看来骄傲美丽却不可侵犯。

爱情真是可怕，连姊姊倾国那么聪明的人都会变得不可理喻。倾城对着自己冷笑，怀疑究竟有哪个男人能紊乱她的理智，让她疯狂，甚至像姊姊这样，不惜违抗父亲的命令，也要千里迢迢奔去。

那个能让她疯狂爱恋的男人，究竟是不是存在呢？她站在原处不停思索着，就连怒气冲冲的东方旭出现在走道那头，横眉竖眼的瞪着她时，她仍旧在思索着。

“倾国呢？”东方旭压抑着怒气。商业帝王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，他自有一股令人震慑的气质，威严的态度足以让人臣服。只可惜，他两个宝贝女儿不吃这一套。

“带着楚依人跑了，她们早就离开，现在大概已经在飞往北非的途中了。”倾城硬着头皮回答。

“该死的，你为什么不阻止她？竟然还帮助她闯入这里，打伤了人员，带走需要保护的楚依人。”东方旭愤怒的咬着牙，表面的愤怒其实是在掩饰着心中的忧虑。因为他的身分特殊，儿女们从小就受到各方危险的威胁，女儿可是他的心头肉，要是受到半点伤害，他会心疼死的。

再者，他不能让倾国跟陆磊骥见面，他太清楚长女的性格。倾国聪慧而固执，她早已为了陆磊骥着迷多年，这次前去一定会千方百计的纠缠陆磊骥。她的接近会让陆磊骥分心，她的出现将会破坏原本的计画。

他必须阻止倾国的行动！

倾城耸耸肩，衷心的为姊姊祈祷着，希望姊姊能如愿的绑回如意郎君。否则以倾国未达目的绝不死心的性格看来，这类的事情将会不断发生。

“爸爸，你知道的，她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情，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她，你与其对我发火，还不如快些派人到北非去保护她吧！”她提出建言，之后在父亲愤怒的指挥号令声中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保护区。

她在考虑，是逃到妈妈那里去避难，或是直接逃回台北去。

第二章

北非 弗伦德尔这是一个充满了玫瑰花香甜气味的岛屿，深红色的玫瑰布满岛上，在海风的吹拂下宛如红色的海浪，轻轻的摇晃着，香甜的气息让人迷醉。这里所产的玫瑰品种十分优良，花瓣较一般的玫瑰更厚些，像是深红色的丝绸，有着更香甜的气息，能萃取出最优良的香精。

高大的玫瑰树丛被种植成有着芬芳气息的迷宫，而弗伦德尔的宫殿就坐落在玫瑰迷宫的中央。在柔和的月色下，王宫中正举行着宴会，优雅的淑女与绅士都戴着掩饰真实身分的美丽面具。

所有的与会人士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，只有拥有惊人权势与财富的人，才有资格接到邀请函，来到此处参与宴会。宴会里的成员十分复杂，有权势惊人的商业钜子，也有杀人如麻的毒枭，显然弗伦德尔的国王并不在乎投资者的道德问题，只在乎对方能够提供多少金额的投资。

在阴暗的角落里，陆磊骥沉默的看着眼前衣香鬓影的景况，手中持着精致的水晶杯，无意识的摇晃着杯中的佳酿。

他穿着黑色的西装，薄丝的衣衫包裹出他高大的体格，而宛如希腊雕像般完美的五官则被黑色的面具覆盖，只露出一双锐利而冷漠的深邃黑眸，以及男性的薄唇。他的身躯被阴影笼罩，黝黑的肌肤，以及冷漠得接近残忍的气质，让他看来竟像是黑暗王子，从最深的地狱走来，寻找着属于他的猎物。

然而每一张面容都掩饰在精巧的面具下，人们的身分被隐藏得很好，在美妙的音乐，以及优雅的谈笑下，其实有着诡谲的波涛，全都在算计着旁人，以及思索着如何从这场宴会里得到最大的利益。

他漠然的撇撇唇，将杯中的佳酿一饮而尽，即使在倚墙而立的时刻里，他的身躯也是紧绷着的，随时注意身旁的动静。从许久以前开始，他似乎始终保持警觉的状态，从来不曾放松过。

紧绷的情绪就如同包围着他的黑暗，从多年前就紧紧的包裹他，压榨着他的自制，强迫他不得不鼓起全副注意力去应付。

有时候他几乎会怀疑，这样的紧张情绪会持续到时间的尽头，他将永远挣脱不了这些黑暗。

有细微的声音从身后接近，他的视线却仍旧盯住舞池里的人们，高大的身躯没有任何反应。从对方的脚步声听来，不像是受过训练的，他猜测大概是一般的宾客，或是宾客带来的香料研究者。

那迟疑的脚步声很轻微，应该是个女性，还是个轻盈的女性。在对方十分接近时，他才漫不经心的回过头去，而映入眼中的，是足以让任何男人垂涎的曼妙身段。

那是一个身材优美的女子，长发被优雅的盘起，窈窕的身段包裹在白丝礼服下，无瑕的丝绸包裹着她的身子，遮住胸前完美的浑圆，紧贴着肌肤剪裁，强调出修长的大腿后，丝绸散成波浪。而领口只是两条细细的丝带，在她白皙的颈后缠成蝴蝶结，在灯光之下，她的肌肤白皙而洁润，有如最好的玉石，散发着莹白的光辉，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。

她只戴着半截面具，遮掩住眼睛部分，在白绸的面具后，深邃澄澈的眼轻轻眨动着，暴露在面具之外的面容就已经美得惊人。温润的唇宛如花瓣，是最动人的诱惑，唇畔有一抹温柔甜美的笑意，令人不由得猜测她究竟为何而笑。

“嗨。”她打着招呼，笑容更甜了，手里端着两杯酒，将其中一杯递给了他。

陆磊骥没有伸手，只是静默的看着她，锐利的黑眸里有着纯男性的欣赏。这一生见过太多的美女，但是甚少有这种美得如此动人心魄，仿佛只是看一眼，就让旁人连魂魄都愿意甘心奉上。

“不喝酒吗？我看你始终站在角落，不聊天也不跳舞。”她先举杯喝了一口，才将喝过的那杯酒递给他，代表酒中没有下药。她嘴角仍旧有着那抹笑容，看来甜美，却也十分神秘，像是知道了什么旁人不知的秘密。“我猜想你大概也跟我一样，觉得这个宴会十分无聊。”她小声的说，更加靠近他。

他接过那杯酒，选择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。他虽然谨慎，但是也无法拒绝这么美丽的女人，低头啜饮着佳酿，在冰冷的杯缘尝到她残留的甜美气息，他的血液里陡然窜过一阵激动的热流，感受到某种陌生的渴望。

“原谅我先前的无礼，只是这个宴会上的人都不太理睬旁人，突然出现

了这么一个热情招呼的美女，我一时反应不过来。”他缓慢的说道，低沉的男性嗓音回荡在阴暗的角落里。

“你觉得我很美丽？”她突然抬起头来，面具之后的双眸紧盯着他，热烈的询问着，像是一个急于得到老师肯定的小学生。

他不由得露出笑容，觉得她的询问很是有趣。这么美丽的女人，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赞叹过她的美貌，为什么当他提起时，她会如此的惊喜？仿佛他的认同，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英雄一向难过美人关，何况是这么美貌的女人？他的手缓慢地抚上她暴露面具之外的芙颊，诱惑的轻轻抚弄，满意的听见她不知所措的抽气声。眼前的年轻女子虽然神秘，但无疑的是个绝世美人，他也看出她对他有几分好感，猜测着她或许是哪个与会人士的情妇，背着情人想要发展新的恋情。

陆磊骥顺从着体内此刻流窜的激烈渴望，带着邪笑接近她，灼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发上，粗糙的男性长指滑过她细致的芙颊，来到她的唇畔逗弄着，在温润的唇上滑动，感受着她的颤抖，以及她甜美的气息。

“你怎么能够怀疑？难道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？你是如此的美丽。”他低语着，缓慢的低下头去，男性的薄唇轻触她的发，呼吸着她身上淡美如春花的气息，感受到她的颤抖。

她无助的瞪大眼睛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面具之后的黑眸里闪动着深深的惊慌，还有些许的惊喜，就仿佛她已经期待此刻许久许久。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，像是想制止他轻薄的举动，但是等接触到他温热的肌肤时，她颤抖得更厉害，反而不知该怎么办。

他们站得那么近，就仿佛她已经在他的怀中，倾听着他的心跳，被他宽阔的胸怀所拥抱。

她的反应令他着迷，那无助颤抖的模样如此纯洁，青涩得不晓得该如何反应他的碰触，她生涩得像是不曾被碰过。

陆磊骥眯起黑眸，长指在她的面容，以及白皙的颈项诱惑的轻柔游走着，却没有更进一步的接触。因为她的反应，他不由得重新审视她，看她的反应实在不像是一般富豪的情妇。她是真的纯真而生涩，还是厉害到知道要以这种方法吸引男人？“我不在乎旁人说什么，我只在乎你说的。”她轻声说道，窈窕的身段在轻轻颤抖着。她仰起头，面具后方的双眸无比的认真，直视着他的黑眸，在面对着他那双冷漠到接近无情的眼睛时，奇妙的完全不感到恐惧。

他嘴角的邪笑加深，佩服起她的高明手段，懂得装成无辜的清纯处子，勾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无可讳言的，这种手段的确让她更加吸引人。他不想戳破她的把戏，也乐得顺着她的戏码继续演下去。

“那么我告诉你，我不曾见过像你这么美丽的女人，我不曾感受过这么可怕的渴望，像是再不得到你，我会被激烈的火焰焚烧。你太过美丽，足以诱惑圣人。”他的唇缓慢往下移去，接触着她嫣红的芙颊，之后小心翼翼的吻上她轻轻颤抖的唇。

她瞪大了眼睛，双手紧握住他的衣襟，慌乱的颤抖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他的唇轻触到她的，她还在不知所措的喃喃自语。

“我不想诱惑圣人，我只想诱惑你。”她叹息着，在他的吻下软化，窈窕的身子变得软弱，别无选择的只能依赖他。她完全不敢想像，事情竟然会进行得如此顺利，她竟然轻易的就得到他的迷恋，这一切顺利得像是在做梦。

“那么你成功了，我正陷溺在你的诱惑里。”他的嗓音里有着男性的沙哑，隐藏着深深的渴求，他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个自己送上门来的美女。

他环抱住她的身子，感受到她柔软的娇躯，完美的适合他的怀抱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她柔若无骨的身子紧贴着他坚实的肌肉，柔软得不可思议，甚至还带着淡淡的花香，他几乎要叹息，不曾遇见如此迷人的女子。

她感受到他需索的唇，无助的仰起头，在他的唇下颤抖。“噢，陆磊骥，你不知道，我已经找寻你好久好久了。”她叹息般轻喊着他的名字，说出深埋已久的话语，两人的唇摩挲着，她在等待着他的吻，天晓得她已经期待了多久。

就像是徒然间触及了什么开关，陆磊骥的身躯突然变得僵硬，环抱住她纤腰的双臂，牢牢的紧握住她，几乎弄疼了她，他的掌握变得像是牢笼，将她限制在他怀里，却没有半分的柔情，让她恐惧却无法挣脱。

她困惑的睁开眼睛，发现那双直视着她、原本盛满渴望的黑眸，如今变得冷硬，还有着熊熊的愤怒之火，像是期待着要将她碎尸万段。先前的渴望以及柔情早已消失无踪，眼前的他显得如此危险。

她因为疼痛而发出些微的呻吟，难受的挣扎着，而他却不肯放手，反而更加用力环抱住她，仿佛用这种方式在惩罚着她。她有些惊慌的看着他，头一次感受到，他其实是一个太过危险的男人。

她被保护得太好，忽略了潜在的危险，当她已经如此的接近他时，她才感到些微的慌乱。毕竟她太过在乎他，而这个男人是如此的神秘而高深莫测。

“陆磊骥，你弄疼我了。”她因为他过度紧密的拥抱而难以呼吸，禁不住喘息着，双手抵住他宽阔的胸膛，想要拉开两人的距离，得到一些新鲜空气。

“住口！不许再叫我的名字。”他徒然喝道，面具后方的黝黑面容因为震惊与愤怒而扭曲，在阴影下看来更为邪恶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俊美的容貌，在某些时刻可以可怕得像是地狱中的恶鬼，让人有着深深的恐惧。而现在，他愤怒得几乎想捏断她纤细的颈项。

“东方倾国。”他喃喃的念着她的名字，那声调就像是在念着噩梦的同义词。

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？”倾国愉快的露出笑容，仿佛他对她的记忆是最珍贵的礼物。

面对他的愤怒，她虽然担心却不惧怕，在内心的最深处，她确信他不会伤害她。

陆磊骥暗暗发出呻吟，几乎想要用手覆盖住突然剧烈疼痛的头部。他怎么能够忽视前几天夜里那个梦境？在经过几年的岁月后，那场梦境预言了她的再度出现，而她的出现，则代表着混乱的未来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又怎么有办法认出我？我甚至戴着面具啊！”他困惑的皱着浓眉，愤怒自己竟然没有认出她来。他先前甚至还想要吻她，倘若她没有泄漏身分，那么今晚她就可能会在他的床上度过。他想到自己险些犯下的严重错误，冷汗缓慢的滑下他的背部。

“东方集团有收到邀请函，我是持着邀请函前来的。”倾国试着要他松开手，奈何他就是紧紧的抱着她，怎么也不肯放手。她虽然很享受他的拥抱，但是他实在抱得太紧了些，她索性趴伏在他宽阔的胸膛上轻喘着。

“那是邀请你父亲的。”他冷冷的反驳她，对她的胆大妄为感到吃惊。

她竟敢代替东方旭来赴这场宴会，任何聪明人都该知道，弗伦德尔的局

势未明，隐身在国王之后的金主身分不明，贸然前来是最不智的。东方旭是绝对不可能让宝贝女儿当替身，轻易的就可以猜出东方倾国是瞒着父亲前来的。

“弗伦德尔的国王很开明，他只认钱不认人，当他知道我可以全权动用东方集团的资金时，他很大方的欢迎我的到来。”倾国露出淡淡的笑意，双手覆盖上他的衣领，学着他先前挑逗她的方式，放任双手在他强壮的颈项游走。“至于这些面具，并不能阻止我辨认对方的身分。我不仅仅认出你，还能认出这场宴会上的所有人。”陆磊骥撇唇扯出一个嘲弄的笑容，但笑意却没有到达眼底。“传说中让东方旭最感到骄傲的长女，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原来那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，你真的有几分能耐。”他凶恶的逼近她精致的脸庞，灼热的气息吹拂在它的脸上。“只是，东方小姐，你的这点能耐，将替你惹来大麻烦。”他宣告道，之后不容拒绝的拉住她的身子，毫不留情的往大厅外拖去。

两个交缠的身影，快速的离开大厅，在阴暗的回廊中隐没，一扇通往庭院的落地窗被打开，之后迅速的关上，只残留空气中一股香甜的玫瑰花香。

在柔和的月光下，满园的玫瑰花静静盛开着，约有两公尺高的乔木种玫瑰正适合修剪成花墙，满是荆棘尖刺的枝干，长满了深绿色的叶片，以及深红色的花朵，浓密的花墙经过特殊的设计，成为庞大的迷宫。

这是弗伦德尔的王室最引以为傲的玫瑰迷宫，精巧的设计让人咋舌，也清晰的传达出王族的奢华。迷宫的内部有许多的凉亭，以及花岗岩的雕像，在白色石板铺成的走道两旁，有着冰凉的石椅，提供迷途的人们休憩。

月光之下，高大的男人拖着娇小的女子，走过重重复杂的迷宫走道，直到认为安全后，他才松开手，过度粗鲁的将她推在石椅上，居高临下的瞪视着她。

她原本优雅盘起的发，因为他的粗鲁而散乱，发针不知道遗落在迷宫的哪个角落，乌黑柔亮得有如丝缎的长发，散落在白皙的颈项，覆盖住她窈窕的身段。当她仰起头看着他时，脸上满是无辜的神色，散乱的发让她看来更加无助。

“你弄疼我了。”倾国揉着被他握疼的手腕，仰望着他阴惊的表情。“为什么沉着一张脸？你难道不高兴看见我？可是刚刚在大厅的角落里，你明明因为我的到来而高兴，你甚至想要吻我。为什么一发现我的身分，态度就全然改变？难道我的身分让你这么厌恶？”她询问着，伸手覆盖住他的手臂。

陆磊骥匆忙的避开，仿佛她的手是一块烙铁，会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。他的浓眉紧皱着，黑眸里有着深深的困扰，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。

“为什么到弗伦德尔来？这里的情况不明，东方旭不可能会冒险让你来此的。”他缓慢的问道，从来冷静的理智在遇上她时就全然罢工，没有半点的用处。他强迫自己平静下来，先弄清楚来龙去脉。

“他不能够阻止我。我知道你会来到弗伦德尔，也知道你受雇于这次宴会里的某人，所以才千里迢迢的追来。”她露出甜美的笑容，澄澈的眼眸里有着无比的坚定。“我是为了你而来的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。”“该死的！”他激烈的咒骂，愤然转过身去。他不知道是该痛打她一顿，责备她的贸然涉险，还是将她拉入怀中激烈的吻着。那么多年不见，她还是能够轻易的影响他，让他失去赖以维生的理智。

“你对我的出现感到不耐烦吗？”她低声询问着，伸手拉开系住面具的

缎带，白绸制成的面具飘落，她美丽的面容在月光下展露无遗。

陆磊骥听见背后的细微声响，当他转过身时，正好看见她的面容。他完全被震撼，只能呆愣的站在原处，像是被咒语定住的雕像，这一生都无法移开视线。

从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就知道了她的美丽，但是他无法想像，在多年不曾相见后，当初那个清丽的女孩，已经褪变成眼前美得足以让人丧失神智的小女人。她的眉目中依稀有着几年前的轮廓，而澄澈的双眸一如多年前，聪慧得能看穿天地间所有的秘密。

“你还认得出我吗？”倾国仰头望着他，因为他炽热的目光而有些不知所措。她虽然聪明过人，但是在男女方面还是生涩的，当他用如此激烈的眼光看着她时，她不知该如何反应。

“我怎么可能忘记？从植物园里的初见后，我在噩梦里不断的看见你的身影。我还记得，几年前你费尽心思的纠缠我，破坏我的工作，影响我的声望，让所有人都不敢雇用我。”他撇唇冷笑道，想起数年前荒唐的景况。

九年前在植物园中，陆磊骥救助了遭遇危险的倾国，之后她就热烈的开始了纠缠的行为，用尽东方集团的资源，不死心的追寻着他。在知道他是受各方雇用的执行者时，她从东方集团总部窃取情报，查到他的行踪，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她追着他跑遍世界。

在这段期间里，她不断的妨碍着他的任务，让他完美的记录上出现瑕疵。有好几次惊险的任务里，他不但要担心自身的危机，甚至还必须保护这位不时会出现闹场的东方小姐。

最后是东方旭忍无可忍，无法眼睁睁看着女儿频频冒险，亲自出马将女儿绑回台湾，用上最严密的措施，防止倾国再度飞奔到陆磊骥的身边。

她并不轻易死心，知道父亲在盛怒之下是绝对不会放她自由。她聪明的绕着圈子，在东方集团里建立人脉，靠着甜美的微笑以及高明的手腕，缓慢的花时间渗透父亲的情报网，窃取了关于陆磊骥的种种。

表面上她安分守己的待在台湾，留守在父亲交给她打点的出版社里，看着一页页关于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，心却始终系在陆磊骥身上。她关怀着他的一切，等待着最好的时机，在时机成熟时抛下一切，甚至不理睬父亲的愤怒，执意要来到他的身边。

将近六年的时间过去，当她以女人的面貌来到他面前，他眼里属于男性的火焰，让她心中有着些许的女性虚荣。

“那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那么多年不曾见过你。”倾国想起过去的种种，当初的固执性格，的确替他招来许多不必要的危机，有好几次他为了救她，甚至还受了伤。

“将近六年不见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”她充满期待的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他过度快速的回答，口气十分的粗暴，但是当他看见她眼中瞬间黯淡的光芒时，他自责得几乎想踢自己一脚。

难以解释，为什么他会为了她的难受而感到自责？他是个冷漠到接近残酷的男人，应该睥睨一切，眼里只看得到金钱，但是当她精致的脸庞上充斥着悲伤时，他的心意外的感到些许疼痛。

这些年来若是没有怀念过她，为什么时常会在梦境中看见她美丽的身影？他一再的解释那些梦境只是挥之不去的梦魇，为何又会在醒来时感到些许惆怅？她澄澈的双眸看进他锐利的黑眸里，看见其中复杂的神色，猜测着

他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她可以不在乎任何人，却偏偏从看见他的第一眼，就对他那双复杂的双眼着迷，从此之后难以自拔。

对于他的想念，就像是玫瑰枝叶上的荆棘，牢牢的刺入她毫无防备的心，扎得又牢又深，费尽力气也难以拔除。这是不是上天注定，她明明可以得到任何东西，却偏偏钟情于那么危险的男人。

“你没有怀念过我，但却喜欢如今的我，是吗？”她急切的想得到他的认同，柔软的双手紧握住他的衣袖，窈窕的身段离开石椅，在月光之下她美得像是玫瑰的精灵，白皙中透着嫣红的娇靥宛如盛开的玫瑰。

月光落在她紧裹身躯的白色丝绸上，颈部的细致肌肤完美得有如无瑕的白玉，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
“那只是逢场作戏。”陆磊骥偏过头去，想要挣脱她的手腕，但是她眼眸里无助的神情深深的撼动了他的心，让他无法狠下心来挣开。美丽的女人最是危险，而当她又聪明的知道该以柔克刚时，他实在应该尽快的逃离，免得落入她所布下的甜美陷阱中。

“是作戏也好，我都千里迢迢的赶来了，你甚至连一些注意力都不肯给我？我不在乎你能给我多少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，我自愿来到你的身边。”倾国轻柔的低语着，仰起头看着他。她的模样如此的脆弱，让人无法狠心的拒绝。必须看得很仔细，才能看出深埋在那双澄澈眼眸里的诡谲聪慧。

他几乎被诱惑得低下头去，她的唇粉嫩而温润，彷彿等待着他一亲芳泽。她所说的话语具有惊人的吸引力，暗示着他可以不必负责，只要给予她些许的注意，她就愿意奉献上最完整的爱情。

“这只是盲目的迷恋，你不该跟我牵扯上任何关系的。”他想要拒绝，而内心中的奇异渴望却冲击着脆弱的理智，那些渴求几乎要溃堤。

“是不是迷恋我很清楚，追寻你那么多年，我已经成长，如今在你眼前的我已经是女人，不再是孩子了，别拒绝我。”她的身躯轻轻颤抖着，彷彿负荷不了那么多的情绪，看着他的双眼充满哀求。

陆磊骥的手缓慢地落在她的面容上，滑过细致得有如瓷器的肌肤，以及轻颤的红唇。

哪个男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？她是如此的美丽而心甘情愿。在梦境里，她出现过千万次，也吻过他千万次，带给他黑暗的世界一丝丝最温暖的光明。

“你不该来的，你的到来只会影响我。”他喃喃的低语，男性的嗓音里有着深深的困扰。

在黑暗里游荡的灵魂，如何能够不渴求光明？她的气息如此美好，不同于他所熟悉的血腥与丑恶，他想攀附她，如同溺水的人攀附着最后一根浮木，紧紧的将她纳入怀抱里，在感受她的温暖时，彷彿就能从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挣脱。

他缓缓的低下头去，闻着她身上美好的气息，在满园玫瑰的浓香里，她的气息仍是如此的甜美。他用唇轻轻磨挲着她的芙颊，之后在她如花瓣般的唇畔吹拂着男性的气息。

感受到他逐渐靠近的吻时，倾国的唇畔偷偷浮现一抹狡狴的笑意，那笑意稍微冲淡了她脆弱的伪装，暴露出她深埋在心内的小小计谋。

在几乎要吻上她的那一瞬间，长年来赖以维生的理智在此刻抬头，陆磊骥匆忙的推开她。

“该死的。”他频频深呼吸，黑眸里甚至透露出凶恶的怒火。他怎么能够失去理智？他怎么能够触碰她？他心中清清楚楚的知道，就算她再美、再诱人，也是千万沾不得的。她是东方倾国，是东方旭的女儿，不是其他的女人，可以在互享男欢女爱后，互不相欠的离去。他若是碰了倾国，东方旭绝对会把他碎尸万段的。

但是她始终不肯放过他，苦苦的纠缠着，用尽所有的方法诱惑他。九年了，一个男人的自制力能有多少？六年前他还可以说服自己她只是个孩子，但是如今，她的举手投足，一言一行都在向他昭告着，她已是一个美丽而成熟的小女人。

倾国再度被推坐在石椅上，在玫瑰花墙的阴影下，她暗暗咬着唇，原本无助柔弱的神态被挫折取代，她紧握住拳头，惋惜着错失了大好的机会。

他的防御如此坚强，她能够突破他的自制吗？美丽的眼眸悄然转动着，在看见他的怒火时没有半分的惧怕，甚至有几分的沾沾自喜。至少，她成功的影响了他平静的情绪，他是在乎她的。

“马上离开弗伦德尔，立刻回台湾去，我不许你继续待在这儿。你的存在只会让事情变得混乱，更会让你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”陆磊骥重拾冷静，转眼间俊朗的五官又恢复平静，先前的激烈渴求，以及一触即发的激情像是没有发生过。他的表情虽然礼貌，但是充满了淡漠，仿佛她跟他并不相识。

多年的特务生活，即使连流露真实情绪都是奢侈的，他习惯了武装自己，以虚假或是冷漠面对一切。然而在她的面前，那张长年覆盖在他面容，以及心灵上的面具显得如此岌岌可危。

倾国缓慢的摇摇头，眼里的柔弱神态缓慢褪去，取而代之是无限的坚决。东方家的人一向固执，而她更是其中最，多年的追寻，怎么可能因为他淡淡的几句话就打了退堂鼓？“如果没有达到目的，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在这里，我的身分是东方集团的代表，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留下。”她若有所指的说，澄澈的双眸紧盯着他。就如同先前的每一次，只有在看着他时，她的心才会激烈的悸动着。

陆磊骥勉强维持平静的表情，只有那双神色激烈的双眸泄漏了他心中的怒意。“不要将自身的危险当成儿戏！你是东方旭的女儿，有太多人等着要你的命，而那些危险将是你无力应付的。”他逼近她的脸庞，复杂的眼神已被冷酷取代，他此刻看来宛如是死神的化身，仿佛可以冷笑着看她死去。

倾国毫不惧怕，她仰起头承受着他灼热如火的视线，眼底眉梢有着浅浅的笑意。

“你在为我感到担心吗？”她轻柔的询问着，连语调里都带着笑意。

他陡然愣了愣，没有想到她会提出这种问题，严肃冷漠的面具突然有了裂缝，他用愤怒掩饰着些许的困窘。

“我是担心你会妨碍我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迈开修长的腿往前走，深怕再待得久些，平日滴水难长的自制就会往她面前轻易的崩毁。她对他说来说太过危险，那么美好的她，不是他能够触碰的。

“我从来不妨碍人的。”她精致的小脸上满是真诚的保证着，提起优雅却不便行走的裙摆，匆忙的跟上他。

夜里的玫瑰迷宫有着浓浓的香气，同时也带着深深的神秘，每一朵玫瑰仿佛就是一张面容，在月光下静默的看着。

倾国匆忙的跟上他，伸手握住他的衣衫，不由自主的紧靠着他，而澄澈的视线在四周环顾着。

陆磊骥徒然停下脚步，她来不及停步，撞上他宽阔的背部。当她抬起头瞧见他一脸的严肃时，她直觉的降低声量。“发生什么事情？”他没有回答，锐利的眼眸在此刻宛如搜寻猎物的鹰眼，紧盯住花墙转角的一处。

倾国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瞧见了让他停住脚步的原因。

在隐密的花墙转角处，有两个男人站立在那里，高大的身形看来十分具有威胁性。

其中一个男人穿着华而不实的衣衫，脸上的面具则镶满了各色珠宝，甚至连十指上也戴满了钻戒，看来有几分俏丽。另一个男人则是一身俐落的黑夜，戴着同色的面具，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氛围，有着类似死神的恐怖，让人不由自主的战栗。那人转过头来，在月光之下可以窥见，面具的后方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眸。

她轻易的就认出那两人的身分，手中仍旧握着陆磊骥的衣衫，她抬起头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，之后一抹浅浅的微笑跃上她的唇。只是那抹笑容消失得太快，宛如昙花一现。

“需要我帮你介绍吗？那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为弗伦德尔的国王凯森，另一个则是活跃于欧洲的毒梟卡瑞洛，有许多国家都在通缉他，他的身价可是十分惊人的。”她简单的介绍着，柔和的语调在玫瑰迷宫里悄然流泄。

冷不防手腕被他用力的握住，她因为疼痛而惊叫，抬头看进他的黑眸，活到这么大，倾国到此刻终于明白，“震怒”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。

陆磊骥的冷静与理智在转眼间烟消云散，愤怒的低语：“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惹来大麻烦的。”时间紧迫，对方就算没有听清楚她的话语，也会听出玫瑰迷宫中还有其他人的存在，他必须马上做出反应。

别无选择的，他将倾国推倒在一旁的石椅上，然后以最激烈的方式，狠狠的吻上她娇柔的唇瓣。

他没有发现，在她承受着他激烈得接近粗暴的热吻时，她悄然闭上的澄澈双眼里，其实有着奸计得逞的狡诈愉悦。

第三章

玫瑰花的香气弥漫了月夜，而陆磊骥却只能闻嗅到怀中女子的淡雅香气。

他激烈的吻上她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封住她不识时务胡乱说话的小嘴，坚实如铁条般的手臂环抱住她柔软的身躯，甚至将她娇小的身躯抱离地面，让她别无选择的必须接受他的吻。

陆磊骥粗糙的手滑过她雪白的颈项，扯开颈后的蝴蝶结，在白色丝绸稍微松脱时，大胆的探入她的衣衫内，覆盖住她胸前完美的浑圆。在她诧异的低呼时，他的舌乘机探入她的口中，纠缠着她的丁香小舌，探索着她口中的甜蜜。

倾国瞪大双眼，只能发出模糊的惊呼，当他的舌热辣辣的探入她口中时，

向来聪明的她难得的体会到彻底的慌乱。这可跟先前在宴会上，装出来的柔顺脆弱不同，女性的直觉让她在此刻感到慌乱。

本来只是算计好，若是被前方那两人发现形迹，陆磊骥就别无选择的必须保护她。

而月光下躲在迷宫里偷偷亲热的情侣，似乎是最好的避嫌方法。果不其然，他的行为真如她所预料的，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会如此的“尽责”，当灼热的唇覆盖上她的，夺取她的呼吸时，她开始不知所措。

她试图玩火，如今却对那把被引燃的火炬感到些许恐惧。

即使她再怎么聪明，预料到了他的行为，却没有想到，在男女情欲方面她根本就是生手，纵然迷恋他多年，在台湾时也看了不少爱情小说的稿件，但是纸上谈兵怎比得上他的实战经验？当他坚实的男性体魄紧压着她的身躯时，她被他满是侵略气息的举止震撼，聪慧的脑子在此刻变得一片空白，只能任他为所欲为。

倾国本想挣扎，但是他紧密的抱着她，仿佛要将她揉入怀中，她的所有动作都被他压制。他强壮的身躯紧贴住她的，她能够清楚的感受到他的力量。

他的唇吻得她有些疼，需索着她的所有，这么激烈的吻几乎要吓坏她，她曾经幻想过千百次与他的亲吻，但是此时粗暴得有如野兽的他，让她直觉的只想逃走。

“不，不要这样。”她发出细微的呜咽，好不容易挣脱的红唇喘息着，只能在他唇畔软弱的求饶。她也渴望他，私心幻想过与他缠绵，但是当情欲狂猛来袭，她反而惊慌得不知所措。

意识到她的慌乱，陆磊骥稍稍抬起头来，在月光下他的双眼深邃而明亮，像是午夜的星辰，有着狂野的坤色、如火焰般的男性饥渴，以及深浓的复杂。他审视着她惊慌的表情，仍旧没有放手，那模样十分专注，仿佛用视线在重新熟悉着她的面容。

倾国像是被野兽催眠的小动物，只能无助的承受着他的目光，甚至连逃走的力量都没有，愣愣的看着他，感受到由他身上辐射出来的狂猛情欲。她勉强仰起头，如今他的怀抱成为她的所有世界，他已经牢牢的将她困住。

他再度低下头，这一次没有了先前的粗暴，反而有着些许不经意流泄的温柔。他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肌肤上，深邃的眼紧盯着她，先是轻柔的吮吻着她先前被他吻痛的娇柔唇瓣，诱惑她给予反应。

“别害怕。”他轻柔的低语，低沉的男性嗓音里充满着诱哄，在知道她的生涩时，温柔的情绪弥漫在他心中。生平头一次，他竟然愿意放下激烈的情欲，甘心费尽整夜诱惑她，直到她心甘情愿。

要是他还能够仔细的思考，几乎就为眼前荒谬的情况大笑。他怀里所抱着的，是他这一生中最不该碰的女人，而一旁还有最危险的人物在虎视眈眈，随时可能要了他们的性命。而他此刻竟然只能想着要如何诱惑她，平日里的理智早就飞到九霄云外。

他吮吻着她略微红肿的唇，一手抚上她衣衫内的完美浑圆，大拇指轻柔的触及她胸前的蓓蕾，之后反覆逗弄着，在她因为那敏感的联系而叹息时，他的舌缓缓但坚定的探入她的芳泽，窃取她发出的细微呻吟。

倾国的惊慌慢慢褪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她全然陌生的情欲。他的诱惑让她软弱，别无选择的只能依靠在他怀中，那强健的男性身躯紧贴住她的每一寸，当她意识到他坚硬的欲望时，嫣红的颜色染上她的芙颊。

她觉得迷乱而软弱，身体里有着陌生的需索，像是急于想得到某种她并不理解的解脱。她攀附住他的身躯，潜意识里知道她体内这把由他点燃的火焰，只能由他熄灭。那把火燃烧得那么猛烈，随着他的举止而增温，让她频频无助的喘息。

她的手尝试地滑过他的腰，慢慢的移上他的背部，手指感受到平滑的布料，以及坚硬的肌肉。她的心猛烈的跳动着，几乎要让她无法呼吸，她一直被保护得太好，从不曾经历过这些。

他的手也滑过她已然赤裸的背，捧起她的圆臀，将她的柔软紧接在他坚硬的欲望上，他的唇缓慢的往她敏感的颈部肌肤滑去，在上面落下无数个缠绵的吻。

她已经衣衫半褪，而他仍旧穿着整齐，甚至连面具都没有拿下，此刻的情景显得如此堕落而离经叛道，流窜的情欲里增添了一丝危险，她的身躯不由自主的颤抖着。

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在瞧见石椅上交缠的男女时，脚步声徒然停止。

“我听见某些声音。”凯森不自在的说，声音里有着紧张的情绪，但是在看见石椅上的人儿后，原先的紧张全然松懈。他眯起眼睛，贪婪的看着石椅上的女人，原本俊美而稍嫌脂粉味的面容，在此刻看来格外丑陋。

虽然陆磊骥的身子遮住了倾国，但是从凯森的角度，还是能看到她修长的双腿，以及月光下莹白的肌肤。凯森所见到的，已经让他知道在石椅上的女人是个难得的美女。

“只是一对情侣。”卡瑞洛淡淡的说，深不可测的蓝眸看向陆磊骥，刚好与抬起头的陆磊骥打了照面。

倾国紧握住他的衣襟，躲在他的身躯下，只是露出一双有些迷蒙的眼，窥探着那两个男人。她的双手还在颤抖，紧靠着他的身躯，听着他强而有力的心跳，意外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里，依然感到安全。

纵然知道眼前的卡瑞洛是多么可怕，但是有了陆磊骥的保护，她并不感到害怕。

两个男人一言不发的看着彼此，视线穿过面具的空隙，在半空中交会，衡量着对方，同时感受到对方不是普通人物。有半晌的时间，几乎连空气都凝滞了，他们审视着对方，在些许的敌意之外，也意外的有几分敬意，清楚彼此都是刀口上舔血的角色。

许久之后，卡瑞洛勾起一边的嘴角缓缓微笑，“夜凉露重，可要小心别让小姐着凉了。”他调侃的说道，之后迳自离开，转身往迷宫的另一个方向走去，甚至没有理会在后头追赶的凯森。那邪恶而尊贵的气势，让这个毒枭看来竟比凯森更像是个不可一世的贵族。

倾国松了一口气，娇小的身躯软弱的松懈。“我听过关于卡瑞洛的传闻，他十分危险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些年来甚至将势力扩展到了亚洲。奇怪，一个毒枭为什么会参加今晚的宴会？”她偏着头思索着，脑海中快速的闪过数十种可能性。

“如果你还珍惜自己的脑袋，就把那张嘴紧紧的闭起来。这场宴会里有太多人，不希望真实身分暴露，要是他们知道即使戴上面具，你还是能够轻易认出他们，那些人会把你埋在泥土里，当成玫瑰花的养分。”陆磊骥警告道，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子。奇异的，在这么危险的时刻里，他的手竟然还是离不开她，她细致湿润的肌肤让他不愿意松手，执意往衣衫内探去。

倾国倚靠在他胸前，在发觉他的手仍旧放置在她衣衫内时，她羞窘的抬起头。“呃，他已经离开了，你可以不必再这么抱着我……”她语音未落，他黝黑的男性手掌陡然掌握她的浑圆，她惊喘一声，不知所措的看着他持续逼近的脸庞。

“他是离开了没错，但是我们之间尚未结束。”他缓慢的低语着，声音像是包裹在天鹅绒里的刀剑，有着说不出的邪魅与危险。“东方小姐，你太过鲁莽，愚昧列在那么危险的男人面前说出他的身分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，你必须接受惩罚。”他严肃的摇摇头，但是深沉的黑眸里却有着情欲的火焰。

倾国听出他话语中的暗示，心中开始后悔先前耍弄的小手段。她早已习惯用她的聪明去操弄旁人，但是她太低估了陆磊骥对她的影响力，玩火者，此刻反而被火所困。她被困在他的怀里，丝毫动弹不得。

“我……我道歉。”她作贼心虚的说道，有些惊慌的想逃离他的怀里。虽然他的诱惑是那么难以拒绝，但是她实在无法想像，要在这冰冷的石椅上与他缠绵。她是承诺过要付出一切没错，但他不会是想……陆磊骥的手探入衣衫内，而灼热如火的唇也沿着她的颈项往下滑去，在确知四周无人后，他轻易的褪下她的衣衫，深邃的黑眸里闪烁着男性的情欲，几乎要因为裸裎在眼前的美丽女子而叹息。

她颤抖着，羞怯的红晕染到胸前，迷蒙的剪水双眸里有着不知所措，白色的丝绸滑落在她的腰间，她莹白的娇躯展露在柔和的月光下，而他黝黑的手覆盖在她胸前的浑圆上，这画面看来格外的煽情。

“你道歉？太迟了，我不接受。”他惩罚似的轻咬着她的柔软肌肤，在她的肌肤上留下淡淡的噬痕，满意的感受到她激烈的颤抖。“你在发抖才你害怕吗？我仍旧记得你当初紧缠着我时，替我惹来多少麻烦。爱惹麻烦，抱定主意就要插手，不会思考后果的你，竟然也会感到害怕吗？”他低声询问着，每说完一句就轻啃一口，黑眸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，那模样像是戏弄猎物的野兽。

“我不害怕。”倾国勉强说道，身为东方家继承人之一的自尊不允许她承认心中所感到的慌乱。当然，一切都是按照她的小计谋进行的，一切都会进行得很顺利，她能够逼得他碰她。

只是不知为什么，在他的拥抱下，她就是不能遏止的颤抖着。

倾国只觉得全身发烫，他的眼里有着火炬，在看着她的躯体时，同时也将火炬注入她的魂魄，让她感到全身有如火烧。包裹住她身躯的丝绸是冰凉的，但是却安抚不了她敏感发疼的肌肤。

“你不该再来纠缠我，当你已经成为女人。倘若你还有半点自觉，就该远远的避开我，逃到我再也看不到的地方去。”他的唇缓慢的下移，滑过她细致的锁骨，洒落细碎的吻，大胆的来到她贲起的丰盈，之后轻柔的吮吻她胸前的粉红色蓓蕾，夺取她激烈的喘息。

他的舌像是火焰，舔弄着她的身躯，用火焰包裹她，让她根本无法思考，先前的计谋早就在激情中焚烧，她只能紧紧的攀附他，感受他的啃吻，丰盈尖端的粉红色蓓蕾因为他的吮吻而绽放。

“不……”她喘息的低喊，神智却已经缥缈，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拒绝些什么。

陆磊骥眯起眼睛，着迷的看着她在怀中因为激情而翻腾着。明知不能碰

她，但他就是忍不住，她是如此的美丽诱人，犹如等待着他前来采撷的花朵，那双澄澈眼眸里温柔甜美，深深诱惑了他。

其实他从不曾忘怀过她，在孤寂的夜里，他时常想起她甜美的笑容，以及眼眸里的坚决。纵然不愿承认，但是过去那段被她纠缠的岁月，反而是他最怀念的。时间是最神奇的魔法师，在几年的时间里将她雕琢成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一个让他无力拒绝的美丽女人。

他始终记得她所带来的温暖，明亮了他四周的黑暗。长久以来，他第一次愿意承认，自己其实是在乎着她的。

这个认知让他的身躯陡然僵硬，原本吮吻着她肌肤的唇也变得冷硬。他缓慢的抬起头来，眼眸里有着严酷的神色，原本满是激情的脸庞重新变得冷漠。他松开双手，强迫自己离开倾国。

夜晚的风悄然吹过，满园的玫瑰被动摇，花影在月光下摇晃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宛如人们细细的低语声，听来格外的诡异。

没有了他的体温，倾国徒然觉得寒冷，她睁开双眸，困惑的看着陆磊骥。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抗拒了那排山倒海而来的激情，没有继续先前的缠绵，反而将她推离怀抱。莫非是他的自制力又再作祟？她还是无法诱惑他吗？她的心里充满矛盾，既想要诱惑他，又对初尝禁果的刺激感到莫名的迟疑与些微恐惧。

“你打算中场休息，找个适合的地点继续？”她鼓起所有的勇气询问，声调却因为女性的本能而有些胆怯发颤。

倾国也知道这句问话有多么不知羞，但是她已经找寻了他那么久，怎么还有时间可以浪费？父亲随时会赶到，而她必须把握时间，在那之前诱惑他。

陆磊骥勾起一边的嘴角，做出冷笑的表情，那模样衬着背后的星空，看来竟比先前那个毒枭更令人战栗。“我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你踢出弗伦德尔，然后逃到天涯海角，彻底的避开你。”他粗暴的拉起她腰间的丝绸，遮住她那莹白的身子，再这么看着她的赤裸，他怀疑是否会丧失理智的将她推入最近的花丛，不顾一切的要了她。

倾国握住胸前的丝绸，知道最好的时机已经流逝，他挣脱了先前的意乱情迷，重新恢复了理智。刚刚那心醉神迷的缠绵像是不曾发生过，只除了她颈项间残留着他的吻痕，提醒着他先前过度亲密的探索。

“我是受到凯森国王的邀请前来的，你没有资格要我离开。”她提醒他，盈盈站起身来，衣衫仍旧凌乱着，但是她眼里有着坚决，不愿意轻易就被他打败。“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在没有达成目标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”“你永远都不会死心，是吗？”陆磊骥紧盯着她的面容，在那张精致的脸庞上看见她的坚决。他的心徒然窜过一阵冰冷，隐约的感应到未来日子的多灾多难。

她不愿意离开，甚至为了接近他而失去理智，看不到四周埋藏的危险。而面对诱人的她时，他的自制力实在有限，就连刚刚要让双手离开她的娇躯，都让他费尽所有自制，到现在他仍旧渴望她，渴望得接近疼痛，这种情况要多发生几次，大概就足以让他因为渴望而死去。

然而在她不断纠缠的日子里，他别无选择的只能保护她，那就代表着两人一定会有所牵扯。

更该死的是，他无法离开弗伦德尔，这件任务不同以往，他必须要顺利达成。他已经进行了那么久，在如此接近目标的时刻里，他怎么能够放弃？不论怎么思索，他已经明了，东方倾国替自己找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，算准

了他进退维谷的现状，根本无力将她丢回台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她的处境完全有利，可以有时间慢慢的诱惑他。她虽然表面柔弱，但是所做的举止，简直就像是逗弄老鼠的猫，无情的考验着他的自制力。

“我只是择善固执。”她弯唇微笑，笑容甜美而温暖，胸前的丝绸略略下滑了些，莹白的丰盈衬着被他吻得略微嫣红的蓓蕾，简直可以让人神魂颠倒。

陆磊骥眯起双眸，强迫自己的视线不要盯在她的娇躯上。他需要冷静，绝对不能够再与她独处，否则长年来的处心积虑，很可能就因为她的闯入而功亏一篑。

“该死的！”他挫败的撂下一句咒骂，之后大步转身离去，那急于离去的模样，就像是身后有可怕的恶鬼在追赶着他。

倾国因为他的咒骂而挑起秀眉，缓慢的将丝绸拉上，双手放置到颈后，重新绑好细细的缎带，转眼间就已经衣着整齐。其实连她身上的衣衫也是特别挑选的，她甚少穿着曲线毕露的衣衫，毕竟在过去，她的聪慧就足以让她得到一切。

然而为了得到陆磊骥，她宁可不择手段，不但以美色做为利器，就连父亲的命令她都愿意违背。只是她没有想到他的自制如此惊人，就连她主动牺牲色相，还是没有办法诱惑他行动。

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一抹神秘的微笑浮现嘴角。虽然事情的发展激烈得超过她的预期，但是一切仍旧很顺利，完全照着她的计谋进行。她握紧双拳，深吸一口气振作精神。

“亲爱的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不打算放过你。”她的笑容十分甜美，看来全然无害，却有着让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坚决。她所决定的事情，从来就不曾改变过。

“陆磊骥，”她轻唤着它的名字，对着满园的玫瑰起誓，“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会让你爱上我的。”一阵风悄然吹过，深红色的玫瑰摇晃着，似乎在为那位不知该说是幸运或是不幸的男人祝福。

弗伦德尔的王室对投资者安排了最舒适的住所，甚至拨派了仆人伺候。不过倾国遣退了那些恭敬的仆人，让偌大的房间变得有些冷清。她并不习惯使唤奴仆，东方家虽然富可敌国，东方旭却从小训练她们照顾自己，没有让她养成豪门的奢华性子。

她凭着先前的记忆，顺利的从迷宫里走出来，避开仍旧歌舞喧哗的大厅，沿着长长的回廊回到建筑物西侧的房间里。

整晚的冒险对她来说太过刺激了些，她习惯了坐在办公桌上看着稿件，要不是为了陆磊骥，她不会走出东方家的严密保护，大概这一生都会与那些危险永远绝缘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今晚过得实在是太精采了些，不但被他强行带离大厅，走入月夜下的迷宫里，碰上了声名狼藉的毒枭。他甚至还吻了她，那双黝黑的男性手掌褪下她的衣衫，滑过她的身躯，探索过每一处的私密……回忆得太真切，她的脸染上羞怯的嫣红。纵然再怎么聪慧，在男欢女爱方面，她到底是个稚嫩的生手。

倾国的双手匆忙的褪下衣衫，之后走入浴室内，赤裸的身躯很快的滑入温热的水中。

她在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宽广浴池里舒展身躯，将头枕在浴池的边缘，缓缓闭上双眼。

浴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细微的脚步声缓慢的踱进浴室中，来人放下手上柔软的衣料，并在池边放下一杯颜色嫣红剔透的香料酒。水晶杯敲击上浴池边缘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倾国被清新的酒香吸引，缓慢的睁开眼睛，看见池畔的楚依人。她伸出手握住酒杯，将弥漫着独特芬芳的酒送到唇边。酒的颜色是深浓而透明的红色，宛如一杯被磨碎的红宝石，气味也十分特别，有着新鲜花草的气息，略苦而微妙的口感，虽然冰冷但是仍喝得出酒汁的醇厚。

“我们突然来到北非，虽然这里也是海岛型气候，但终究不是台湾，气候的变化多少会让身体感到不适，所以我试着取用弗伦德尔特产的玫瑰加入酒中。玫瑰自古以来就经常被人们使用，有缓和情绪、解热等作用，多少能减低天气炎热带带来的不适。”楚依人简单的解释着，在看见倾国啜饮着酒汁时，美丽的脸庞露出温和的微笑。

“你会把我宠坏的。”倾国满足的叹息着，慵懒的踢着水。

“整晚都不见你的身影，而由门外那件沾满泥土的礼服看来，我猜想你大概很忙。

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”她轻笑着问道，语调里有几分善意的调侃。

虽然倾国没有将细节告诉她，但是能让女人如此拚命的事情可不多，心思缜密的她，轻易的猜出倾国是为了某个男人，才会千里迢迢的追来此处。

倾国朝着她举杯，透过嫣红的酒汁眯起双眼，温润的唇弯成甜笑的弧度，愉快的表情像是偷吃了金丝雀的猫儿。“虽然略有点小状况，但是一切顺利。”楚依人的视线落到倾国雪白颈项间的一处深红色淤痕，那淤痕看来并不严重，但是在莹白的肌肤上看来格外显眼，犹如雪地里的一瓣玫瑰。她不动声色的从随身腰包里拿出一罐液体，再回到卧房里，从冰箱中取出一条冰冷的毛巾，用那瓶液体濡湿毛巾。

“这是金缕梅提炼的蒸馏液，用来冰敷可以减轻疼痛，以及去除淤伤。”她体贴的递出毛巾。

倾国却没有接过毛巾，对着楚依人摇摇头，将手轻轻覆盖在颈项间，摩挲着那个深玫瑰色的吻痕，回想起陆磊骥灼热的唇是如何吸吮着她的肌肤。

她的笑容变得神秘，有着若有所思的妩媚。“谢谢你，但是我不打算除去这痕迹，这可是我第一回合的战利品。”楚依人挑起弯弯的秀眉，分享了倾国的微笑，并没有继续发问，只是将毛巾重新放回冰箱中，拿了另一杯酒来，取代已经空了的酒杯。

她拿出一包由棉布包裹成的香料袋，放入温热的浴池中。浴池的温水浸润了棉布中的香料，优雅柔和的香气逐渐弥漫在空气中，池水变成淡淡的粉红色。

“真抱歉，我忙了大半夜，没能领着你去跟其他的香料研究者碰面。”倾国道歉道，再度举起杯子就口，冰冷的酒汁滑入口中，让她不由得颤抖。翻过身子，她闻着池水中令人愉悦的气息，慵懒的握着酒杯趴在池子的边缘，看着楚依人。

“不要紧的，我也不习惯参加宴会，正好乐得轻松，躲在房间里研究这里盛产的玫瑰。”楚依人温和的说道，美丽的脸庞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仿佛天地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她的平静。

“就资料上所说，弗伦德尔的玫瑰似乎与其他地方不同？”倾国询问着，静静的等待答案。她对花草的了解不多，但是行走世界各地多年，倒也不曾

见过那么美的玫瑰花。

楚依人点点头，细白的手指轻触着浴室里所摆放的新鲜玫瑰，专注的神情让她看来更加美丽。“这里的玫瑰很特别，是较为少见的旧种玫瑰，虽然香气浓郁，但是培植困难。我在法国某个香料研究所里见过这种玫瑰，但是从来不曾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栽培，更想不到这样的栽培竟会成功。我刚刚采摘了一些，现在浴池里的沐浴香袋里，装的就是岛上的特种玫瑰。”她想起围绕宫殿的那片玫瑰迷宫，心情有些兴奋。

那么完美的研究地点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以及精心安排的各种设备，几乎就是香料研究者眼中的天堂，才刚来到弗伦德尔，她就已经被满岛的玫瑰迷住了。

“弗伦德尔的国王的确不简单，能栽培出惊人的玫瑰。不过看来他的野心不仅止于此，我在玫瑰迷宫里看见他与卡瑞洛在密谈。那位举世闻名的毒梟不可能会有闲情逸致，对种玫瑰有兴趣。他们要是谈妥了，说不定凯森国王接下来会想要在这岛上种植罂粟。”倾国说出先前在迷宫里所见的情况，敏感的发觉楚依人触碰玫瑰花的指稍稍停顿。

除了东方旭提及楚依人是个必须保护的重要人物，以及先前阿勒萨尼王子对楚依人的诡异态度，倾国对楚依人的认识实在有限。她只知道眼前的美女是个少见的香料研究者，能够以花草操弄人们的生死，轻易的要人生、要人死。

她还知道，楚依人多年来费心的隐藏形迹，为的是躲避某些人处心积虑的追寻。那些人不断的找寻她，却甚少暴露身分，倾国只知道对方似乎有着惊人的权势。

是因为对方的权势惊人，楚依人无力躲避，才会找上东方集团寻求帮助吗？倾国在心中不停猜测着。

楚依人缓慢的站起身，走向卧室中，端来一个精致的托盘，盘子上满是弗伦德尔特有的化妆品，精致华丽的化妆品盒子是由白银制成，上面还印有弗伦德尔的王徽。

“我想那就能够解释，为什么我会在这些化妆品里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有趣东西。”她拿起一管口红，先打开精雕细琢的盖子，接着在口红中段隐密处轻轻一按，口红立刻分成两截，白色的粉末从空心的口红底座中流泄而出。“这是海洛英，纯度很高。”倾国挑起眉毛，伸手沾取白色粉末。“难怪弗伦德尔的口红含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，那些人表面上购买口红，实际上却是做着毒品交易的勾当。”“这些化妆品是我从宴会上拿来的，想来宴会里有许多人大概已经知道事情的内幕。

我在宫殿里遇见不少宾客，闻到他们身上有着海洛英的气味。”楚依人解释着，皱着眉头看向托盘上的海洛英。她虽然善于操弄花草，但是从不愿意制造毒品，她太清楚毒品能将人腐化到什么程度。

“原来这场宴会表面上光鲜，私底下则是恶魔的园游会。凯森国王用化妆品做为掩护，实际上却是提供毒梟们另一种运送毒品的管道。”倾国状似悠闲的踢着水，双眼里的神色却已经改变。

也难怪她父亲会对弗伦德尔感兴趣，这类的事情本来就是父亲最不能忍受的。

表面上东方集团只是一个庞大的企业，而实际上，在不为人知的那一面，东方旭还统御着一股势力，做着维持正义的行径。

东方家长年以来的行径早被官方得知，但是因为两股势力能够相辅相成，官方也就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但是那些曾经吃过东方集团暗亏的恐怖分子们，可就对东方家深恶痛绝，恨不得能够啃他们的骨、喝他们的血。就因为恐怖分子们的环伺，东方旭才会对倾国的安危如此在意。只是他的谨慎，却抵不过倾国的坚定，她密谋了多年，还是逮到机会溜出台湾。

虽然说这次前来是为了要见陆磊骥，但是她体内流着东方家的血液，遇见这种为非作歹的事情，她实在无法坐视不管。既然她是顶替父亲前来，必须为父亲做些事情，回台湾后也好将功折罪，让父亲息怒些。

“楚依人，看来我们待在弗伦德尔的日子是不会无聊了。”倾国淡淡的笑着，缓慢的举起手中的酒杯，透过嫣红的酒汁看着灯光，虽然是赤裸着身子坐在浴池中，但是她的眼里有着某种光芒，让人自然而然的折服。

楚依人看着浴池中的女子，有些好奇东方家的人，是否都能在危机降临时，徒然流泄出某种冷静而威严的特质。
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她询问道。

“我们分头进行，你从香料研究师那里探询，看他们究竟知道多少。而我，则找机会接近凯森国王。”她脑海中浮现最适合的伴侣，笑意缓慢的加深。

“请别轻举妄动，要是牵扯到毒枭，那么事情可能十分危险。”楚依人有些担忧的看着沉思的倾国。

她在台湾就曾经听说过，东方旭的长女有多么神通广大，但是真正接触后，她能够感受到倾国过人的智慧，也见识了她的冷静机智，却隐约的感受到，倾国本人似乎跟传闻略有出入。

虽然说这趟弗伦德尔之旅，是倾国要求她一块甫来的，但她终究是欠了东方家许多人情，若是倾国在她的陪伴下出了事，她该怎么向东方旭交代？

“当然，我会记得找一个人陪伴我，好保护我的安全。”倾国缓慢的将杯子放到唇边，静静啜饮着冰冷的玫瑰花酒，唇边那朵微笑始终不曾消褪。

她突然觉得帮助父亲，做做维护正义的事情，似乎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不过，前提当然必须是有陆磊骥的陪伴。

而楚依人心里，正冉冉浮现了些许的后悔。或许答应跟随倾国前来弗伦德尔，是一件最糟糕的决定。她实在无法想像，这位被众人传说得神通广大的东方倾国，究竟会惹出多少事端。

花瓶中的玫瑰在沉默中缓慢凋零，厚如丝绒的花瓣掉落桌面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而芬芳久久不曾散去，就如同那场从久远前就开始的追逐，直到今日仍旧尚未结束。

第四章

一阵风从海上而来，穿越了海岸的森林，吹拂过岛屿上每一朵玫瑰花，之后流窜入玫瑰迷宫内，在浓密的树荫间掀起一阵细微的波浪，沙沙的声响像极了人们的窃窃私语。

黑暗中一个娇小的身影包裹在深色的披风之内，缓慢的沿着迷宫的路径

前进，纤细的手细致而白皙，在掌心却有着硬茧，显示出她习惯于劳动。她轻柔的抚摸着枝头的玫瑰，审视着含苞或是绽放的玫瑰，偶尔弯下腰来，握住柔软潮湿的泥土。她探看泥土的姿态十分自然，举手投足间有着最宁静的美丽。

晚风吹过，不但吹散了满园的玫瑰香，也掀起她深色披风的一角，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精致的竹编篮子，里面躺着几朵盛开的连枝玫瑰，还有着些许的泥土。

楚依人缓缓采集着需要的玫瑰，准备回到房里去研究。白昼里来往的人众多，而她则是非到必要不愿现身，只能选择在黑夜里行动。先前在宫殿的庭园里已经采撷了不少，但是她想亲眼看看迷宫附近的泥土是否较为特别，否则如何能够种植出那一整园令她惊叹的玫瑰。

玫瑰的香气在夜里闻来，有着蜜一般的甜美气息，每一朵都绽放在荆棘之上，她仔细采撷着，罔顾双手因为采撷，而被荆棘刺伤的细小伤口。

这是一个庞大的迷宫，她靠着倾国所绘下的地图，沿着路径小心翼翼的行走着，心中暗暗猜想，要不是有倾国的地图，她大概真的会在复杂的迷宫里迷失。

这座玫瑰迷宫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拥有最好的环境，充分的水源以及湿润柔软的泥土，能够种植出最难培育的旧种玫瑰。这简直就像是一座露天的温室，苦心的栽培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灿烂成果，难以想像弗伦德尔的王室是花了多少心血，才有今日的成果。

楚依人仔细的观察着，美丽的脸庞上是着迷的表情，完全被此处的玫瑰迷住，没有注意到身后逐渐传来的细微声响。

一朵半开的玫瑰高挂在枝头，她能够闻出那种气息，知道那朵玫瑰所散发的香气足以制造出最美好的香水。她受不了诱惑，攀附上满是尖刺的荆棘，伸手想采撷那朵玫瑰。

只是她才刚踮起脚尖，玫瑰枝干上的尖刺就毫不留情的刺入她的掌心，她疼得惊呼一声，直觉的松开手，之后惋惜的咬着唇，抬头看着那朵玫瑰花。

“好可惜呢。”她小声的自言自语，考虑着是否要去寻找工具。

倏地，一道闪光划过半空，发出尖锐的声响，像是有某种利器划开了空气。玫瑰花应声而断，姿态优美的掉落地面，一把华丽而锐利的匕首也嵌入石板地，刀柄处缀满了宝石，刀刃则散发着森冷的蓝光，令人不寒而栗，仿佛远远的看着，就能够感受到那把匕首带来的死亡威胁。

散落在匕首四周的玫瑰花瓣，在此刻看来竟像是斑斑的血迹，连月光也变得寒冷，一阵风轻柔的吹起，深红色的花瓣围绕着匕首飞扬着。

楚依人看着那把匕首，身躯像是徒然被冻结般，视线根本无法离开匕首。她的眼里有着极度的惊慌，一股颤抖由灵魂深处流泄而出，撼动了她的身躯。她缓慢的摇头，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，但是如何能够解释这把匕首的出现？她知道，匕首代表着身分的宣告，他们从不让匕首离身。

她慌乱的开始用力挣扎，根本不在乎尖刺穿透她薄薄的衣衫，弄伤了她的肌肤，心中弥漫着巨大的惊慌，她只想着要快些逃开，怎么也无法冷静。

但是荆棘钩住了她的披风，让她动弹不得。她挫败的扯着披风，眼里甚至蓄着泪水，尖叫声涌到喉间，她恐惧的摇着头，紧咬着唇直到口中尝到血腥的气味。她像是穷途末路的小动物，隐约感受到某人的逼近，却无力逃离。

巨大的阴影由后方而来，稳健的步伐踏在石板地上，竟也能寂静无声，

匕首的主人缓缓的靠近被荆棘困住的楚依人，之后张开双臂探入荆棘中，赤手空拳的为她扯开那些荆棘，将颤抖不休的她纳入已经空虚许久的怀抱。

“小依。”他低下头来，灼热的男性气息吹拂着她的耳畔，简单的两个字里包含着多年的饥渴思念。

她先是感受到他的拥抱，心中的恐惧几乎就要溃堤，她感觉到他坚实的双臂环绕着她的腰，将她拉出刺人的荆棘。她原本张开嘴想要尖叫，但是敏锐的嗅觉在一瞬间闻到他身上的气息，以及劣等的烟草味，死里逃生的释然让她陡然松懈，叹息着颓然倒入他怀里。

她认得出他的气息，认得出他身上令人不悦的烟草味，虽然她痛恨着那些烟草，但却是衷心的感谢上苍，是他找到了她。

“你还在抽烟？那会让你得肺癌的。”她的声音软弱，没有回过头，只是放任身躯倚靠在他胸膛上，贪婪的窃取着他的体温。

她的身躯与心灵还在颤抖着，是因为恐惧，也是因为这得来不易的相聚。

在这一刻，漫漫数年的逃亡像是不曾发生过，他们似乎还是多年前那对暗许终生的爱侣，平静甜蜜的爱情里尚未有风浪，那时她真的以为，能够在他的胸怀里平静的度过一生。

如果，那些邪恶没有成为阴影；如果，那个威胁没有苦苦相逼，她大概已是他的妻子，陪着他在世界各地闯荡，让他证实年少的承诺，保护她一生一世，也爱恋她一生一世。“回到我的身边，由你来帮我戒掉这坏习惯，否则就放任我抽烟致死吧！”他以粗嘎的嗓音回答，缓慢的靠近她的颈项，以鼻尖轻触着她的肌肤，那谨慎的态度像是在对待着今生最珍爱的宝物。

“不。”楚依人缓慢的摇头，眼里有着水雾，像是这简单的举动让她万分痛苦。心里的疼痛太过剧烈，她无法说明，只能独自忍耐着。

她是多么想投入他怀中，但是巨大的邪恶仍在窥伺，她无法走入他的怀中，那会给他带来最可怕的危险。

“该死的，别拒绝我，别那么狠心。”压抑的男性嗓音里有着激烈的情绪，他勉强克制着，却怎么也忍耐不住心中的焦躁。为什么她要不停逃走；为什么她不愿留在他的身边？为什么她宁可罔顾他的爱恋，眼睁睁看着劳燕分飞？“原谅我。”她无法辩解，更无法说出那血迹斑斑的真相，懦弱的只能选择逃避。

怎么能够说出口呢？那些邪恶步步进逼，让她只能天涯海角的逃窜。在内心深处里，她无法说出那些惊人的真相。

“不，我不原谅。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，让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数年前突然变卦，拚命的想逃离我。”他紧紧的环抱着她娇小的身躯，感受到她的颤抖，当他亲吻着她颈项时，她温润的口唇溢出一声叹息。他是多么想念她，想念到连神魂都感到疼痛。

“那不关你的事，我们已经是毫不相关的人了，请你放开我。”楚依人紧绷着嗓子说道。怎么也无法回头，深怕若是看见他眼里的深情，自己的心会因为疼痛而徒然碎成千百片。

“别说你已经不在乎我，你的反应无法欺骗我的。我在这个岛屿等待着你，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答案。”他坚定而固执，不愿意接受其他的答案，执意要知道真相。

楚依人的脸庞倏地变为雪白，她敏锐的感到不安。“等待我？你知道我一定会来弗伦德尔？”她隐约的感觉到，有某张细密的网，如今正缓缓的收

紧，将她牢牢的困在其中。她是不是忽略了什么？想要捕捉飞翔于天地间的美丽蝴蝶，需要一张广阔的网，只能缓慢的收紧，不能惊吓到她，以免毁去了她灿烂的羽翼。那人在黑暗里窥伺着她、垂涎着她，所以设下天罗地网，就等着她前来。

楚依人不由自主的颤抖着，连温润的唇在此刻都毫无血色。那个人有着惊人的敏锐，以及过人的智慧，能轻易的就得到所想要的。“他”太了解她了，知道什么样的陷阱能够诱惑她自投罗网。

他勾起嘴角，误会她的僵硬是想抗拒他的怀抱。俊美的五官扭曲着，神色复杂的微笑着。“我也在凯森国王的邀请之列，但我的前来并非因为投资，而是为了你。这里汇集了所有能够吸引你的条件，特别的旧种玫瑰，以及各国优秀的顶尖香料研究师，我猜想我一定会前来参加这场盛会。事实证明，我的猜测没有错。”他是最好的赌徒，当然有着敏锐的直觉以及观察力。

楚依人徒然挣脱他的怀抱，脸色苍白似雪的看着他。她的身躯正在剧烈发抖着，惊慌的眼神环顾着四周，像是恐惧玫瑰花丛中会突然跳出什么毒蛇猛兽。

夏季的夜晚，原本该是温暖的，但是她此刻却觉得万分寒冷，就如同血液里流动的不是温热的血液，而是冰冷的雪水。恐惧像是挣脱不开的魔爪，牢牢的紧握住她的心。

“是的，这里汇集了所有能够吸引我的条件，我当然会前来。”她喃喃自语着，用双臂环抱自己，想给冰冷的身躯一点体温。“是他创造了这些，他知道我会来，他在等待着我……”看穿真相的震撼让她几乎失去理智。

她抬起头来，看着他的面容，在月光下他俊朗的五官竟有着几分的邪气，像极了那个魔鬼，她心中的恐惧更甚。那么相似的面孔，那么相仿的体型，她想起另一个男人，虽然与她爱恋的男人如此相似，却拥有最可怕的纯粹邪恶。

而她，此刻正踏入那个邪恶魔鬼所布置好的陷阱中；这个岛屿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陷阱。他追寻不到她，所以安排了这一切，知道她一定会前来。

一阵奇异的风吹过，玫瑰徒然凋零，风吹起漫天深红色的花瓣，在月光之下看来显得万分诡异。玫瑰花瓣有如鲜血，弥漫了天空，看来怵目惊心。枝叶间的沙沙声响，像是在低喃着她的名字。她清楚的知道，这片栽培不易的玫瑰迷宫，是为了她而建造的。

“这是陷阱，他知道我会来。”楚依人恐惧的低喃着，痛苦的知道若是再停留，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，为了不让四周沾染上血腥，她只能逃走。

不论追赶她的，是她最爱恋，或是她最恐惧的，她别无选择只能逃离。

楚依人丢下残破的披风，以及装满玫瑰花的竹篮，她惊慌失措的逃离玫瑰迷宫。而在她身后，始终有一双痛苦的黑眸，紧紧追随着她远去的身影。

他站立在原地，没有开口呼唤她，清楚就算是撕心裂肺的喊叫她，仍会是枉然。他的心正被浓厚的绝望啃噬，月光落在他身上，身形高大的男人像是一尊雕像般，久久不愿动弹。

半晌后他才弯下腰，捡拾起她遗落的玫瑰，放置在鼻端闻嗅着。

玫瑰上沾有一滴露水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晶莹而美丽。奇异的，那滴露水在他的眼里看起来，竟有些像是一滴缠绵多年的泪水。

夜阑人静，一枚弦月高挂天际，洒落柔和的月光。

银白色的月光落在弗伦德尔的每朵玫瑰上，也落在在长廊中摸索的倾国

身上。她娇小的身子仍旧穿着白色的衣衫，在月光下小心翼翼的行走，独自摸索着向前走去。

在寂静的月夜里，沉默的宫殿宛如恶魔的城堡，而她则像是误闯禁地的鲁莽天使，身陷危机却仍不知，执意追寻着心中唯一的目标。她的视线尽量不与长廊墙上数十幅古代画像接触，画像里的人物是弗伦德尔历代的贵族，每一双眼睛都像是有生命般，在深沉的夜里显得十分诡异。

倾国绕过长廊，隐约听见某种奇异的声响，像是从地底传来的呼唤，悠远却也模糊，在夜里听来格外的恐怖。她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，心中不断的懊悔着，先前怎么会主张与楚依人兵分两路？在这么诡异的宫殿里闯荡，实在需要一个人来作伴。

声音愈来愈剧烈，由远而近，仿佛是从她脚下厚重平滑的大理石里发出的，她倒吸一口气，愈来愈觉得那些声音有些像是人们求救的呼唤。她提起裙子，被吓得开始拔腿狂奔，凭着先前看过的宾客卧室分配图，准确的找到陆磊骥的卧室，之后毫不客气的开始用力捶着门。

“陆磊骥，开门啊，快些打开门！”华丽的雕花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了，但是她的情绪太激动，还没来得及停下撞门的举动，当门被打开时她一时重心不稳，只能在惊呼中往前摔去。

她挥舞着双手寻求协助，却看见陆磊骥挑起眉毛，迅速的往旁边移动一步，没有半点伸出援手的意思。不见他出手相救，她只能狼狈的摔跌在地毯上。

地毯很柔软，她只是摔得有些疼，却不至于受伤，只是自尊心上多了一些裂痕。毕竟在心上人面前摔得如此狼狈，是一件再难堪不过的事了。她发出懊悔的呻吟，抬起头想要质问他为何袖手旁观，视线才接触到他颈部以下，她就只能瞪大双眼，愣愣的看着他。

眼前的陆磊骥显然是刚从浴室中走出来的，高大的男性身躯是赤裸的，展露出黝黑的肌肤以及结实的体格，平滑的肌肤上有着许多道白色伤痕，暗示出他惊险的过往。那一身结实的肌肉，显示他过人的体力，足以让男人嫉妒，让女人垂涎。

他的黑发仍是潮湿的，水珠从发梢滴落，滑过宽阔的胸膛，最后没入那条他围在窄腰间的白色毛巾里。

倾国紧盯着他，突然间感觉到口乾舌燥。她从来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会有羡慕水滴的一天。

“深夜来访，还将门敲得半天响，东方小姐是打算毛遂自荐的帮我擦背吗？”陆磊骥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，深邃的黑眸里有着复杂的神色，仔细的审视着她，没有错过柔软身段的每一处，似乎对她狼狈的摔跌有几分不解。

倾国的脸儿变得嫣红，根本不敢想像他所形容的情景。光是看着他围着毛巾的模样，她已经脸红心跳，要是真顺着他的话，被他领进浴室去，她大概会因为过度紧张而昏倒吧！

她是急切的想要诱惑他，但是她心里偏又充满着矛盾，女性的本能让她有着紧张的情绪。在男女方面她是如此的生嫩，他所形容的香艳画面就能够让她心跳不已，他大概已经习惯了成熟美艳的女子，她真的能够成功的诱惑他吗？她避开那令人羞窘的问题，明眸里有着几分的怨怼。见他还是没有扶起她的打算，她只能自力救济的从柔软的地毯爬起身来，与生俱来的气质让她仍能维持着优雅，简单的动作就展露出她不凡的出身。

“刚刚为什么不扶住我？你明明可以帮助我的。”她质问道，将视线固定在他的颈部以上，不去看他那令人垂涎的裸胸。难道他都不会冷吗？只围着一条毛巾，看来却神态自若，仿佛是坐在宝座上的国王，有着睥睨一切的傲气。

陆磊骥挑起浓眉，“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笨拙，以你的身手，要避免先前那一摔应该是轻而易举的才是。”他淡淡的说道，锐利的黑眸始终没有离开她的脸庞。

这些年来他不断的听见传闻，人们传说着，东方旭的长女是多么的高深莫测，有着令人惊叹的聪慧，因为东方旭的极度宠溺，所以除非事关重大，否则她始终隐藏于幕后。

她的聪慧他是看了不少，但是却不曾见过她展露身手，难道她当真有着如此深的城府，不愿意在旁人面前展露身手？同样是东方旭的女儿，倾城的身手十分了得，以此类推，加上那些推波助澜的传言，他猜测她的身手应该也是不弱。

只是一个身手不弱的人，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？她刚刚的一举一动，笨拙得不可思议，还没来到他的房门前，就已经发出足以吵醒所有人的噪音。

倾国能够感受到他审视的目光，她勉强维持着表情，不让他看出半点的破绽，其实心中已经冷汗直冒。她看得出他眼里的疑惑，知道他已经开始怀疑。

“那是因为你开门太急了些，我又听见某些奇怪的声音，急着要躲进你房里。”她挥挥手，表示话题到此为止，之后走到大理石桌边拿出带来的化妆品，放置在案桌上，示意他上前观看。“别再理会我摔跤的问题，我这里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你商量。”她学着楚依人，在口红的中段某处一按，口红立刻分成两截，白色的粉末流泄在案桌上。

陆磊骥看着那些白色粉末，表情没有分毫的改变，视线缓慢的从白色粉末移到她充满期待表情的精致脸庞上。

“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些是高纯度的海洛英。”她等到他略微点头后，才继续往下说：“这些是我们从化妆品中发现的，我猜测这才是凯森国王的本意。难怪他会严苛的筛选投资者，这次的宴会根本就不是要挑选投资者，而是他用来找寻客户的手段。我们在迷宫里看见了卡瑞洛，证明凯森已经跟毒梟接触。以化妆品的名义，各国海关会较为松懈，用这种方法，他们可以将毒品运送到任何地方。”她解释着，紧握着手中的毒品，知道毒品的危害是多么可怕。

“那关我什么事？”陆磊骥冷淡的询问，眼神里的复杂神色一敛，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冷酷，那深邃的黑眸在此刻宛如万年寒冰。

倾国不敢置信的看着他，根本想像不到他会有如此无情的回答。她已经习惯了父亲维护正义的行为，认同了父亲的一切，她虽然聪慧，但是在某些方面她仍旧天真，她相信维护正义是必须的，无法想像他的冷漠。

“你难道不知道，这些毒品要是流出去，会残害多少的人？”她有些激动的上前，已经忘却他的赤裸，她的手覆盖在他裸露的手臂上，仰望着他，不肯相信她所爱恋上的男人，竟会是残忍而冷血的。

“我当然知道，问题是，那关我什么事？旁人的生死根本就与我无关。”他直视着她澄澈的双眸，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看见了解。他对着自己苦笑，也感受到四周的黑暗缓慢的包围。

他该是被黑暗沾惹了吧？就算是真的想挣脱又如何？他已经陷得太深却怎么也无法回头。看着她眼里的不解，他的心中竟闪过一阵刺痛，几乎就要开口对她解释一切。但是他不能开口，要是在此刻心软，那么先前的努力就将付诸流水。

“你不该是这样的。”倾国喃喃低语着，那模样仿佛在没有防备的一刻被人打了一巴掌。

陆磊骥扭曲着嘴角，扯出一抹冷笑，直视着她的眼，黝黑的男性手掌握住她雪白的颈项，低头逼近她的脸庞，直到可以在她眼里看见自己的倒影。

“我不该是这样的？那么请告诉我，东方小姐，你究竟有多了解我？你该听过我的职业、该听过我的传闻、该知道我只是个为钱卖命的男人，没有什么高贵的情操可言。”他讽刺的说，眼里有着某种乖戾的狂暴，仿佛期待着最彻底的毁灭。

她始终注意着他，当然知道关于他的一切，利用东方集团的情报网，她追寻着他的形迹，挂念着属于他的任何消息。

他在特务界里是个有名的特异分子，不属于任何组织，大胆的形式也令人捉摸不透，要请得动他出马，就必须是天价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是潜伏在黑暗中的委托者，接受各种的委托，而经手的任务甚少失败，近年来不少的恐怖组织也与他接洽，想藉由他的能力，执行更可怕的行动。

他游走于黑暗之中，像是没有半点良心，只为了金钱而奔走。外界传说着他的高超能力，也鄙夷他为钱而没有半分慈悲。

只是她不愿意相信他仅止于此，她信任自己的眼光，一再的想起他复杂的眼神，总觉得他应该能够接受她的劝告。要是她能够说服他帮助东方集团，或许父亲就能接纳他了。

真的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吗？她已经违背了父亲，不顾一切的前来，他的一再拒绝，是否会让她心中的期待凋零？“别试图吓跑我，你该知道的，我一旦决定了，就绝不会后悔。况且我信任那些记忆，信任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眼里复杂的神色。你如果冷血，在多年前就会放任我被绑架，不会出手相救；你若是残忍，在玫瑰迷宫里就会放任我被凯森发觉，任由我因为泄密而被卡瑞洛灭口。但是你没有那么做，你保护了我。”她弯唇露出甜美的笑容，不肯轻易的被他吓退。

最珍贵的情感，一生往往只能给予一次，她已经决定了今生的伴侣，怎么可能轻易的转身离开？陆磊骥皱起浓眉，陡然间松开手，将她推开，不愿意再承受她澄澈的双眼注视。

“那只是你一相情愿的想法，或许我不让卡瑞洛杀了你，是想要把你留在身边好好的享用。”他露出狼一般的微笑，粗鲁的端起她小巧的下颚，过度用力的摩挲着她细致的唇瓣，刻意弄痛她。

倾国只是摇摇头，没有被他吓退。她仍旧直视着他，甚至举起双手，捧住他的脸庞，毫不恐惧的将额头抵住他的。“不要再试了，你吓不了我的，我不回逃走，会一直留在你的身边。”她感受得到，从他高大的身躯里传来的震撼。

那隐隐的波动，就像是在冰封的无情表面下，有着最炽热的情绪在呼喊。她是否早就听见那些呼喊，所以执意不肯放弃他？“该死的！”他挫败的咆哮着，匆忙的推开她，无法再与她柔软的身子接触。她太过美好，甚至愿意无条件的相信他，哪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诱惑？或许她才是最残忍的

人，用真挚的言语，以及澄澈的双眸诱惑他，不断让他承受着无法诉说的煎熬。

倾国一时没有防备，被他推得倒入柔软的欧式原木大床，柔软的床垫几乎让她无法起身。她挥舞着手脚，挣扎着在床上坐好身子，正想开口再度说服，手边却摸到一张照片，她好奇的拿起照片，在认出照片上的女子时，不由得轻呼一声。

照片里的女子无疑是楚依人，虽然照片里的她较为年轻，但是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花容月貌，还是让人可以轻易的认出她。

“你怎么会有楚依人年轻时的照片？”倾国抬眼看着他，有几分困惑。“难道你跟那个始终追寻着她的势力有关吗？”看见他全身的肌肉陡然紧绷时，她的疑惑更深。

她是否问了什么不该问的？“你认识她？”陆磊骥眯起眼睛看着她，心中已经感受到不祥的预感。难道老天真的如此恶劣，有意让他面临最糟的状况？倾国耸耸肩，仔细看着照片，猜测这张照片大概与楚依人的过去有着很深的牵扯。

“她就是我带来的香料研究者。”她宣布道，却发现他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。“你怎么了？”她在床上半坐起身子想问他，而他却突然朝她扑来，将她结结实实的压入床垫。

她低呼一声，不知该惊还是该喜。是幻想过他能够爱恋上她，但是在她的幻想里，他可不曾如此的“激动”。在被他结实高大的身躯覆盖时，她努力回想着，自己刚刚是说了些什么，惹得他从冷酷转变为热烈。

“你……”她不知该说什么，粉嫩的脸儿变得通红。

“马上回你的卧室去，留言给凯森，说你必须离开，听到没有？”他靠在她的耳畔急促的说道，看来像是在诉说着绵绵情话，但是所说出的却是十万火急的命令。他的预感没有错，她就是能轻易的将事情弄得一团糟。

倾国眨眨眼睛，不太确定听到什么。“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。为什么要我马上离开？是因为楚依人？”她抬起头来，双手覆盖在他裸露的胸膛上，脸儿不自觉地嫣红，第一次觉得与他如此的亲密。

即使先前在迷宫里的缠绵，他也是衣着整齐的，而此刻两人的模样恰巧与先前相反，他的赤裸让她面红耳赤，有些想避开，却又忍不住想触碰他。

“是的，是因为楚依人，她是所有混乱的中心点。我没有想到，你竟会是她的保护者。老天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”不同于倾国紧张害羞的心态，陆磊骥几乎因为焦躁而失去理智。

他强迫自己冷静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好办法。他会潜伏在弗伦德尔，是因为接受了某件委托，而委托的内容就是从宾客之中找寻出楚依人。

因为宾客的身分特殊，大部分的人不会愿意显示身分，又始终戴着面具，要在这些人之中寻找出楚依人，根本就如同海底捞针。再者，就算寻找到楚依人，也未必能够顺利的带走她，这些宾客都是权势惊人的角色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带来的香料研究者被带走？“那个人”料定了楚依人一定躲藏在某个巨大权势的羽翼之下，藉由这场宴会，他可以聚集到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者，当然也可以吸引楚依人前来。

那些推论没有错，楚依人果然出现，而更糟糕的是，竟然是由倾国所带来的。这里有太多人与东方集团有仇，渴望着看见倾国血溅弗伦德尔，他们根本不在乎与东方集团为敌，只是疯狂的想要报仇。倾国冒险违背父亲来到

此处，没有半点的保护。

毫无疑问，“那个人”在得到楚依人之后，会残忍的将倾国推入狼群中，让那些恐怖分子将她生吞活剥。

想到那种情形，陆磊骥的心中涌出激烈的愤怒与焦躁。他无法眼睁睁看着她受到伤害，她对他是如此的重要——意识到自己在想些什么时，他有片刻的惊讶。难道她已经在他心中烙印得如此深刻？直到面临危机时他才愿意承认，她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他，他无法看见她受苦，更无法看见她遭受危险。

“别再发问，马上离开这里。”他慎重的说，声量只能让彼此听见。在警告之后，他的唇落在她的唇上，短暂却彻底的吻了她，贪恋着她的柔软与芬芳。

倾国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过陆磊骥会主动吻她，那么事情大概十分严重。

她虽然固执，但并不是冥顽不灵的傻女人，还能够听出他话语中的深浓警告。

她以难得的灵活身手跳下床铺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才转身在大门走去。她一面在心中盘算着，要如何联络到楚依人，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回台湾。她隐约的感受到，与生俱来的直觉在呼喊，要她注意某些危机。

但是当她打开门时，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前，那人没有戴着面具，彷彿帝王般的睨视着她。他穿着正式的西装，俊美得像是恶魔，连冰冷的气质都让人印象深刻。他虽然在微笑，但是笑意没有到达眼睛，那双眼里只有疯狂的残忍，以及深深的邪恶。

那是一种锐利的邪恶，会让所有人心惊胆战，却又无力逃离的邪恶，彷彿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；而那些邪恶全被优雅的气质包装得如此完美。

陆磊骥在心中诅咒着，根本没有预料倾国会与此次的委托人打上照面。“原先生。”他话气僵硬的开口。

倾国紧盯着那人的面容，根本无法移开视线。她认得这个男人。

那人缓慢的微笑着，看来恭敬而有礼。“东方小姐，这么急着离开吗？请别如此急切，我已经替你安排了有趣的节目。”他的笑容里有着血腥的气味，暗示着最可怕的情景。

第五章

她认得这个男人。在东方集团的情报网中，有着不少关于他的点滴。

原沧海，是原氏企业的第二代接班人，在数年前父亲离奇死去后，继承了惊人的权势与财富，他的名字传遍世界，行事诡谲而神秘，旁人只知道他有着高明的手腕，跟各国政要的关系极佳，手上的商业资产足以与一个国家抗衡。

原家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的家族，而原沧海似乎是在赢得家族内斗后，才登上原家领导人的位子。他虽然只有三十出头，但是生意上的手腕令人敬佩，短短几年内已经将原家的势力扩张许多。

旁人赞叹着原沧海的能力，敬仰着他帝王般的气度，但是隐藏在那双眼

睛之后的神秘，以及挥之不去的邪恶，却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。

倾国看着眼前的原沧海，手心因为紧张而流着汗水。她知道那些关于原沧海的传闻，众人说他虽然神秘，但是长久以来为善不落人后，不断资助着许多环保团体。

只是有谁比她更清楚传言的不可靠？她不信任传言，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及直觉。

眼前的原沧海，有着一双邪恶的眼睛，看着他的模样，冷酷而残忍，礼貌的外表并不能彻底遮掩他的邪恶。她握紧双拳，毫不恐惧的回视他，心中将那些破碎的资讯缓慢组合，所有的一切在转眼间清晰了，她看穿了所有。

原沧海走入房间，满意的看着陆磊骥。“我没有找错人，你果然是道行中最优秀的，轻易的就帮我找到了楚依人。”他的目光落在倾国身上，“更难得的是你还带来了这个小礼物，我想凯森会很感谢你的。”陆磊骥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迎视着原沧海。在原沧海出现之后，他就有如石像般不言不话，就连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极度漠然，仿佛倾国的危机与生死都与他无关。

倾国恍然大悟的看着原沧海，澄澈的眼眸里有着震惊。虽然是第一次与原沧海见面，但是她直觉的知道，眼前的男人是个极端可怕的恐怖分子。“是你，你就是那个费尽心思寻找楚依人的人，就是因为你，她必须不停的逃亡。”她缓慢的摇着头，终于明白了楚依人的痛苦。被这么邪恶的男人不死心的追逐着，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
陆磊骥紧抿着唇，没有开口说话。他受雇于原沧海，一举一动自然受到对方的监视，他所居住的房间是原沧海安排的，这段日子以来，他清楚的知道房间内有着监听系统。

他原本毫不在意，却没有想到倾国会突然出现，毫无顾忌的宣布一切。

这个聪慧的小女人，似乎很擅长往危机里跳，总是能招惹出危机，让旁人胆战心惊。

毫无疑问，她先前所说关于楚依人的话，已经传入原沧海的耳中，她是不可能安全离去的。

原沧海缓慢的眯起眼睛，仔细的审视着她，一抹冷酷的微笑跃上他的嘴角。他上前几步，握住她一络黑发，轻轻的摩弄着，盯住她的眼睛。“就如同那些人所传说的，你很聪明，轻易的就可以看穿一切。只是这样的才能，可是会为你带来杀身之祸的。”倾国匆忙的退开，拉回自己的长发。那邪恶的气息沾染上她，她几乎想要当场剪断那绺发。她往后退去，却跌入陆磊骥的怀中，她本能的寻求着他的支持，仿佛在倚靠着他的胸膛时，心中的慌乱以及恐惧才能够稍稍舒缓些。她的手在无人察觉的时刻紧握住他的，在感受到他温热厚实的手掌时，才能够冷静的面对眼前的原沧海。

陆磊骥回握着她的手，发觉她虽然表面冷静，但他却可以看见她纤细的肩有着些微的颤抖。他困惑着，不明白应该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她，为何会表现出恐惧？在同时，他也陷入为难中，困扰着该如何在保全多年秘密的同时，也保护她的安全。

“楚依人才是混乱的中心点，那么这一切都是为她而设下的陷阱。弗伦德尔能在短时间内寻求大笔财富的资源，开发出特有的芬芳研究，是因为你的资助，而你的目的当然不是化妆品开发。”她将谜团逐一的分析着，紧握着陆磊骥的手。虽然知道说出诡计后的真相是危险的，但是她无法不说，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计画，而这计画竟然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。

就像是倾国第一次见到楚依人时，心中所受到的震撼一般。楚依人有着上天赋予的才能，能够轻易的操弄花草，以神秘的力量要人生，或是要人死。不论是楚依人的才能，或是楚依人的美貌，都足以构成她被千里追缉的理由。

“没错，我的目标当然不是放在化妆品上，弗伦德尔的一切，只是我为她而准备的。这些玫瑰、这些香料研究的种种，都是为她而准备的，她会为这一切着迷的。然而不论是化妆品，或是毒品，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，那些只是最末微的附加品。”原沧海微笑着，那笑意太过冷酷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“连这场宴会都是你设计的？看来我先前的猜测并不正确，凯森利用化妆品运送毒品，也不是你的真正意图。”倾国缓慢的摇着头，无法想像真的有人会邪恶至此。

他可以为了楚依人，以玫瑰建造出一个国家，然后以表面的妍丽芬芳吸引她，却罔顾在美丽的外表下，充斥着可怕的计谋。他只在乎是否能得到楚依人，至于旁人的生死，在他眼中就如同虫蚁般微不足道。

他在外界有着良好的名声，但是那一切只是为了掩饰他邪恶本性的烟雾。他的残忍与无情，只有最少数的人才知悉。

原沧海修长的指轻柔的敲着大理石桌，神态看来好整以暇，在看见上面散布的海洛英时，他稍微挑起浓眉，微笑加深。“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只要楚依人。我知道这场宴会能够将她吸引来此，但是我没有料到，竟然是由东方家的掌上明珠，将她送达我的身边。”他紧盯着她，像是在看着猎物的可怕野兽，等待着最恰当的时机，准备扑上前撕裂她的咽喉。

“我也没有料到，在外界有着良好名声的原氏领导人，原来就是资助凯森做着贩毒勾当的幕后金主。那些替毒枭运送毒品的生意，你不可能不知情。或许我该说，凯森的那些举止，说不定还是由你所指示的。声名卓越的原沧海，竟然做着这类勾当，真是令人意外。”倾国冷静的说，在心中对这种人感到十分厌恶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表面优雅清高，私底下却最是污秽，做着见不得人的举动。

原沧海不怒反笑，深沉阴鸷黑眸里头一次流露出欣赏。任何女人的美貌在他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眼前倾国的聪慧以及勇气，倒是让他印象深刻。

“你太过聪明了，轻而易举就看穿了凯森的小诡计，以东方家的习惯，你大概不会放任这种行为。如今，你又知悉了我苦心的计画，我怎么能够放你离开？”他微笑着看向陆磊骥。

“别忘了，我是东方旭的女儿，一旦动了我，就等于与东方集团为敌。”她知道危机逼近，却仍旧勉强维持着镇定，与生俱来的骄傲让她不愿意轻言示弱。

“你以为我会害怕与东方集团为敌吗？”原沧海轻柔的问着，眼神陡然一凛。

倾国还没能反应过来，颈部却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酸麻感袭来。她轻呼一声，只来得及回头看见陆磊骥冷漠的表情，以及他复杂的眼神。之后一阵昏眩伴随着黑暗，侵袭着她的神智，她困惑而不解，诧异着他突然的攻击，却只能勉强伸出手攀附他的身躯，随即陷入昏迷中。

她的身躯因为攻击而软弱，在昏迷之前，还能听见原沧海在她耳畔的低语。那声音醇厚好听，没有了先前邪恶的意念，反而有着深深的饥渴，仿佛永远无法被填补，只能在期待与痛苦中挣扎着。有那么一瞬间，那些低语竟

让她觉得心痛。

“为了得到楚依人，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。”他缓缓的说道，嗓音中带着无比的坚决。

而那些坚决回荡在深夜里，竟类似一句久远的诅咒，在经过绵长的岁月，仍旧苦苦纠缠着。

模糊而悠远的声音回荡着，撞击着四周的石墙，宛如不死心的鬼魂，在阴暗的地底里共鸣着。听得仔细些，还能听见嘶吼，以及某些挫败的哭喊声，那些声音交杂着，显得格外的可怕。

倾国就在这种声音里醒来，她因为手腕处传来的剧烈疼痛而喘息着，颈部的酸麻感缓慢的褪去，她勉强转动颈部，睁开眼睛观察四周，眼前破败的景况让她诧异。

昏暗的房间十分简陋，简单的木桌上有着一枝蜡烛，正散发着些微的光芒，而角落里有一张木床，上面有着几块棉布，眼前的景况像是囚犯所居住的牢房。而牢房之外，可以听见许多的喊叫声，许多人用着不同的语言在激烈的咒骂着。

她想起先前在长廊时，所听见的那些由地底传来的模糊呼喊，猜测此刻她大概是身处于弗伦德尔的王宫地底。真是难以想像，华丽而雄伟的宫殿竟然也会有如此简陋的一角。

倾国挣扎着想移动身子，却发现手腕被铁链牢牢的束缚在石墙上。她的双手被分开横绑，无助的模样像是一头待宰的羔羊，铁链紧紧的陷入她的肌肤内，带来强烈的疼痛。

很显然的，捆绑她的那个人，似乎不懂得怜香惜玉。

她回想起昏迷前的景况，不禁咬着下唇思索着。虽然知道陆磊骥受雇于原沧海，但是她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对她动手，难道在他心目中，她是如此微不足道？他可以为了雇主而伤害她？手腕十分疼痛，但是怎么也比不上心里的痛，她坚持相信他并非冷血的人，但是又该如何解释他对她的无情，竟然为虎作伥，帮助原沧海擒下她？难道真的如同妹妹所说的，她只是迷恋着他，却从不曾理解他？她心里有着深深的困惑，无法忘记在昏迷前，他那冷漠的表情，以及深邃眼眸中复杂的神色。她该相信什么？是她心里多年不变的深切情感，还是他眼眸里不经意流露出的复杂情绪。

她挫败的挣扎，铁链撞击上石墙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她从来不曾如此的狼狈，在感受危机的同时，胸间隐约也有着冉冉升起的怒气。

“该死的，原沧海，我不会饶过你的。”她用力的拉扯着铁链，丝毫不在乎铁链深深的陷入她柔软的肌肤中。不过白皙的手腕怎堪如此的折磨，铁链早已磨破肌肤，些许的鲜血沿着手腕滑下。

像是听见她的咒骂，沉稳的脚步声缓缓从走廊上传来，那些人嘶吼得更厉害了，同时在咒骂着一个人，仿佛想用言语将那人碎尸万段。一盏烛火出现，让斗室变得稍微明亮些。那盏烛火映照着一张俊美的面容，在光影之下，那面容却有着恶魔般可怕的邪恶。

原沧海走入囚禁倾国的斗室，手上拿着一条精致的手绢轻掩住口鼻。他看着被捆绑在墙上的倾国，眼神仍旧冷酷，嘴角却有几分的笑意，像是在欣赏着最美丽的猎物。

“能让东方旭最引以为傲的长女失控咒骂，我该是感到万分荣幸吧！”他微笑着，端起她小巧的下顎审视着，当视线接触到她手腕间的伤痕时，他挑

起眉头。“真是太糟了，这些铁链伤着了你了。”他动手将精致的手绢撕毁，用残破的白绢细心包裹她手腕的伤痕。

体贴的举止非但没有让倾国安心，反而让她神经紧绷。她不会天真的相信，原沧海是因为怜惜她，所以才帮她包裹伤口。在他靠近时，她只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，那是她从不曾感受的，她清楚的知道，眼前的男人有多么邪恶。替她包裹的举止，只是要延长她的痛苦，尽情的折磨她。

另一个男人走入斗室，华丽的衣衫与此处的残破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他手上拿着一盏烛火，表情有几分不情愿，但是在看见倾国时，不情愿的表情陡然转变成令人不快的贪婪。

“原先生找我来，就是为了她吗？”凯森垂涎的问道，俊美却稍嫌脂粉味的面容，看不见任何王者该有的风范。反而因为猥琐的神态而令人厌恶。

原沧海冷眼看着凯森，没有回答。他退开几步，没有再接触倾国，视线落在牢房之外。“牢房里有着烟草的气味，大概是那个巴西佬身上的味道。”他的嘴角扭曲着，看起来似乎对烟味深恶痛绝。“杀了他，把尸体丢出去。”他淡淡的说道，那口气像是在谈论天气。

凯森震惊的回过神来，不敢相信的看着原沧海。“他是古巴的毒贩头子，我们会囚禁他，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合作。先前不是说过，只要他的组织付出金钱，就将他放回去吗？”他困难的说道。

虽然有原沧海的资助，但是凯森终究只是个小国的国王，他只想着要谋些利益，可从来不敢想过要与那些恐怖组织为敌。

“那些烟草的气味让我厌烦。”原沧海淡淡的说，谈论他人的生死，对他而言像是谈论天气般自然。他看向凯森，没有说出任何重话，但那模样就已经足以让人畏惧。

凯森在冰冷的目光下低头，无法说出违抗原沧海的字眼。他如今有的一切，都是原沧海赋予的，说穿了原沧海才是掌握弗伦德尔的人，他不过是坐享其成，只能顺着原沧海的指示行动，没有半分的能耐。

“太荒谬了，你没有资格轻易就断定旁人的生死。”倾国忍不住喊道，不敢相信竟会有如此残忍的人。虽然那个贩卖毒品的巴西人大概也非善类，但是她怎么也无法忍受，有人在她眼前轻易的被残杀。

“想仗义执言吗？你是否该先担心你自己的安危呢？”原沧海转头询问着，冰冷的视线滑过她的身躯，没有错过柔软身躯的任何一寸。“你很美丽，也很聪明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不能留下你。”他的口气几乎称得上是惋惜。

“你害怕我将弗伦德尔运送毒品的事情传出去？”她冷冷的回视着他，强迫自己不可以软弱，不可以在这个邪恶的男人面前懦弱。

“害怕？我怎么会害怕？只是这些事情若是泄漏，会招来一些麻烦，我只是想避开那些麻烦，所以必须请你把性命留在此处。”他微笑着，缓慢的从口袋中拿出一管崭新的口红，慢条斯理的打开，鲜艳的颜色在烛火下更显艳丽。“别懊恼，为了补偿你，让我告诉你更有趣的事情。”倾国紧握着拳头，冷眼看着他。她知道对方绑架她，自然是为了要封住她的嘴，将那些秘密隐藏，但是当听见原沧海表明决定要取她性命时，她还是忍不住颤抖。

她心中浮现一张面容，从多年前就进驻她的神魂深处。在死神的威胁如此靠近时，她却一再的想起他复杂的眼神，几乎愿意奉献灵魂，只求能够见他一面。她或许真的会死去，但若是没有见到他，她是否会成为不甘心的魂魄？原沧海上前来，拿起口红替她描绘着美好的唇形，那专心的态度像是在

对待最珍爱的情人。“这是最新开发的口红，在不久后将会销售到世界各地去。”他微笑着退开一步，很是满意的看着成果。“口红里有着微量的毒品，那是特属于弗伦德尔的毒品，等到许久之后，那些女人将会成为毒品的俘虏，弗伦德尔将成为世界的毒品中枢。”他微笑着，抛下手中的口红。

倾国倒吸一口气，知悉了他的野心。“等到那些使用者发觉时，她们已经上瘾，而这些毒品是弗伦德尔特有的，她们必须问你需要毒品，而你就可以漫天开价，彻底的压榨她们。”她简直鄙夷这个男人，他利用女人爱美的心态，在做着最可怕的事情。

“许久之后，全世界的女人将成为毒品的俘虏，弗伦德尔将成为世界毒品的中枢。

而我，在得到权势之后，也会让楚依人回到我的身边，有了她的帮助，世界上将再也无人可以阻止我。”他狂妄的说道，双眼里有着疯狂的光芒，因为那些远景而兴奋着。

“她不会回到你身边的，你难道这么愚昧，看不出她不停的想逃……”她没有机会说完，原沧海脸色徒然一变，毫不留情的出手，那一下重击打得她几乎昏厥。她勉强抬起头来，尝到口中有血腥的气味，那一掌打裂了她的嘴角，些许的鲜血沿着嘴角滑下。

“她逃不掉的，她是属于我的，从许多许多年前就是如此了。”他过度轻柔的说，厌恶的用另一条手绢揩去手上的血迹。“我知道她的形迹，知道她会陶醉在那座玫瑰迷宫里，等会儿我将去寻找她，从此以后她会留在我的身边。谢谢你替我将她带来此处，为了谢谢你，我替你安排了很有趣的活动。”

“你会付出代价的。”不待他开口，倾国已经猜出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。如此邪恶的男人，在听见她出言不逊后，怎么可能会让她好过？原沧海只是微笑，朝一旁眼神淫秽的凯森挥挥手。“我把她送给你，随便你要怎么处置她。要是你玩腻了，可以把她丢给那些犯人，记得告诉他们，她是东方旭的女儿。

这里有太多人吃过东方旭的暗亏，那些人会很乐意好好‘招待’她的。”他轻描淡写的说道，之后转身离开牢房。在他经过走廊时，四周的犯人都在吼叫着，像是迫不及待想要将他碎尸万段。

凯森看着他离开，直到确定他已经离开地牢时，猥琐的面容上浮现了愤怒。他暗暗咒骂了几句，之后在无人看见的时候，偷偷的冷笑着。

倾国咬着牙，怀疑着凯森会怎么做。要是凯森打算如原沧海所交代的那般对待她，那她宁可先行咬舌自尽。

凯森回过头来，对着倾国露出豺狼般的笑容，邪恶的神态让他显得面目可憎。“没有想到东方旭的女儿竟会如此美丽。我先前在玫瑰迷宫里，也看过这么一个美女，有着莹白的肌肤，以及修长的双腿，虽然看不到她的面貌，但光是那身段，就足以迷倒我了。”他伸手摸上倾国的腰间，缓慢的往上摸去，在看见她厌恶的转开脸时，只是笑得更加猥琐。他伸手到石墙上，解开了铁链。

倾国几乎忍耐不住呕吐的冲动，当他的手触摸到她的肌肤时，冰冷的触感让她联想到阴暗角落里的蛇。她的身躯颤抖着，从未遭遇如此惊险的情况。她从来都是被悉心保护的，若不是为了陆磊骥，她不会冒险前来。

铁链解开了，她的手腕得到片刻自由，但是一双魔爪再度伸向她，握住她的臂膀就将她往木床上推去。

“别挣扎，挣扎只会让你受伤。”凯森涎笑着说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，

蓝色的眼睛里有着色欲的期待。他扯开身上的衣服，迫不及待的扑向她。他撕扯着她的衣衫，当莹白的肌肤暴露在烛火下，他眼里有着色欲的疯狂。

她惊骇的拉住领口，却难敌对方的力量，衣衫在拉扯间破碎。她能够感觉到，肌肤被对方触碰时，胃部难受的痉挛。她恐惧而惊慌着，在对方的唇落在她的肌肤上时，她剧烈的颤抖着。

感受不到什么柔情，更感受不到任何情欲的氛围，她只觉得恶心，只觉得难以忍受，无法忍受凯森的碰触。

倾国像是落入陷阱的野猫，不顾一切的挣扎着，猛烈的用双手十指扒抓着凯森，巨大的恐惧让她疯狂，使得她绝望的反抗着。“住手！”她喊叫着，却知道就算是喊破喉咙也是于事无补，凯森不会放过她的。

她不停的挣扎，但终究难敌凯森的掌握。对方是个成年男人，力气就已经超越她许多。当他扑身将她压在木床上时，她用尽全力反抗，绝望的想呼唤陆磊骥的名字。

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里，她仍旧咬着牙不愿意软弱，黑色的恐惧让她无法呼吸。凯森的双手陷入她的颈项，冷笑着玩弄她，看着她因为缺氧与恐惧而挣扎着。她激烈的反抗，却无法撼动凯森，她不断的挣扎着，因为缺氧以及恐惧，眼前已经是一片黑暗。当他的手探入她已然残破的裙摆，往修长的大腿摸去时，她再也忍不住的放声尖叫，尖锐的叫声回荡在阴郁的地牢中。

男人沉重的呼吸在她耳畔响起，那双蓝色的眼睛显得疯狂，有着虐待的狂暴。是因为她的美貌，更是因为她特殊的身分，侵犯她的意图使得凯森格外的兴奋。这是东方旭的女儿，一个从来难以侵犯的女子，如今竟在他身下，任他为所欲为。

倾国犹如惊慌的小动物，奋力的张口咬住他的手掌，温热的鲜血涌出，在烛火下显得刺目。

凯森怒吼一声，转而掐住她柔弱的颈项。

“该死的女人！”他紧掐着她的颈项，被她的反抗弄得心烦了。身为王族的他，从不曾有过反抗他的女人，而她竟如此大胆，看着他的眼神里有着鄙夷与厌恶，这样他无法忍受，愤怒举起手，不再抚摸她柔细的肌肤，反而凶猛的掌掴着她。

倾国感受到脸颊剧烈的疼痛着，举起双手绝望的护住脸部，勉强想避开那些如雨点般的攻击。她承受着激烈的恐惧，从没有想过男人可以如此伤害女人，在强暴之外，他甚至想要毁去她的自尊。

一道黑影从门外窜入，在看见凯森的举动时，黑眸里燃烧着熊熊的地狱之火，像是恨不得将凯森碎尸万段。那人拉住凯森的背颈，轻易的把逞凶的凯森摔出木床。

床上的倾国还在挣扎着，她被巨大的恐惧笼罩，一时还不能反应，只能疯狂的攻击着。当掌掴停止，沉重的压力从身上消失，一双坚实的手臂握住她的肩膀时，她仍在挣扎着。那人持续猛力的摇晃着她，嘶吼着她的名字，坚持要她清醒过来。

她恍惚的睁开眼睛，终于不再挣扎，理智缓慢的回到她的脑中。当她看见陆磊骥焦急的面容时，有片刻竟然无法认出他来。她的身子还在颤抖，先前的恐惧还在，她紧咬着唇，几乎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

纵然他先前打昏她，将她交给了原沧海，但是在最危急的时刻里，他还是赶来了，将她从可怕的噩梦中拯救出来。她几乎要痛哭失声，没有办法思

考，只想要扑进他的怀里哭泣。

她从小被教诲着必须坚强、必须独当一面，但是在面临如此可怕的一幕，她绝望的只想在他怀里软弱。如果软弱是伴随着依恋而来，能够在心爱的人怀中软弱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

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你应该能够轻易打发那个家伙的。”陆磊骥焦躁的说。双手匆忙在她身上游走，确定她除了恐惧之外，没有遭受到任何伤害，一颗紧绷的心才松懈下来。

他的心在剧烈的挣扎着，先前将她打昏，看着原沧海将她带走后，他不断的告诉自己，倾国有足够的身手可以避去任何伤害。但是虽然知悉这一点，他心中还是有着深深的忧虑，直觉在血液中嘶吼着，强迫他背弃多年来好不容易凝聚的成果，不顾一切的前来救她。

现在他几乎要感谢上苍，多亏他真的赶来，否则倾国要是遭受任何伤害，他将会自责至死。再多的心血也比不上她的安危重要，为了她，他可以抛弃那些成果。

为了她，他毁了多年处心积虑的一切，纵然清楚这一次的行动，将会破坏多年的成果，再也无法回头。但是在看见她安然无恙时，他竟然感觉不到任何惋惜，心中只有满溢的释然。终于愿意承认，她的安危才是他最在意的事，他不能够没有她。从多年前，她就烙印在他心中了，黑暗中唯一的一抹温和光亮，柔软了他冷硬的心。

倾国可怜兮兮的摇摇头，被他抱着下了木床。她的身躯还在颤抖，双脚抖得几乎站不住，当她的视线落在凯森身上时，想起先前那种恶心的触感，她痛苦的反胃。

“为什么不解决掉他？为什么要让自己落入这么危险的情况里？”陆磊骥愤怒的质问着，用愤怒来掩饰着浓浓的担忧。在看见她苍白似雪的脸庞时，他几乎愤怒得想要当场杀了凯森。

倾国咬着唇，颤抖的拥抱着他，想从他温热的身躯里得到一些安抚。她还在承受着恐惧，一时片刻无法恢复，她贪恋着他的温暖，只有紧紧的抱住他，才能确定自己是安全的。她努力抱着他，甚至用力到双手部觉得疼痛。或许能感觉到疼痛也是好的，些许的痛楚才能让她知道，她现在真的是在他怀中，真的是安全的。

他的手落在她的颈畔，在看见她肌肤上红肿的伤痕时，黑眸危险的眯起。

“他伤了你吗？”他拥抱着她，在发觉她不停颤抖时，怒火变得更加炽热。

凯森皱起眉头，因为疼痛而呻吟着。他不解的看着陆磊骥，在看见对方小心翼翼的抱下倾国时，蓝眸里的困惑更深。“你在做什么？这女人是原先生给我的，你若想要玩她也行，总会轮到你的，用不着这么激动。”他认得这个东方男人，是受雇于原沧海的。

明明该是协助弗伦德尔的人，怎么此刻反而前来拯救东方倾国？陆磊骥转头看着他，之后不留情的给了他一脚，那一脚踢得凯森撞击上石壁，大量的鲜血从他口鼻中涌出，看来狼狈不堪。他扶住受伤的鼻子，怒气与鲜血让那张脸庞显得十分可怕，蓝色眼睛里的困惑，在此刻转变成杀意。

“她是我的。”陆磊骥淡淡的说，不再理会凯森，低头看着怀里的倾国。

“你还能够走吗？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”他以冷漠掩饰心中的担忧，不敢再看向她，怕心中的理智会崩溃。

倾国点点头，不敢再看凯森一眼，跟随着陆磊骥往长廊外走去。她的双

腿还是虚软的，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。在经过长廊时，四周牢笼里的犯人都在嘶吼着，那声音巨大而可怕，一句一句都像是地狱里恶鬼的吼叫，不许她逃离，非要将她拖回那暗无天日的恐惧中。

她试着奔跑了几步，无法跟上动作迅速的陆磊骥，反而笨拙的摔倒在地上。她发出细微的尖叫声，感觉全身都在发疼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陆磊骥气急败坏的回身，无法相信她竟会如此笨拙。监牢中的一切，以及眼前她走几步路就会摔跌的事实，让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中。

她不是众人传说得高深莫测的东方倾国吗？她不是该有令人惊异的身手吗？为什么却连凯森这种角色都应付不了？虽然说保留实力是必须的，但是总不可能在生死危急的关头，仍旧要表现得如此笨拙，走了三两步就摔跌在地上。

就仿佛她根本没接受过任何的训练。

这项认知像是雷击般，让他陡然间无法动弹。这难道会是真的吗？那些众人传说的一切，只是一项最不真实的“传说”？他瞪视着趴伏在地上的她，脑中只剩下一片空白。

“我跑不快。”她可怜兮兮的说，看见他陡然发青的脸色时，就已经知道泄底了，那些难堪的事实再也无法隐瞒下去。她尴尬的笑了笑，连忙爬起身来，被他不敢置信的眼神看得有点不自在。“你知道的，传言是最不可相信的。”她解释道，试图为自己开罪。

“该死的！”陆磊骥激烈的咒骂着，几乎因为愤怒而眼前昏花。“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，你竟还敢到弗伦德尔冒险？你以为光凭一颗脑袋就可以躲避所有危险吗？”他嘶吼着，无法决定要激烈的吻她，还是赏她圆润的臀一阵好打，反正她就是逼得他想要动粗。

“我只是想见你。”倾国缩缩颈项，无辜的说道，很想捂住耳朵，躲到一旁去。她正想解释，却突然看见凯森出现在陆磊骥的身后，手中还持着一把枪。

“磊骥！”她声嘶力竭的呼喊着他的名字，在电光石火间，身躯已经自行动作。

她无法思考，只能激烈的扑上前去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撞上他，将他撞离原来的位子。

没有时间思考，她只能凭着本能行动，在最危急的瞬间，保护他的安全竟像是最顺理成章的事，她的心里没有埋怨，只有淡淡的遗憾。

倾国扑向他，然后听见枪枝轰然一响，剧烈的疼痛在她肩上爆开。

陆磊骥听见了那声枪响，在没有防备的时刻被她撞得踉跄数步。当枪声仍旧回荡在地牢内时，他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她软弱的倒入他的怀中，他惊骇的看见鲜血像是艳丽的花朵，在她胸前徒然涌现绽放。

“倾国！”他嘶吼着，那声音令人不忍听闻，像极了失去重要伴侣的野狼。他小心翼翼的拥抱着她，心中有着深沉的伤痛，在看见她肩上的鲜血漫流时，某种疼痛让他几乎盲目。

为何在即将失去她时，他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如此的在乎她？倾国勉强挤出一朵颤抖的微笑，原本澄澈的双眸因为疼痛与大量失血而朦胧，细致的肌肤也因为失血而显得雪白。她颤抖的举起手，轻轻抚过他的脸庞。“这是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”她幽幽的说道，抚着他脸庞的手因为无力而颓然摔

跌落地。

遗憾被弥补，再多的痛苦都是值得的，她闭上眼睛，被深浓的黑暗淹没。

在昏厥的时刻，她像是听见了他绝望的呼喊，有某些水滴悄悄落在她的脸颊上。她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知道那些水滴是如此温暖，缓缓地渗透进她的心。

第六章

昏迷中，仿佛又回到多年前在植物园里的那一日。

她抱着许多爱情小说在奔逃着，然而那些黑衣人俯偏不肯放手，执意要绑架她。她的身分不曾泄漏，而那些入却宁可错杀不愿错放，打算将所有同年龄的女孩全部绑架回去。

她在惊慌着，丢出手中众多的书籍，然而在书页散落间，她第一次看见了他。

优雅的举止以及俊美的面容，举手投足间有着神秘的气质，吸引住了众人的目光。

只是让她无法移开视线的，是因为那双深邃的黑眸。就连在谈笑的时候，他的眼里仍是有着复杂的神色：不同于黑暗里的堕落，她在他眼里看见某种希冀。

就是那些渴求，让她深深的受到吸引，不停追寻的后果竟成了难以割舍的迷恋。

她有着美丽的面容、惊人的出身，以及令人赞叹的聪慧，有太多人等待着她的青睐，而她偏偏只爱恋上这个沉潜于黑暗中的男人。即使父亲的反对，也无法阻止她，等待多年后，她迫不及待的前来。

她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是不是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怎么也忘不了他？大概真的应验了那句老话：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对于任何事她都能够保持理智，天大的困难也能迎刃而解，但是遇见了他，她竟变得冲动而愚蠢。

是了，当然是愚蠢，如果不是愚蠢，她怎么会在最危急的时刻，奋力的推开他，心甘情愿的承受了那一枪？他甚至不曾给过她任何承诺呢！她却为了他而不理会生死，宁可以自己的性命，换取他的安全……在昏迷间，只觉得疼，尖锐的疼痛弥漫在她的身体中。

火烧般的疼痛，从肩部流泄，窜入四肢百骸，她在黑暗的梦境里呻吟着，不断的挣扎又带来更激烈的痛楚。在她挣扎时，有一双坚定的手臂压制住她的身躯，将她限制在柔软的床上，不让她伤害了自己。

她在疼痛与恐惧里翻腾着，想起了凯森那张狰狞的脸庞。被压制在黑暗房间里的恐惧再度袭击她，让她疯狂的挣扎着，绝望的想要摆脱那双今她几乎作呕的双手。

然而她一再听见那低沉的男性嗓音，不断的呼唤着她的名字，执意将她从深沉的黑暗中救出，那声音有着绝望以及渴求，不断不断的叫唤着她，不让她在黑暗中迷失。

她记得那声呼唤，更记得他的声音，好几个疼痛的夜里，她只能听见他

的呼唤。在她昏迷之前，他嘶吼得声嘶力竭，仿佛今生只记忆了她的名字。

最后，黑暗终于松手，环绕她周身那股火灼般的疼痛徐徐褪去，某种浓郁的香气包裹了她，她在玫瑰花的甜美气息中醒来。肩部的伤仍在抽疼着，已经从激烈的疼痛，转变成隐隐的抽痛，试着动动身子，那疼痛还是让她倒抽一口气。

她的身子虚软，头部十分沉重，像是灌了铅，倾国猜测大概是枪伤使得她发烧，此刻就连视线都有些模糊。她努力眨眨眼睛，转头看着四周。

映入眼中的是成千上万朵的深红色玫瑰，一束束捆绑好放在四周。在角落还有众多的巨大纸箱，堆满了玫瑰花瓣，房子似乎是由木头建造的，看来像是农家的仓库。

虽然仓库的空间很广，但是里面堆着大量的玫瑰花，只留下些许空间，放置一张铺着白色棉布的床，还有一条让人行走的小径，新鲜的玫瑰花堆满四周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。

倾国扶住肩膀，勉强半坐起身子，查看先前的枪伤。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鹅黄色棉布衣裳，前襟的缎带并未系上，两襟敞开到腰际，她原本的衣衫，包括贴身的内衣都被换下，宽大的棉布衣裳下，她是全然赤裸的。

乾淨的白色绷带仔细的包裹着她受了伤的肩膀，柔软的薄被细心的覆盖在她身上，为她挡去夜里的凉意。

她困惑的按着伤口，朦胧中想起在昏迷时，似乎有人帮她包扎，而她却因为疼痛不断的挣扎着。

玫瑰花堆之后传来声响，听来像是门被打开的声音。她的身躯紧绷起来，瞪视着发出声响的方向，大量的玫瑰花被推开，陆磊骥高大的身形出现在深红色的花朵间，在看见她时，从来冷漠的脸庞出现了诧异的神情。

除了诧异之外，在来不及掩饰的瞬间，一抹真诚的欣喜与释然出现在他脸上。虽然短暂得有如昙花一现，但是那真诚的情绪显得万分珍贵。

倾国松懈的叹息，受伤的身子再度躺回床上。心中原本还有着忐忑的情绪，但是在看见他出现后，那些紧张竟奇迹似的消失了，仿佛在潜意识中已经知悉，有他在一旁，她就不会遭遇到什么危险。就算是真有危险，那也是她心甘情愿承受的。

“你终于醒了。”陆磊骥大步走上前来，沉稳的脚步踏在平滑的木板上。他来到床边，缓慢的在她身边坐下。“还觉得疼吗？”他询问道，手指落在她的长发上，像是想藉由碰触，来证明她是完好的。

“不太疼了。”倾国回答着，看着他俯低身子，黑眸里有着急躁与狂喜。在他靠近时，她忍不住举起手触碰着他的脸庞，柔软的指滑过他黝黑的面容。

他看来有些狼狈，一向优雅的外貌消失了，眼前的他看来有几分野性，像是未驯服的狼。他的黑发是凌乱的，有一绺甚至还垂落在眼前，让他那双黑眸看来更加锐利，一些刚冒出来的胡渣子让她柔软的掌心感到些微刺痛，如此的模样大概会吓坏一般的名媛淑女。但是她丝毫不感觉害怕，他看着她的表情是如此的担忧与焦急，与先前的冷漠大不相同。她知道他危险而狂野，更知道他不会伤害她。

就像是打破一层面具，她终于看到他真实的情绪。他的表情不再冷漠，有了深切的喜怒，而那些情绪全是为了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她感觉出他的不同，在触摸他时，感受到他高大身躯竟在颤抖。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强大而冷酷的他，竟然会在她的触摸下

颤抖？“你在为我担心吗？”她悄悄的问，身体虽然疼痛，但是她竟想要微笑。知道他正担心着她，她的心里是温暖的，欣喜得仿佛收到世上最珍贵的礼物。

“该死的，是的，我是在为你担心。”他低吼一声，再也无法继续欺瞒。他以双手拥抱着她，非要将她紧紧的抱在怀中，才能确定她没有被死神夺去。

“你怎么能够做出那种事情？”生平第一次，他承认了心中的恐惧。

倾国软弱的微笑着，因为受伤后苍白的面容，让她看来格外惹人心怜。“我无法看见你受到危险。在那时候我根本无法思考，我只知道绝对不能让你受伤。”她静静的说，澄澈的眼里有难以掩饰的深情。

陆磊骥咬着牙，有半晌的时间无法言语，只能专注的看着她。她的话语像是带有魔法，悄悄融解了他冷酷的面具。那些冷漠的情绪，在看见她中枪时，陡然破碎成千万片。

他的理智流散，连冷静都崩毁，所有的情绪全因为她的受伤而激动。从未尝过这么深刻的心痛，在看见她昏迷时，他的心疼得像是要死去。

他将脸埋进她的长发中低喃着，宁可少去十年的寿命，也不愿意再经历一次这几日来的痛苦。

这几个日夜来，他所承受的煎熬简直超过任何人所能想像的。在倾国痛苦挣扎时，那阵疼痛仿佛也传入他的心肺，让他的神魂为之震撼。他不断的想起在她昏厥前，那抹温柔而无悔的笑容。如果她没有醒来，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会因为她的死去而疯狂。

他怎么还能冷漠，怎么还能拒绝？她是男人所能幻想的极至，温柔聪慧，为了爱他而无怨无悔，他抗拒了她多年，明知道万万不能心软，然而心中的堤防，在看见她舍身救他的瞬间，完全的崩解了。

听见她在他怀中的低呼，陆磊骥连忙松开手。看见她因为疼痛而蹙眉时，他在心里咒骂着自己的粗鲁，竟然忘记她才刚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回来，身体仍旧是虚弱的，竟如此热烈的拥抱她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他关怀的问着，从来想不到自己会变得如此笨拙，竟连拥抱都不知轻重。

他该是冷漠而自制的黑暗执行者，应该要有着旁人不可及的冷静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保持着过人的理智。奈何，倾国就像是他今生注定的弱点，在看见她受伤的瞬间，他几乎成为野兽，只是疯狂的想杀死凯森，根本没有半点理智可言。

倾国睁开眼睛，“我没事的，只是觉得口好渴。”她挣扎着开口，口唇与喉咙都是乾燥的。

陆磊骥点点头，从来冷漠的眼神里，添加了一丝温柔的神色，甚至连扶起她的动作都是万分轻柔的。他从一旁的矮桌上端来陶杯，以手撑着她的颈部，将陶杯靠到她唇边。

当她温驯而信任的啜饮着他手中的温水时，一阵温柔的情绪弥漫了他的心。

轻柔的情绪，仿佛是万年无水的沙漠，终于降临了一阵温柔的雨，滋润着他荒芜多年的心。他无法再自欺欺人，只能叹息着投降，知道这一生再也摆脱不了这个聪慧过人，却又为爱而愚昧的小女人。

“你想起先前的事情吗？”他轻声询问着，黝黑厚实的男性手掌抚着她的额，探测着她的体温。前几天夜里，她因为受伤而发高烧，在夜里不停的

呓语翻腾着。

倾国侧着头，信赖的靠在他的胸膛上，视线变得朦胧，努力的回想昏迷前的一切。

“我到你房里，遇上了原沧海。他像是疯狂了，告诉我关于毒品的种种，之后将我交给凯森……”她无法再说下去，即使是回忆起来，那一夜的恐惧仍旧让她不断的颤抖。

枪伤的回忆很模糊，她只是想起了凯森的暴力，虽然并没有真正侵犯到她，但是那些碰触就足以让她噩梦连连。

“别怕，没事了，他再也无法伤害你。”陆磊骥安抚着她，看见她恐惧的眼神时，心中有着激烈的疼痛。他无法想像，要是他再晚些赶到，她会遭遇上多么可怕的事。

“你杀了他？”她喘息一声。虽然欣喜他因为她的受伤而愤怒，但是怎么也不愿意他因为她而杀人。并不是怜悯凯森，只是不希望他的双手因为凯森的血而玷污。

“不，我只打了他一拳，他就昏厥过去了。要是有机会，我会继续未完的事情，替你向他讨回公道。”他徐缓的说道，平稳的口气里隐含着危险的杀意。

他没有说出那一拳就已经打得凯森血流满面。凯森欠倾国的，他会分毫不差的为她讨回来。

半晌之后她才逐渐平静下来，不愿意再提及凯森，她抬起头打量四周，有些困惑。

“这里是哪里？我们离开弗伦德尔了？”她微微轻颤的双手握住他的手掌，怎么也不愿意松开。只是接触着他的肌肤，感受他的存在，她就觉得安心。

“不，这里仍是弗伦德尔，只是并非王宫之内。我们现在身处在岛上的的一处农家仓库里，原沧海下令彻底搜寻，你受了伤必须休息。这间农家的主人跟我熟识，提供了仓库供我们躲避，而那些玫瑰花可以遮蔽我们的行踪，还能躲上一阵子。”陆磊骥将她放回柔软的床上，拉起薄被覆盖她单薄的身子。视线接触到她敞开衣襟内的白色绷带，血液中再度涌起愤怒。

在她受伤的那一晚，他像是疯狂的野兽，几乎要亲手扼断凯森的颈子。若不是担心倾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，必须尽快的救治，他大概真的会杀死凯森。

他抱着她，躲过王宫内守卫的追杀，在深夜里逃出那座玫瑰迷宫。一路上他没命似的奔跑着，始终是忧心忡忡的，看着她紧闭着双眼，鲜红的血一路蜿蜒在花田中，他的心也仿佛在一点一滴的死去。

“为了我，你背叛了原沧海吗？我记得曾经在台湾，从关于你的情报里得知，你一旦接受委托，就绝对不会背叛委托人的。”她仰望着他，澄澈的眼里有着自责。知道信用对男人有多么重要，况且在他所身处的世界里，背叛委托人，就等于是背弃了多年来建立起的声誉。

“那不重要。”他徐缓的说道，不愿意再多谈。任何事情与她比较起来，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在这几天里，他无法多想，所有的思绪都被她占满。

“怎么会不重要？原沧海那么的可怕，他几乎已经疯狂，不可能容忍你的背叛。”倾国想起在地牢里，那张俊美却又有着邪恶气质的脸庞，身子不自觉的颤抖。这一生不曾见过那么邪恶的男人，她怀疑今生大概无法忘怀。

“他是没有容忍，这几天来，他让王宫内的军队出外寻找我们，一旦找到就格杀无论。”他黝黑的指滑过她略显苍白的脸庞，将连日来的惊险生活说得轻描淡写，不愿意让她担忧。

陆磊骥没有说明，原沧海并不是最可怕的人，另一个男人的怒气将要让他如坐针毡。

他背弃了多年来的处心积虑，等于是违抗了当初设下这个圈套的男人；他需要担心的不仅是原沧海，还有那个即将赶到的男人。

那个男人要是看见他与倾国之间的亲密，大概会气得七窍生烟吧！

“我昏睡了多久？”倾国询问着，没有发觉他心中另一层隐忧。她正因他的触碰而有些紧张，虽然身体仍旧虚弱，但他还是能够轻易的影响她。

不知道是不是她神智不清了，比起先前，如今的他似乎增添了一丝温柔，在触碰她或是看着她的时候，原本的冷漠逐渐流散。

“四天。”他回答道，手指滑过绷带，探入她的衣衫之内。他的动作不带着任何情欲，但是她细致的肌肤还是让他有片刻的失神，缓慢的流连着，不忍离去。

在她受伤时，他以冰凉的毛巾为她拭去身上的血迹与汗水，她的身子裸裎在他眼前，几乎夺去他的呼吸。她美丽的身段是那么的柔软无瑕，除了那个新添的枪伤，莹白的肌肤上没有任何伤痕，细致的肌肤像是最柔嫩的花瓣。如此无瑕的身子，证实了他先前的猜测，她确实是不曾受过任何训练，否则不可能全无伤痕。

想到她不曾受过训练，却还敢冒险前来，他心中除了愤怒，还有着深深的心疼。该怎么怪罪她？即使她莽撞而不顾后果，那些危险的行为，也全是为了接近他、保护他。

一只娇弱的猫儿，如何能够妄想保护一头猛狮？但是当她爱上他，娇小的身躯里却有着惊人的勇气，能在危急的片刻里，奋不顾身的将他推离危险。

他的指稍稍触碰到她肩上的伤口，她疼得微微瑟缩。当他的手转而轻抚，彷彿要安抚她的疼痛时，她诧异的瞪大眼睛。虽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变得如此温柔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她爱极了他的温柔。

他的抚触让倾国有些神智迷离，几乎要在他的轻触下睡去，但是脑海中始终存着一个疑问，她无法不询问。

“那楚依人呢？你也顺利将她带离王宫了吗？她才是原沧海的目标，真正有危险的人是她。”她仰望着他，语气因为担忧而焦急着。原沧海是那么可怕，有着巨大的耐心，楚依人能躲得过吗？陆磊骥摇摇头，轻柔的将她压回床上，制止了她的激动。“那一晚太混乱，我只能带着你离开，没有办法找寻到楚依人。目前我只能确定，原沧海尚未找到她。别担心，她不是一般人，懂得保护自己的。”这些天来他也设法寻找楚依人，虽然他对于枪伤还有些许研究，但是在看见倾国高烧呓语时，他已经没有半点理智。楚依人被众人传说得如此神奇，必定可以轻易的救治倾国，如果寻找到楚依人，或许倾国就可以少受一些苦。

奈何，楚依人却如同烟雾般，在危机乍现的那一夜后就杳无踪影。不论是王室，或是陆磊骥，都找寻不到她的踪影。

倾国点点头，却无法抹去心中的担忧。楚依人是伴随她前来的，要不是因为她的任性，执意前来找寻陆磊骥，楚依人也不至于会落入原沧海的陷阱。

她蹙着弯弯的眉，为楚依人感到担忧，却明白自己根本无计可施。她原

本就不熟悉这么危险的事，加上又身受枪伤，行动力更是锐减，在自顾不暇的此刻，根本无法帮助楚依人。她只能在心中祈祷着，希望楚依人能够逃出魔掌。

“昏睡这么多天，你大概饿了，我去帮你拿些食物来。”陆磊骥说道，收回轻抚她肌肤的手，从来冷漠的脸庞上，难得的浮现一抹安抚的微笑。

“磊骥，”她唤着他的名字，因为不习惯而有些羞窘。在他回头看着她时，她的脸庞禁不住嫣红，苍白的脸庞有了血色。“我想要洗洗澡，可以吗？”她提出要求，视线落在一旁的陶瓷水盆。

水盆里有一条乾净的毛巾，被折叠放置在盆缘。倾国猜想，这几天来他大概就是用那条毛巾替她擦拭身体，擦去她身上的鲜血与汗水。想到那种情景，他的手执着毛巾，擦拭过她赤裸的身躯时，她脸上的嫣红又加深几分。

她在棉布衣裳下的身躯是赤裸的，连贴身内衣都被褪下，是否是他亲自褪去的？陆磊骥发现她奇异的神态，随着她的目光也看向那条毛巾，明了她正在困窘着。他嘴角的微笑加深，甚至变得有些调侃，但是语气却有着亲昵。

“我去请这间农家的女主人准备一下。”他伸手揉揉她垂落的长发，那举止在温柔之外有着深深的情感，最后轻抚了下她的芙颊，他才转身离开仓库。

倾国在用过清淡的麦片粥后，由陆磊骥抱着来到仓库之外。

天色已经接近黄昏，阳光变得柔和，云朵染上各种缤纷色泽。倾国双手环绕着他强壮的颈项，倚靠在他的胸上，听着他强而有力的心跳。虽然身陷危险之中，身体仍旧虚弱，但是有了他的怀抱，她并不感到惊慌。

她能感觉到他的气息吹拂着它的发，那是一种宁静而亲昵的感受，让她沉迷也让她安心，几乎愿意就这样与他相拥到天荒地老，永远都不分开。

“他们在主屋里帮你准备了热水，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女主人会帮助你沐浴的。”他轻柔的说道，心疼的看着她略微苍白的脸庞。

倾国点点头，双手在他的颈后交握，没有拒绝他的提议。以她目前的状况，实在没有办法表现出女性的矜持。她连站立的体力都没有了，根本不可能独自沐浴。

她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麦片粥只是轻啜几日就推说吃不下，但他就是不肯让她如愿，淡淡的说她需要进食才有体力，之后说好说歹的要她喝下眼前的麦片粥，不许她放下汤匙。在她一再拒绝后，他乾脆亲自拿着汤匙喂她，等陶碗见底后，才替她绑好棉布衣裳上的缎带，抱着她走出仓库。

眼前的景色显得十分宁静，广大的玫瑰花田围绕在四周，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一处农家，主屋用砖头建造，简单却实用。旁边是供给他们躲藏的仓库，也是用来堆放采收下来的玫瑰花。

陆磊骥抱着她走入主屋，笔直的往客房而去。在客房里，女主人正在忙着张罗，他小心的将她放置在柔软的床垫上，之后礼貌性的回避。

女主人有着圆润的身子，包裹在粉红色的棉衣下，犹如一颗糖果。她满月般的脸庞，笑起来连温柔的褐眼都微微的眯起，看来十分的和善。

“真高兴看见你清醒过来了，我是嘉娜。”她简单的自我介绍着，穿上棉布制成的围裙，帮着倾国褪去身上的棉布衣裳，之后扶着她坐入冒着蒸气的木制浴盆内。

浴盆看来十分朴素，却散发着令人愉悦的清淡香气，倾国叹息的仰起头，温热的水淹没到她的胸部，舒解了她昏睡几日的肌肉酸疼，也弄湿了她肩膀上的绷带。

“本来是该让你住进这间客房里的，但是陆先生基于安全考量，坚持要躲藏在仓库里。”嘉娜叨叨絮絮的说，小心翼翼的剪开绷带，用毛巾擦拭伤口周围的肌肤，圆圆的脸庞皱了起来。“真是人狠心了，这伤口要是再往下移一些，可是会当场要你的命啊！”倾国想起那一晚的情景，虽然身躯浸润在温热的水中，却也忍不住颤抖。先前那种九死一生的危机感，在如今想来是多么可怕，当初她根本无法多想，就承受了那一枪。

“我必须谢谢你这几天来对我的照顾。”倾国礼貌的说道，对嘉娜回以微笑。她拿起毛巾擦拭肌肤，被对方热络而真诚的态度感动。因为浴盆是由玫瑰木制成的，连浴水都有着玫瑰的芬芳，她的手滑过温热的浴水，想起了楚依人。

倾国的视线落在窗外，又为楚依人的下落感到忧心。她的手紧捏着毛巾，直到指甲都陷入柔软的掌心，她仍浑然不觉。

嘉娜挥挥手放下毛巾，没有发觉倾国的失神，开始替倾城清洗长发，脸上是愉快的笑容。“千万别客气，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这些天来都是陆先生在照顾你的，他不眠不休的守着你，我先生几次要他去休息，都被拒绝。当你清醒前，他才刚被劝着进主屋来进餐。”这附近的农家大都受过陆磊骥的帮助，加上倾国又是如此美丽，嘉娜一见着她，就打从心里喜欢。更何况，看陆磊骥的模样，就可以猜出倾国对他十分重要，嘉娜自然将倾国奉为上宾。

倾国感觉温热的水滑过长发，有技巧的避开了肩部的伤口。她低下头来，仔细的看着仍有些红肿的伤口。伤口被清理得十分乾净，此刻只剩轻微的疼痛。她试着伸手探到肩后，摸索到另一处伤口。如她所预料的，子弹贯穿了她的肩部，并没有留在她体内，她才能够恢复得如此迅速。

嘉娜手脚俐落的帮着倾国清洗长发，用杓子舀起温热的水，揉搓着她乌黑柔亮的发。

“你可吓坏我们了，几天前的夜里，我们半夜被陆先生惊醒，他身上都是血，脸上神情可怕极了，就像是到地狱去走了一圈。”“他身上有血？他也受伤了？”倾国惊慌的转过头，急忙的向嘉娜询问。虽然刚刚在仓库里，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，但也不能代表他是安然无恙的，要抱着受伤昏迷的她闯出王宫，那是多么困难的事。

“别担心，他只是受了些擦伤，以他的身手，王宫里的人还伤不了他。他差点杀了凯森国王，还抱着你逃出来，躲藏到岛屿的另一端来。”嘉娜解释着，拍拍她的肩膀安抚她。“他发疯般的为你急救，不许任何人碰你。在替你止血跟包扎的时候，双手都在发抖呢！直到确定你没有生命危险，他才冷静下来。”她描述着那一晚的情形，至今心中仍有震撼。

倾国轻咬着唇，想起在昏迷前，他那声激烈的叫喊声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一声叫喊里的深切情感仍能让她动容。她并没有错，他是在乎她的，否则也不会冒着危险违背原沧海，执意要将她救出地牢。

“这样收留我们，不会为你们招来危险吗？”她问出最现实的问题，知道在原沧海的搜寻下，他们的形迹迟早会暴露。而眼前的嘉娜如此和善，她实在不愿意为他们惹来危险。

“说什么危险？这是我们心甘情愿的。”嘉娜啐道，像个热心的保母般，压低倾国的头，将长发浸润进一旁的小水盆中。“岛上的农家这些年来被王家欺压到底了，被逼着种植玫瑰，还要缴出高额的税金。要不是几个月前陆先生出现，拿了钱帮助我们，我先生早就被抓进监牢里去了。陆先生打伤了

那个好逸恶劳的国王，我们还想大肆庆祝呢！”“难道那些欺压是最近才开始的？”倾国询问着，心里隐约猜测出事情的前因后果。

“不，是在前任国王去世后，弗伦德尔才有了改变。凯森国王带着一个神秘的东方男人回来这里，从此之后一切都变了，王家不允许人民种植玫瑰之外的农作物，不知节制的压榨我们。”嘉娜想起这些年来的辛苦，就忍不住要抱怨。

原沧海才是整件阴谋的主使人，他从多年前就设下陷阱，将这个岛屿布置成最美丽的诱饵，很有耐心的等待着楚依人。倾国实在无法想像，一个人的心思可以缜密到这种程度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他甚至企图控制一个国家。

“陆先生在几个月前出现，帮助了邻近几户农家。刚开始因为他也是东方人，所以大家多少有些排拒，直到日子久了，才知道他其实是不同的。邻近的农庄，年少的孩子们被王家招去，也不知要他们种些什么，前阵子孩子们同时染上奇怪的疾病，连凯森都放手不管，是陆先生亲自将那些少年送到国外治疗的。”嘉娜叹了一口气，为凯森的举动寒心。“所以藏匿你们并不会让我们为难，大家都想帮助你们啊！”嘉娜解释着，拿起大毛巾包起倾国的长发，趁着长发仍旧潮湿，她拿着玫瑰精油揉入长发中。

粉红色的玫瑰精油，有着淡淡的芬芳，揉进黑发中，使得长发变得柔软而光亮。玫瑰是弗伦德尔的特产，也是有着多种用途的经济作物，农家们大都习惯以玫瑰来制造各类生活用品。那些精油让倾国的黑发溢满了芬芳。

“王家命令你们种植玫瑰，有没有告诉过你们，这些玫瑰的用途？”倾国询问着，缓慢的从浴盆里站起身来。莹白的肌肤因为沐浴，有着一层淡淡的粉红色光泽，原先苍白的脸色，在此刻也变得稍微红润些。

“大概就是制造化妆品那一类的，王家只派人来收走玫瑰，没有多说什么。”嘉娜抱怨着，为倾国拿来一件素色的棉布衣裳，帮她穿上。“等会儿陆先生会帮你上药系绷带。现在你清醒了，我们会设法让你们快些离开弗伦德尔，凯森国王对全岛发布追缉令，你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”倾国缓慢的穿起棉布衣裳，沉吟着系上胸前的缎带，澄澈的双眸里有着沉思的光芒。

她的视线落在窗外的玫瑰田，想起在地牢里，原沧海所展示的那管含有毒品的口红。

“不，我们还不能离开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”她静静的说，目光始终盯着那片深红色的花田。

邪恶的事情在酝酿着，她无法转身离开。这些诡计是因为楚依人而起，而楚依人则是因为她才会身陷险境，她无法看着那些毒品辗转流通到世界的任何角落。身为东方家的人，她无法姑息那些罪恶。

木窗之外的广大花田中，玫瑰花恣意绽放着，在地平面的尽头有着深红色的夕阳，那火红般的色泽，仿佛燃烧了整座玫瑰花田。她静默的看着，似乎看见不久的将来，一把即将燃烧整座岛屿的激烈火炬。

第七章

倾国被搀扶着走出客房，身上穿着一件淡紫色棉布衣裳。或许是因为先

前被陆磊骥逼着喝下那碗麦片粥的关系，她能够感觉到受伤后的身子，如今正渐渐的恢复体力。只是在动作时，不小心会牵动伤口，那阵疼痛总会让她喘息。

陆磊骥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沉默的喝着咖啡，凌乱的黑发也是潮湿的，原先满是污渍的衣衫换成白色的亚麻衬衫，看来似乎刚刚沐浴过。在倾国沐浴的这段时间里，他简单的整理仪容，又恢复成那个优雅如欧洲贵族的男人，唯一没有改变的，是他眼里的冷漠已然褪去，当他看着她时，眼里有着最炽热的情绪。

嘉娜扶着她坐下，体贴的去帮她端来热腾腾的牛奶，叮嘱着倾国喝下，一面在橱柜里找出一些乾净的绷带交给陆磊骥。之后抿着唇微笑避开，刻意留下他们独处。

倾国捧着温热的陶杯，啜饮着热牛奶，只是喝了几口就缓慢的放下陶杯。她远远的观察着他，叹息的想到，从数年前初见到如今，他的容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。

或许，纵然是有改变，她也能轻易的认出，她不只是爱恋上他俊朗的外貌，还深深迷恋着他的神魂。

他的灵魂就像是一座深奥的迷宫，她在多年前闯入了，从此就难以自拔，只能在他的灵魂中探索着，期望能够找寻到终点。然而，年复一年，她无可救药的只是更加陷溺。

“伤口还会疼吗？”陆磊骥突然开口问道，放下手中的咖啡，高大的身躯从沙发的另一端移动到她的身边。

他的嗓音虽然温和，却有着某种旁人难以轻忽的威严，让她想起了父亲东方旭。

倾国摇摇头，不愿意他过于担心。“嘉娜把我照顾得很好，只是剪开绷带，却保持了伤口的乾燥，没有让伤口浸润到热水。”她解释着，在陆磊骥将她从沙发上抱起时，她略微低呼一声，双手自然的环住他强壮的颈项，倚靠在他的胸膛上。

她的脸微微的嫣红，不习惯与他如此亲昵的接触。她的手在他的发根处交握，抬起眼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庞，视线就再也无法移开。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情况，多年来希冀过多少次，总希望能依偎在他怀中，即使默默无语也无妨，只要能与他靠近一些，她就已经满心喜悦。

他身上有着洗浴后好闻的香皂气息，与他强烈的男性气息混合，让她的心跳加速。

她低下头不再看他的脸庞，却能够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吹拂在她的发上，带着淡淡的咖啡香。

“你的伤口仍需要上药，不能放着不管。”他抱起她走往仓库，脚步沉稳而缓慢，仔细的不震动到怀中的她，免得让她受伤的肩膀感到疼痛。

残霞敛去，主屋外一片黑暗，深红色的玫瑰在夜里显得有些诡异，仿佛是一张张窥伺的面容，看着他们的沉默。

陆磊骥谨慎的打开仓库的门，将众多的玫瑰花推开后，沿着狭隘的小径，走到仓库尽头、摆放着简单家具的角落。他极为小心的将她放置在柔软的床上，锐利的眼光扫向四周，随时都保持在警戒状态。

玫瑰花布满了整间仓库，散落的花瓣，以及长茎玫瑰散置在四周，空气中有着香甜的花香。微风轻吹的夜里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香气变得更加熏然，

令人感觉陶醉。

确定安全无虑后，他低下头看着床上的倾国，在看见她笑面潮红后，诧异的将黝黑的掌放置在她光洁的额头上。“怎么了？你还在发烧吗？”他探测着她的温度。

他的掌心有着灼热的温度，覆盖在她的额上，让她不禁颤抖。倾国转过头去，偷偷喘着气，不让他看见此刻的慌乱模样。“不，我只是觉得有些热，大概是刚刚的洗澡水太烫了些。”她迅速的说，掩饰着因为他的接近而引发的手足无措。

陆磊骥看了她半晌，深邃的黑眸有着审视的神色，仔细的观察她的表情，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反应。在不久之前，他或许还会被她欺瞒，但是当怀疑的种子一旦萌芽，他就不得不以另一种角度来看待她。

“你习惯用如此流利的谎言欺骗所有人吗？”他捏着她小巧的下颚，直视着她的双眸。

倾国当然知道他所提的是她未曾受过训练一事。知道再也无处可逃，她只能迎视他锐利的黑眸，在他的眼光下无所遁形。该来的总是会来，她早已预知被人看穿的一日，只是她从来没想到，看出她虚张声势的人，会是她最心仪的男人。

她淡淡的微笑着，双手直觉的抵在他胸前，感受他强而有力的心跳。“我不用言语欺骗旁人，我只是给予他们一个既定的印象，是他们相信了自身的设想，自己欺骗了自己。”她澄澈的眼眸里，在甜美的微笑下，还藏有着几分慧黠狡狴。“我从不曾告诉过你，我接受过任何训练，更不曾告诉过你，我有什么矫健的身手，那都是你的设想，不是吗？”他瞪视着她，虽然无法指责她，但是在得知真相后，心里终究不怎么好受。他缓慢的眯起眼睛，想起她未曾受过训练，就贸然闯入弗伦德尔的行为。他有着太多的事想指责她，但是看见她受伤后软弱的模样，那些指责怎么也无法说出口。

毕竟她是因为他而受伤，她是因为他而不顾生死，他怎么还忍心指责她？她是没有欺骗谁，她只是瞒过了所有人。以她的身世，令人赞叹的计谋，再加上那些流传已久的传说，众人轻易的相信她就如传说中那般高深莫测。真相一直被隐藏着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被传说得无所不能的东方倾国，根本只是个脑袋聪慧，手脚笨拙的小女人。

想起危机迫切的那一夜，她奔跑没有几步，就摔跌在地上的狼狈模样，他的头徒然剧烈疼痛起来了。

“是谁放出那些传闻的？”他询问着，视线没有离开过她。他低头靠近她，俯视着床上的她，鼻尖闻嗅到一股美好的气息，混合在她特有的清香中。

陆磊骥顺从本能，缓慢的以手撩起她的长发，闻嗅着她身上的气息。玫瑰花的香气包围着她，衬着她嫣红的脸蛋，让她甜美的容貌看来就像是绽放的玫瑰，香甜而诱人，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

他再也无法忍耐，当所有的桎梏都解开，他也只是个迷恋她的男人。先前他不断告诫自己，绝对不能够碰她，但是当事情急转直下到如今，两人早就注定了今生的纠缠，怎么还有办法分得开？他想要她，甚至在她还是个少女时，那种渴望就已经深埋在他的神魂里。当她以女人的姿态出现在他眼前，他的自制怎堪一再的试炼？清楚一切已经无法挽回，他血液中男人的渴望已经冲毁理智。他想要她，想得连骨血都疼痛了，隐忍了多年的渴望，在此刻排山倒海的袭来。

倾国感受到他的视线，本能的垂下头去。多年来期待着他注视她，但是当他以灼热如火的视线紧盯着她时，她不由自主的感到羞怯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让如擂的心跳平静些。

“是我。几年前我父亲开始训练我们，他坚持东方家的人未接受训练，在危急时难以自保。但是就像是上天的恶作剧般，倾城可以完美的完成所有严苛的训练，而我却跑不快、跳不高，连握着枪枝都会走火。”她想起多年前的种种，只能够叹息。

谁说双胞胎就会完全相同？她跟倾城有着不同的容貌，性格也有差异，在能力方面更是南辕北辙。她虽然继承了父亲过人的智慧，但是身手却笨拙得可笑。

“也难怪你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甚至连练枪后会遗留的硬茧都没有。你根本不曾受过任何训练。”他黝黑的双手，随着审视的视线，滑过她柔软的四肢，来到她宛如水葱儿般细致的十指，磨挲着她掌心间的柔软。

她无法询问，他是怎么知道她的身躯上并无伤痕的，想到在昏迷的时候，高烧的燥热折磨着她，不时会有一抹冰凉滑过她的四肢百骸，给予她燥热的身躯一丝释然。她的视线落在床畔的陶瓷水盆中，想到他沾湿毛巾，手持毛巾在她赤裸的身躯上游走，为她拭去汗水时，她的脸庞因为羞怯而嫣红着。

“那次的训练，我只撑了三天就逃之夭夭。为了避免再被训练得不成人形，我花费很长的时间说服父亲，请他照着我的方法，有计画对外散布谣言，让众人以为我的神秘是因为高深莫测，而并非软弱笨拙。”倾国解释着，隐藏了某一部分的私心。

她知道自己不够好，却迷恋上他这么出色的特务。要是他知道她的笨拙，会不会看不上她？为了接近他，她在久远前就仔细的铺路，苦心的隐瞒着自身的缺点。

然而如今她不需要再隐瞒了，心中隐约的知道，就算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真相被揭露，她也不会遭遇到任何危险。纵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她清楚读出他眼中承诺的光芒。

“你用‘传说’来控制旁人的心，藉着他们的误解，让他们看见错误的假象。”他的手抚上她的粉颊，不知该赞叹她的聪慧，还是为她的诡计多端皱眉。这么多年来，误导了众人的传说，竟然全是由她所操弄的，在甜美的笑容之后，她有着惊人的能耐。

倾国缓慢的抬起头来，澄澈的眸子迎视着他的眼，一抹温柔甜美的笑跃上嘴角。

“当人们看不见真实时，就会采信传说。但是千万不要相信传说，那只是旁人的杜撰，再加油添醋后的传闻。”她并不是戏耍人心，只是巧妙的利用了人性的盲点，给予众人一个假象，而且让那个假象流传到世界各地。

他终于看清，她拥有令人惊叹的智慧，甚至能够操纵传说的无远弗届，长久隐身在虚无的传说后。在甜美的笑容后，隐藏着太多旁人看不见的执着。她能够得到一切，却固执的只是追寻着他，即使遭受危险，竟也无怨无悔。

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她？如此美丽，如此的深情。她给予他的爱恋，有如天地间最珍贵的礼物，他再也无力拒绝。

“你太聪明了，这对一个男人来说，实在太过危险。”陆磊骥静静的说，将她柔软的指举到唇边，仔细而轻柔的吻着，感觉到她的身子在他的吻下颤抖着。

“我不聪明的，我父亲、我妹妹已经骂过我太多次。为了追寻你，我已经变得太愚昧。你愿意要一个愚昧的女人吗？”她低声问着，语气虚弱而不确定。在心爱的男人面前，她别无选择的只能软弱，因为他的一字一句而忐忑着。

其实她心中还有着些微的恐惧，如果他此刻的温柔只是怜悯，如果他还是想将她排拒在千里之外，她会不会在他的拒绝之下，粉碎成千万片？她注视着他，双手覆盖在胸前，想给予自己一些平静。

他的心变得柔软，手背熨烫着她的脸颊，食指滑过她轻轻颤抖的娇柔唇瓣。“无论你是聪慧或是愚昧，我已经无法拒绝你了。”她的眼里突然出现水雾，只能紧咬着唇，不让激动的情绪溃堤。听见他的回答时，她欣喜得想哭泣，天晓得她已经期待了多久。她先前紧绷的身子，在此刻徒然松懈，软弱的叹息着。

陆磊骥伸出手，缓慢的扯开她衣衫前襟的缎带，推开覆盖在细致肌肤上的棉布，暴露出她莹白似雪的肩部。在褪去她衣衫时，他的视线紧盯着她澄澈的眼。

倾国紧张到连呼吸都停止了，她的身躯不由自主的颤抖着，却怎么也无法逃离。她就像是被催眠的猎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猎人逼近，却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。能够感觉到，他的双手落在她身上，分开了那件棉布衣衫，让她暴露在深夜的微风里，也暴露在他灼热似火的视线之下。

“磊骥？”她小声的唤着他的名字，语调中有着困惑与些许的慌乱，脸蛋羞窘的嫣红。她不明白他为何要褪去她的衣衫？“别紧张，我只是要替你上药。”他简单的说，视线却始终落在她的身躯上，灼热的视线与他冷漠压抑的语调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“喔。”她小声的回应，口气里有些松懈，也有些失望。

陆磊骥几乎因为她的表情而失笑，黝黑的手轻拢她的长发，轻柔的拢握到另一边的肩膀上，谨慎的动作像是在对待今生最珍惜的宝物。他从床畔的矮桌上拿起药膏，以棉布揉匀，淡黄色的药膏染上了棉布。

倾国专注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难以想像惯于握刀持枪的手，也能够如此的温柔仔细。她的视线离不开他，隐约知道在这些事件之后，她更加不可能离开他。

“倾国。”他靠近它的身躯，环绕住她纤细的腰，将她带入怀中。

“嗯？”她疑惑的看向他，不明白他为何又呼唤她。想起昏迷前，他那声嘶力竭的呼唤，她的心有着深深的震撼。那声呼唤像是打破了多年的藩篱，让她真正触及了他的心。

她还在思索着，他灼热的唇却突然覆盖在她的唇上。她讶异的在他怀中瞪大眼睛，看进那双近在咫尺的深邃黑眸，措手不及的只能承受他激烈的吻。

他的舌探入她的口中，纠缠着她嘴里的柔软甜蜜，以热烈的激情席卷她的反应，索取她全副的注意力。

她的手别无选择的紧抓住他的衬衫，过多的感官冲击让她有些慌乱，无法理解他为何突然如此激烈的吻她。

陆磊骥握住棉布的手，悄悄来到伤口前，将沾了药膏的棉布覆盖上伤口。

棉布与伤口接触的那一瞬间，痛楚是难以忍受的，倾国惊呼一声，本能的挣扎。然而身躯早就被他紧紧拥抱在怀里，甚至连口唇都被他严密的封缄，她无处可逃，只能勉强忍受着剧烈疼痛，眼泪溢出了眼眶，连尖叫声都被他

悉数吞入口中。

在因疼痛而挣扎时，她修长的腿踢蹬着，踢中摆放在周围的巨大纸箱，大量的花瓣飞散，落在雪白的床单上，像是一阵深红色的花雨，带来浓烈的香气，也点缀了洁白的床单，覆盖着交缠的两人。

当尖锐的疼痛褪去时，她的身躯变得软弱，闭着眼睛瘫软在他怀中。

他的唇移开她颤抖的唇瓣，舔吻着她娇靥上的泪水，在肌肤上烙下无数的吻，安抚着颤抖如风中柳絮的她。

“嘘，没事了，不疼了。”陆磊骥捧着她的脸庞，温柔的轻触着她的唇，诱哄着止去她的泪。他伸出手，温柔的捡去落在她发梢上的花瓣。

倾国呻吟的睁开眼，先前的痛楚消耗了她的体力，让她软弱的靠在他胸膛上，视线落在覆盖着棉布的伤口上，感觉额上因为疼痛而凝结了些许冷汗。

“你知道我会挣扎？”她小声询问着，终于知道他先前突然的吻，是为了制止她的挣扎。

“这药膏虽然能够有效的治疗枪伤，但是极为刺激，寻常人几乎无法忍受。如果不是情况紧急，我也不会用上这种药膏。”他的黑眸里有着深深的不舍，看见她痛苦，又知道这些痛楚是因他而起，那今他格外的难受。“在你昏迷的这几天，每次替你上药，你总是挣扎着、喊叫着，哭泣的想推开我。倾国，你那模样简直要杀死我了。”他抵着她的额低语着，声音里有着隐忍的激烈情绪。

“别担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”倾国做出保证，心里只觉得不舍，她的双手捧住他的脸庞，专注的看进那双黑眸里。

纵然伤口仍在疼痛，但是她的心是满溢的，过多的幸福充斥在她心中，几乎让她无法承受。他的青睐就足以让她狂喜，更何况是他的怜惜？纵然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要夺取他的心，但是心中总还有一些忐忑，当他冷漠的拒绝时，她也会感到浓重的挫折感。不论再怎么聪慧，她也只是一个为情所困的小女人。

或许她真该谢谢凯森，那一枪不但打穿了她的肩部，也撕裂了陆磊骥的冷漠面具。

仿佛所有的风雨都过去，被他拥抱在怀中时，她只感到平和与温柔。

倾国依靠着他的胸膛，虽然欣喜，但是脑中仍有着未解的疑惑。就像是隔着淡淡的水纹，却仍旧无法看清水底。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了吗？当她说出隐瞒多年的一切，事实就已经全部展露？她心里还有着某种奇异的预感，不由自主的细细思索着他曾说过的字字句句，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谜底。有一些蛛丝马迹，暗示着更深层的内幕，隐藏在他的黑眸最深处。

黑暗无法吞噬他心中的光明，那么他本就不该属于黑暗。倘若他只是个眼中只有金钱的男人，怎么会冒险与原沧海为敌，冒险前来救她？在清醒后，与他的对话不停在脑中响起，像是一个轻微的暗示，要她看清真相。

为了我，你背叛了原沧海吗？我记得曾经在台湾，从关于你的情报里得知，你一旦接受委托，就绝对不会背叛委托人的。

那不重要。

她记得他的回答。一个黑暗执行者的信誉，在他说来竟是毫不重要的。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？他心中是否隐藏着巨大的秘密？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陆磊骥轻声问道，黝黑的男性手掌轻轻的抚上她细致的肌肤，略显粗糙的掌心，带来奇异的触感。

倾国摇摇头，仰头看进他炽热的双眸里，霎时仿佛被他眼里的火焰所笼罩。她的手紧握着他的衣襟，敏锐的感受到他气息的改变。当原有的面具褪去后，他们之间的吸引就再也无法隐瞒，她体内女性的直觉，让她感受到他蠢蠢欲动的侵略。

其实就算他再渴望她，只要她稍微表现出拒绝，他也不会越雷池一步，只是她根本不打算拒绝。她始终没有忘记，千里迢迢的前来见他，便是为了诱惑他。

她鼓起勇气，双手抚上他的脸庞，拉下他强壮的颈项，以唇轻触他的，学着他所教导过的方法，她生涩而试探的吻着他，小小的香舌滑过他的薄唇，有些羞怯的探进他的口中，纠缠着他的舌。

“倾国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他的身体僵硬如石像，压抑的嗓音是粗哑的，类似饥渴的野兽的低吼。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她的微笑虽然有些颤抖，但却甜美得让人印象深刻。她不畏惧他的低吼，更不畏惧他的力量，在那双炽热如火的黑眸里，她看见了他的深情，而那些深情就足以让她付出一切。

几乎是立即的，陆磊骥的手环绕上她纤细的腰，回应着她的吻。她在转眼间从主动成为被动，承受着他激烈的吻。在热吻的时候，他仍旧细心的不压着她肩上的伤口，这样的温柔让她的心满溢着。

他的手环绕着她的腰，缓慢的往上覆盖着她胸前的丰盈，从敞开的衣襟探入，粗糙的掌心掌握了她细致的肌肤，轻揉着她粉红色的蓓蕾，趁着她轻喘的时候，他的吻顺着她白皙敏感的颈部肌肤下移，在她身上烙着属于他的烙印。

“磊骥。”倾国颤抖的呼唤着他的名字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当他的唇下移到她胸前，轻柔的吮吻着她最敏感的蓓蕾时，她惊讶的低呼，被激烈的感官冲击淹没。

过多的狂喜冲刷着她纤细的神经，让她几乎昏厥。她双手仍交握在他颈后，只能无助的颤抖着，不知该推开他，还是更紧密的环绕他。她只能紧闭上双眼，无助的弓起身子，而这样的动作，却只是要将胸前的完美丰盈，宛如祭品般呈现在他的掠夺之下。

她在激情中的反应，让陆磊骥深深的着迷。雪白的肌肤因为激情，染上一层淡淡的粉红，看来更加的娇艳，让她美得不可思议。她甜美而柔软，让他无法放开她。

他伸手褪去她身上的棉布衣裳，当她赤裸的娇躯落入他的眼中，他几乎无法呼吸，只是在看见那处枪伤时，他的动作为之停顿。

“该死的。”他低声咒骂着，咬着牙想替她拉回衣衫，但双手就是无法动作。他是那么的想要她，想得连身体都在激烈疼痛着，但是她身上仍有伤痕，他怎么能够在此刻要她？倾国缓慢的睁开眼睛，不解的看见他满脸的怒气。顺着他的视线，她也看见那处伤口。她澄澈的眼里浮现些许笑意，知道他正被罪恶感啃噬着。她轻眨几下眼睛，让眼睛宛如欲泪般有着温柔的水雾，美丽的面容有几分幽怨。

“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我吗？”她拢起衣衫，仿佛懊恼般低垂下头。“我怎么能够奢求你再碰触我？我已经变得那么丑陋，你大概不愿意再看我一眼了。”她的手按着伤处，无助的模样更是让人不忍。

“不！”他的心像是被一把匕首刺穿般疼痛，她自卑的言语听在他耳中，

几乎要让他自责至死。他握住她颤抖的肩膀，轻柔的摇晃着。“你不丑陋。相信我，你的容貌、你的身躯都是完美的。”他的手轻抚着她脆弱的颈项，在她锁骨处印下一个吻。“你怎能怀疑你的美丽？我已经深深的被你迷惑，不论任何人，都无法将我带离你的身边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她小声的询问，那脆弱的模样，更为无助疑惑的形象加分。她的身躯是半裸的，细致如丝绸的肌肤，在微弱的灯光下有着玉般的光泽。

“亲爱的，不要怀疑。”他伸手取来一支长茎玫瑰，缓慢的轻触着她的发。带着甜美香气的玫瑰，随着他的动作，那香气沾染上她的肌肤。“你的发、你的唇、你的一切，都让我难以忘怀。从多年前的那一日，我就已经注定陷溺。”他温柔的说，娇嫩的花瓣滑过她的肌肤，像是最轻柔的爱抚。

倾国颤抖着，感受到玫瑰花娇嫩的花瓣，滑过她的肌肤，带来某种细致而深刻的刺激，让她必须咬着唇，才能不发出羞人的呻吟。她的手紧握成拳，眼睑有如初生的蝴蝶般轻轻颤动着。

但是他像是最好的猎人，一旦开始狩猎就一定要得到一切，怎么也不肯轻易的放过她。他的手持着盛开的玫瑰，逗弄着她的肌肤，滑过嫣红的粉颊后，磨挲着她的唇，像是最轻柔的吻，用最精致的动作同时爱抚与折磨她，领着她一窥男女情欲。

玫瑰花缓慢下移，游走在她雪白的颈项，以及胸前完美的浑圆。他缓慢的划着圈子，直到她难耐的叹息时，玫瑰花才慢慢的轻触着她胸前的粉红色蓓蕾。

陆磊骥几乎为眼前的美景叹息，在雪白的丰盈上，她粉红色的蓓蕾是最美丽的诱惑，与深红色的玫瑰相得益彰，成为今人疯狂的景致。他发出压抑的低吼，终于克制不住的低下头去，吻上她的蓓蕾，吸吮她肌肤上的香甜气息。

她双手紧握着床单，所有的知觉只能感受到他的吸吮与爱抚，已经无法思考。他在她体内点燃了一把火，让她身陷在情欲的火焰中，困扰的想寻求某种她不知道的终点。

倾国紧闭着眼，朦胧中听见细微的呻吟，她无法确定那是不是自己发出的。她有些困惑，怀疑自己怎么会发出那么羞人的呻吟。

“你是那么的甜美，属于你的气息始终撩绕在我的梦中，让我无法忘怀。”他轻握着她的莹白丰润，轻啃着她的肌肤，贪婪而不肯停止。

她发出细微的喘息声，因为他的爱抚以及吸吮而颤抖着。

玫瑰花被遗忘在床下，他的双手缓慢的为她褪去衣衫。她本能的感到羞怯，想制止他的举止，勉强拉住棉布衣衫，睁开朦胧而湿润的眼，不知所措的看着他。

虽然最初的诱惑是由她主动，但是当他也展开情欲的诱引时，她反而有几分慌乱，毕竟在男女情欲方面，她仍是生嫩的，所有的记忆全是他所教导的。

她已经期待这一刻太久，当事情真正发生，她即将成为他的人时，她却止不住身子的轻微颤抖。她在期待着，却也紧张着。

“我不会弄痛你的。”陆磊骥温柔的保证，以为她在担忧肩上的伤口。纵然在激情时分，他的动作仍是万分轻柔的。

他褪去她身上的衣衫，那薄薄的棉布衣衫遮住了她完美的身段，当她雪白的娇躯裸裎在微弱灯光下时，他只能发出赞叹的喘息。床单上仍有着大量

的花瓣，衬托着她莹白的肌肤，看来十分动人。他的目光只能停留在她身上，怀疑这一生是否有看够她的时候。

倾国轻咬着唇，看见他缓慢的褪下身上的衣衫，高大的身形在灯光之下，宛如远古的战神，有着迫人的气势；坚实的黝黑肌肉以及强健的体魄，让他看来更具危险。黝黑的男性手掌，在危机时可以轻易的杀死敌人；在缠绵时，却也能够以温柔的爱抚折磨所爱的女人。

她紧张的感受到他炽热的身躯覆盖上她的，男性的气息围绕着她，他坚实的身躯紧压着她每一寸肌肤。他的怀抱成为她如今的天地，怎么也无法逃离。

他低下头，深邃的黑眸里闪烁着光亮。他缠绵的吻着她，诱惑她张开嘴，与她的舌嬉戏着，舔吻她的肩。而他的手则往下探去，滑过她平坦的小腹，探索着她最柔软处的芳泽。

“磊骥，不……”倾国慌乱的瞪大眼睛，没有料到他突然的侵袭。她惊慌的张开嘴，而他的舌乘机窜入，封住她羞怯的抗议。

他的指仍在她的柔软处轻探着，缓慢的磨弄她的花瓣，在最敏感处探索着，轻柔的移动着，让她能够准备好接纳他的占有。

他太过珍惜她，怎么也不愿意弄痛她。

“别害怕，让我爱你。”他徐缓的说道，唇畔带着一抹温柔的笑。他分开她修长的双腿，将男性的欲望置身在她的柔软间。

倾国睁开眼睛，因为他先前的逗弄而喘息着。她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同时感受到脆弱与力量。她的手覆盖在他的胸膛上，在他陡然倒吸一口气时，感受到某种女性的力量。

那些激情不只是影响了她，同时也让他失去理智。她有些好奇，学着他的方法，探索着他的身躯，直到他发出一声低吼，庞大的男性身躯将她压入柔软的床铺。

“倾国，你要逼疯我了。”他低吼着，再也无法忍耐。深邃的黑眸里，有着情欲的火焰，也有着悱恻的柔情，纵然没有说出口，但是在心中已然承诺，这次的缠绵将是今生相守的封缄。

他握住她的手腕，将之高举过头。她仿佛是个臣服的女奴，只能躺在他的身下，因为即将来到的一切紧张着。她能够清楚的感受到他坚挺的欲望，紧贴着她最脆弱的柔软。

陆磊骥悬宕在她的上方，喃喃说着安抚的情话，他的目光紧盯着她，看着他最初的占有时，她惊异而慌乱的瞪大眼睛。他低头吻着她的颈项，彻底的占有了她，当他听见她痛楚的低呼时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

“倾国？”他无法置信，抬头看见她咬牙忍着痛楚。

他简直想要痛骂自己的疏忽，她的爱恋持续了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会与其他男人牵扯？他试着退出她的柔软，不愿意带给她更多的疼痛。克制的汗水凝结在他额上，滴落在她轻颤的柔软肌肤上。

“不，别走，我没事的。”倾国以双手环抱他宽阔的肩，不让他离开。她用力眨眨眼睛，眨掉因为疼痛而涌出的泪水，之后主动吻上他的唇。“我已经不疼了，真的。”她保证着，看见他苦苦克制时，心头只觉得温暖。他竟然如此的疼惜她，甚至愿意忍下冲动的情欲，顾忌着他的疼痛。

只是撕裂般的疼痛也是一瞬间的事，随着他的入侵，某种难以餍足的饥渴让她无法平静。她试着抬起身子，尝试着接纳更多的他，却换来他苦闷的

低吼。

“倾国，除非你想要我强暴你，否则千万别动。”他制止她，不晓得理智还残余多少。她那么的温暖，紧紧的包围住他。他疼惜着她初次的疼痛，而她却像是发现有趣的事情般，尝试着给予他最甜蜜而痛苦的折磨。

“不，你不会强暴我的，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”她温柔的微笑着，那笑容甜美得不可思议。她将他的颈项拉到耳边，在他耳畔低语着，“磊骥，爱我，别让我继续等待。”柔柔的嗓音，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邀请。

陆磊骥再也无法忍耐，再度侵袭着她的柔软，之后展开令人心醉神迷的双人舞步。

他占有了她，在众多的玫瑰花间缠绵着，拥抱着这个甜美的女子。

过多的狂喜随着他的进占，流窜入她的体内。她喘息着迎向他，牢牢的抱住他，心中隐约知道，这一生两人大概再也无法分离。她承受着他的温柔，也承受着他的疯狂。

玫瑰花瓣被揉碎在床单上，也揉碎在缠绵的两人之间，花儿的香气弥漫在四周，包裹住两人。纸箱中的花瓣纷飞，覆盖在两人身上，仿佛是一床芬芳的丝绸。

花香弥漫着，而天边的月儿微笑，见证着他们的炽热缠绵。

第八章

一阵风轻柔的吹过，整个岛屿的玫瑰花在摇曳着，深红色的花瓣被吹拂上殷殷的蓝天，花儿在风中发出细微的声响，像极了窃窃的私语。私语的声音蔓延了整座岛屿，花儿们知悉了人们不知的秘密，看见了那场如传奇般的追逐，从久远前而来，到此处将有一场惊天动地的转折。

长久的追逐是否有到尽头的一日？到底是谁会得到那个拥有奇异天赋的女人？仓库的木门被推开，倾国缓慢的走出仓库，视线落在四周的玫瑰花田中。今日的风格外的癫狂，吹乱了她长长的黑发，以及素净的棉布衣衫，窈窕的身段在风中宛如一幅美丽的画。

倾国精致的五官上有着淡淡的微笑，白皙的肌肤有如上好的瓷器，就连澄澈的黑眸里也有着甜美的笑意。她一手拢握着长发，随手抬起一支长茎玫瑰，无意识的抚着娇嫩的花瓣，记忆回到昨夜，她想起花朵的花瓣，是如何滑过她的身躯，羞怯的嫣红染上肌肤。

喘了几口气，她的双手覆盖在胸前，像是想安抚那儿激烈的心跳。她抬起头来，转头寻找着熟悉的高大身影。

一夜的缠绵，耗尽了她的初初恢复的些许体力，她在缠绵之后力竭昏睡，始终感受到他宽阔的胸膛，以及有力的心跳。属于他的气息，包围了她一整夜，即使在睡梦中也始终护卫着她，仔细而温柔的守护着她。不论是她的人、她的心、她的梦，都在他的怀抱中安适。

她被照顾得很好，即使缠绵时的激狂，也没让他忽略温柔，他小心翼翼的不弄疼她肩上的伤口。想起他的激情、他的温柔，她的脸蛋变得更加嫣红。

倾国还记得，在即将昏睡时，他取来扭乾的毛巾，轻柔而专注的照顾着

她，之后将软弱乏力的她牢牢地护卫在怀中，放置在胸前最靠近心脏的位子。

只是在清醒之后，她只身躺卧在满是花瓣的馨香床铺上，赤裸的身躯有些许的酸疼，白皙的肌肤上残留他昨夜的烙痕。她寻找不到他，心中有些许的失望，在发觉肩上的伤又被重新包扎后，她缓慢的下床，艰难的穿起昨夜因激烈的缠绵，而被抛掷在地上的棉布衣衫。

最私密处有着陌生的不适，提醒着她已经成为女人——他的女人。她缓慢的吁了一口气，淡淡的笑意跃上嘴角。

她猜测陆磊骥大概身在主屋，打理好装扮后就离开仓库，缓缓的往主屋走去。海风吹拂着整座岛屿，在风中有令人焦躁的情绪，隐含着某种迫不及待的思念。

倾国站立在玫瑰花田前方，静默的看着满园的玫瑰花激烈晃动着，仿佛不是因为狂风，而是因为某种寻常人无法了解的缘故，花儿们激动的在风中发出无声的鼓噪。

到底这个岛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花儿们在不安着，像是预言了这个国家难以平静的景象。

“起风了。”倾国喃喃说道，纤细如水葱儿般的指撩开脸颊旁一绺乌黑的发丝。

她站立在风中，缓缓闭起眼睛，倾听着花儿的细细私语。她听得见不安的鼓噪，却无法知悉是什么缘故影响了花儿。是因为楚依人吗？那个有着奇异天赋的女子，身上系着众多的芬芳魂魄，这些花草因她而生，也将因她而死去吗？想到楚依人，些许的忧虑蒙上她的双眸，心中有着深深的担忧。这几天来不曾有过楚依人的消息，甚至连弗伦德尔的王族方面也搜寻不到楚依人。那个美丽而拥有神奇力量的女子，到底是逃脱了，还是被居心巨测的某人私自囚禁了？她的目光看着深红色的玫瑰花田，难以解释的想起了前不久看见的红霞，隐隐约约的，热烈而彻底的，在暗处开始焚烧，就仿佛是一把预知的火，即将烧毁眼前的一切。

高大的黑影无声无息的出现，沉稳的脚步有如追寻猎物的野兽。他紧抿着唇，锐利的视线落在倾国身上，之后迅速的上前，坚实的臂膀握住她纤细的肩，急速的将她翻过身来，心急如焚的摇撼着她细瘦的骨架。

“她在哪里？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！”他低吼着，原本俊美的脸庞带着历练的沧桑，还有着深切的焦急。他紧盯着倾国苍白的面容，黑眸里有着隐隐焚烧的人，迫不及待的寻求心爱女子的下落。

倾国瞬间被惊骇吞没，慌乱间只想快些逃离，但是肩膀被那人牢牢的握住，她怎么也甩脱不开，尖叫声凝在喉间，她惊慌得只想求救。

她认得这张脸，虽然他的穿着不似先前考究，动作不似先前优雅，但是那张脸是绝不可能错认的。握住她肩膀的男人是原沧海，是那个眼中只容得下楚依人的男人。

虽然与那危机四伏的黑夜比较，白昼的他看来较为落魄野蛮，但是那张俊美如恶魔的脸庞却让人只看一眼就魂飞魄散。他的黑眸焦躁，锐利的眼神以及动作都饱含着危险的氛围，有着未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势。她想起那一夜的事，众多的恐惧又来纠缠，她无法细想，精致的脸庞变得苍白。

她承受着他的摇晃，猜测着他是否会在此处杀了她。她对楚依人的下落一无所知，等于是没有利用价值。

原沧海一心只想要得到楚依人，其他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是蝼蚁。倾国根

本没有想到会再与这个恶魔接触，必须承受着他焦急的询问。

他的动作弄疼了她的肩，甚至撕裂了脆弱的伤口。她低呼一声，感觉伤口被无情的撕裂，疼痛如刀，让她眼前昏黑。温热的鲜血涌了出来，濡湿了淡紫色的棉布衣衫，也濡湿了他的手。

当鲜血涌出时，他徒然停手，眯起眼睛看着掌心的鲜血，之后低声咒骂几句。“你受伤了？”他诧异的询问，一面扯开她的衣襟，想查看她肩上的伤口。

“住手！”倾国脸色苍白的嘶声喊道，先前因为恐惧而紧绷的嗓子，在此刻终于喊得出声。她的衣襟被扯开，在雪白的肌肤上，除了先前的枪伤，还有着昨夜遗留下的淡淡吻痕，宛如雪地上的玫瑰花瓣。

他的动作让她慌乱，想起了那一夜凯森可怕的碰触。她握住衣襟，绝望的往后退去，却意外的绊倒。在几乎摔跌落地的瞬间，他迅速地揽住她的腰，稳稳的护住她，让她免去掉跌的疼痛。

“别紧张，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。我只是要知道她在哪里，他们说她是随着你而来的，你应该知道她的下落。”他急促的说道。看见她苍白如雪的脸庞，他紧皱着眉头，伸手探向它的衣襟，那动作不包含任何的情感，纯粹是想看看她的伤势。

倾国因为恐惧而颤抖着，瞪大眼睛看着他，颤抖的感觉到带着粗茧的男性手掌触碰到伤口边缘的肌肤。当他低下头查看她的伤势时，她能够闻到在他身上有着劣质烟草的气味。

某种奇异的想法闪过脑海，宛如电光石火般流窜，恐惧稍稍被掩盖，她开始冷静的观察眼前这个男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她的恐惧逐渐流散，与生俱来的敏锐直觉，让她看清了先前的盲点。

“放开她。”冷硬的声音里有着激烈的杀意，以及埋藏得很深的担忧。陆磊骥站在几公尺外，因为看见倾国落入他人手中，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，锐利的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

他走出主屋，心中还惦念着倾国，猜想她大概已经醒来。谁知在主屋之前，竟看见令他血液冰凉的景象，在看见心爱女人陷入危机时，他再也没有半分的理智与冷静，他紧盯着那个男人，那双眼犹如嗜血的狼。

那男人看了陆磊骥半晌，将手移开倾国的肌肤，将她扶好。锐利的黑眸有几分淡然，像是倾国的美丽也不能令他动心，他只是单纯的当她是伤患。

“我只是想看看她的伤。”他缓慢的说道，看着陆磊骥的眼神里有着不耐烦。

陆磊骥冷笑，那模样符合他多年来的身分，任何人看见都会相信，他是个全然冷血的特务，在黑暗的世界里接受各类委托，做出各类匪夷所思的交易。

“她的伤全拜你所赐。”陆磊骥的视线往下移，看见对方手上沾染的鲜血，当视线落在倾国染血的肩膀时，黑眸里的愤怒几乎可以杀人。“你染上她的血了。血债要血还，我会让你还给她的。”那人略微碰起眼睛，对他的话不以为然，转身再度看向倾国，神情转为先前的焦急。

“我只是想向你询问她的下落，你应该知道的，对吧？”他双眼闪着期待的光芒，双手往前探去，想再握住她的肩。

只是，陆磊骥无法允许。

那人的双手还没触碰到倾国，陆磊骥就以诡异的速度欺近，转眼间来到

他身边，手刃劈向那人，沉重的撞击声响起，听来令人心惊胆战，暗示着最激烈的搏斗。

倾国还来不及开口制止，男人们已然动手。在攻击的同时，他们不约而同的避开她，在争斗时仍旧保护着她，不让她遭受波及。

两个男人都不是普通角色，都受过拳脚方面的训练，互相攻击的模样凶狠而猛烈，看来有些可怕。男性的咆哮声，以及肉体与骨骼撞击的声音响彻四周。因为势均力敌，两人都挨了不少拳，有计划的攻击与打斗，很快的变成扭打。

倾国被推到一旁去，手足无措的看着缠斗的男人们，在担忧着陆磊骥的同时，视线却落在原沧海身上。她心里有着深深的疑惑，那有着粗茧的手掌，以及围绕在身上的劣质烟草气味……“我只是想知道她的下落。”那人忍无可忍的吼叫着，猛力挥出一拳，结实的打中陆磊骥的肋间。当陆磊骥没有倒下，只是略微闷哼一声时，他的眼中浮现敬佩之色。

陆磊骥冷眼看着对方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回敬对方一拳。“为了知道楚依人的下落，你可以不顾其他人的生死。”他脸上浮现冷笑，那模样简直可以称得上阴狠，看得旁人不寒而栗。“就算我知道她的下落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”他撂下狠话。

就像是触及了不该触碰的按钮，那人的眼光变得愤恨，陡然间以巨大的力量压制陆磊骥，危险的气质在此刻成为凶恶的压迫感，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。

“该死的，我受够了。”他咒骂一声，迅速抽出腰间的一把匕首，那森冷的金属衬着他的表情，看来格外的可怕。

陆磊骥勉强闪过，咬牙握住匕首，将锐利的刀锋转向对方，凶狠的微笑着，逼近那人的胸膛，他期待着这个伤了倾国的男人命丧当场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，纵然是多年缜密的计画毁于一旦也罢，他饶不了这个男人。

她原本站在一旁，焦躁而无奈的看着，心中隐约有个声音，提醒着一个她原先漠视的盲点。在最危险的一瞬间，她终于明白了先前的谬误。

“磊骥，住手！”倾国徒然喊道，不顾一切的冲上前来，企图阻止男人间的厮杀，长发在她背后飘散，虽然美丽脆弱，却为了心爱的男人而勇敢。

她的手危险的握住陆磊骥的手腕，眼看着那把匕首就要没人其中一人的胸口，她奋力的争夺着锐利的武器。是不愿意让他随意杀人，更是不愿意看见他误伤了无辜。

“让开，你会受伤的。”陆磊骥嘶吼着，手中的力道因为她的干预而减低。他被报仇的恨意蒙蔽，若不是担心骇着她，他大概已经不择手段的杀了对方。

倾国激烈的摇头，视线落在那人脸上，更加确定了先前的想法。她所熟悉的邪恶不见了，所存留的是一种较为内敛的危险。

“不，你不能杀他。”她深吸一口气，双手因为用力而颤抖着。“他不是原沧海，我们认错人了。”她喊道，说出惊人的真相。

“什么？！”陆磊骥紧皱着眉头，陡然间收回所有力道，后作用力震得娇弱的倾国被撞出数公尺。

他还来不及反应，那个被误认为是原沧海的男人已经收回匕首，迅速闪身到倾国身旁，扶住她险些摔跌在坚硬泥地上的身子。他俯视着倾国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看来有些无奈。“东方小姐果然聪明过人，很少有人可以分辨我跟原沧海的。”他将她扶好，送回陆磊骥的身边。

倾国倚靠着陆磊骥，伸手轻抚着他浓眉间的结，示意他稍安勿躁，由得她先行探问。

“你跟他是不同的。虽然面容一模一样，但是眼神却有着巨大的差别，他的眼里有着惊人的邪恶，那些邪恶遮盖了一切。”她想起在地牢中的种种，原沧海的邪恶让她印象深刻，他甚至因为忍受不了烟草的气味，轻率的下令处死一个人。“你身上有烟草的味道，而原沧海对于烟草全然无法忍受。”对方勾起嘴角，那笑容看来格外的苦涩。“你果然跟她有过接触，只有她会以气味分辨我跟原沧海。”想起楚依人，他深邃的眼眸变得有些黯然。

半晌后他撇撇嘴，收回那把华丽而犀利的匕首，直视着陆磊骥。“很抱歉伤了你的女人，是我太过心急了些。”他抚过刀尖，在欣赏对方身手的同时也有着期待。“你的身手不错，若是有机会，或许我可以再向你讨教几招。”陆磊骥没有回答，只是低下头，黝黑的掌探入倾国的衣衫中，查看她伤口的情况。

他没有心思理会这个男人，一旦确定对方不是深具危险性的原沧海后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落在她的伤口上，担忧着她的伤口会因为先前的种种而恶化。

“伤口会疼吗？”他问道，轻柔地拉开她的衣襟，看见红得刺目的鲜血时，黝黑的脸庞陡然变得苍白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几乎不想理会对方是不是原沧海，光是让倾国再度流血受疼这件事，他就想要对方的命。

倾国摇摇头，脸蛋有些嫣红。她为着他的担忧而感动，但是却无法接受他竟在外人面前急着查看她的伤势。拉开衣衫后，雪白的肌肤上不但有着枪伤，还有着昨夜他留下的烙印。

她谨慎的看着容貌与原沧海无异的男人，发现那人完全无视于她裸露的肩部，只是一脸的焦虑，在两人视线接触时，他又急切的开口。

“很抱歉弄伤了你，我只是想知道她的下落，你应该知道的，那些人告诉我，她是跟随你来到弗伦德尔的。”他期待的说，锐利深沉的黑眸里有着火焰般的渴求，像是在沙漠中行走过的人，在寻找着一口救命的甘泉。

同样的面容，同样的急切，两个男人所寻找的，竟然是同一个目标。

倾国的身子更往陆磊骥的怀中靠去，在对方的眼里看见了某种似曾相识。她能够轻易的看出，这两个男人是因为深深的爱恋，所以天涯海角的追寻着楚依人。她也曾经如此的固执，罔顾所有难关，就是要来到陆磊骥的身边。

只是当追寻变成苦苦相逼，追逐就会成为梦魇。

“你是原沧海的兄弟？”倾国询问道，心中其实已经知道答案。那容貌、身形、甚至是某个不经意流露的特质，都宣告着两个男人其实诞生自同一个家庭。

她仍记得关于原沧海的情报。原沧海是在赢得家族内斗后，才登上原家继承人的位子。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那些家族内斗后失败的原氏兄弟，流散到世界的某个角落，却仍旧为了楚依人而奔波着。

“他是原璇天，原沧海的孪生哥哥，也是当初原氏集团的第一顺位接班人。”沉稳的声音山一旁传来，先前没有任何的预兆，声音的主人就已经来到他们旁边。

两鬓有些灰白的中年男人站在那儿，不怒而成的气势有几分的王者之风，锐利的眼神可以轻易的让人臣服。他有着嫉恶如仇的性格，所有的恐怖

分子听见他的名字，无不气愤得咬牙切齿。

站在他身旁的，则是穿着贴身黑色皮衣的妙龄女子，高傲的神态与中年男人如出一辙，美丽而骄傲，睥睨世间的一切。乌黑的长发覆盖着她修长美好的身段，黑眸在看向倾国时，有一抹笑意。

倾国循声看去，在看见来者是何人时，原本嫣红的脸蛋马上变得苍白。她倒抽一口凉气，水葱儿般的指紧握住陆磊骥的衣衫，一脸大祸临头的模样。

“爸爸，倾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她直觉的更往他怀中靠去。

东方旭看着倾国，从来严峻的表情里有些微的柔和。旁人口中的“商业帝王”，在面对宠溺的女儿时，也只能露出无奈的表情。“不来行吗？我在台湾就料到你来弗伦德尔只会坏事。这几年来不停的阻止你到陆磊骥的身边，结果百密总有一疏，还是让你得知了他的下落。”“爸爸。”倾国迟疑的唤着，心里七上八下。父亲的态度有些奇怪，不似地想像中的激烈愤怒，她原先想好的对策完全派不上用场，一时之间阵脚已乱。

东方旭叹息着，看着陆磊骥，再看看有些心虚的女儿，当看见女儿肌肤上不可能错认的吻痕时，他反常的没有愤怒，只是再度叹气。“她还是缠上你，不顾一切的插手，然后毁了一切，是吧？”他的态度不像是愤怒的父亲，反倒像是在同情陆磊骥。

倾国眯起眼睛，为父亲熟稔的语气感到诧异。她是不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线索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被人欺瞒到最后？“她的固执让人印象深刻。”陆磊骥淡淡的说，神色有几分的不自然，视线在有意无意间避开了倾国。

“的确，她若是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情，就绝对不可能失败。”东方旭同意道，偏头示意倾城上前。“带她去敷药，她的伤口必须包扎。”他有些心疼的看着倾国，虽然她有些咎由自取，但是身为父亲，看见女儿受伤，心里总是不舍。

唯一感到安慰的，是陆磊骥将她照顾得很好。刚刚陆磊骥与原砭天厮杀的情况，他全然看在眼里，陆磊骥是真的为了倾国而不顾一切，这个男人是真正爱恋着他那令人头疼的长女。

倾城点点头，轻盈的上前扶住倾国，小心翼翼的走入仓库内。在倾国的指示下移开玫瑰花，发现那张凌乱而满是玫瑰花瓣的大床。倾城挑起弯弯的秀眉，拿起一旁的棉布沾上药膏。

“看来在我们还没赶来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把能做跟不能做的事情都做尽了。”倾城调侃着，拉开姊姊的衣襟。在看见雪白肌肤上的枪伤与吻痕时，她震惊的轻眨几下眼睛。

“天啊，我真的低估了你。苦肉计跟美人计双管齐下，也难怪陆磊骥会乖乖由得你手到擒来。我刚刚在外头瞧见，他看着你的眼神，简直热烈得过头，只是看见你流血，就愤怒得要杀了原砭天。要让陆磊骥失去理智可不容易，看来他真的臣服在你的石榴裙下了。”倾国露出甜美的微笑，澄澈的双眸里有几分狡诈。“要让他失去理智的确不容易，不过我很高兴能够打破他原先的冷漠。”她咬咬唇，脸蛋微微的嫣红，柔软的手掌覆盖在胸前，想起前一夜他在激情时，是如何将吻痕烙印在她细致的肌肤上。

褪去那层冷漠无情的外衣后，他的本性热烈似火。昨夜的缠绵已经足以证实一切，她所爱恋的男人，有着火焰般的人的灵魂，在给予的同时激烈的需索着她的所有付出。

倾城替她敷药，在她疼得细声哀鸣时挑起秀眉，好奇的问：“能不能告

诉我，难道连枪伤都是你当初预谋好的？”“不，枪伤是突发事件。”倾国的手轻覆着那些吻痕，笑容有些神秘而羞怯。“不过，这些就真的是预谋的了。我知道你们会很快的赶来，如果让他碰了我，我就等于全盘皆赢。”这才是她的如意算盘。

倾城恍然大悟的点点头，黑眸里却有几分看好戏的意味。她动作俐落的包扎好姊姊的伤口，状似漫不经心的说：“你的确聪明，整件事情十之八九都被你料到了，短短的时间里就把陆磊骥从不情愿转变成死心塌地。”她观察姊姊的表情，之后微笑着说出谜底。“不过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，其实老爸本来就想把你许给陆磊骥？”像是陡然间被雷电击中，倾国的所有动作都冻结了。她极为缓慢的皱起眉头，像是不太能确定刚刚究竟听见了什么。父亲先前的态度、陆磊骥的尴尬，以及倾城所说的种种，似乎暗示着某个更深远的内幕。

“你最好解释一下。”半晌之后，她十分缓慢的说道。本来就想？她思索着倾城话语中的含意，原本眉飞色舞的模样，逐渐转变成沉思。螳螂捕蝉，总忽略了黄雀在后，她多年的步步为营，舍弃一切身段，就是为了诱惑他爱上她，但是在处心积虑下，她竟没有看穿有着更深层的内幕在运作着。

“需要我解释吗？你够聪明的，一定能够明了。其实你到现在还没有看穿一切，这让我十分讶异。真的是当局者迷啊，你眼里只容得下陆磊骥。换做是平常的你，可不会那么容易被骗着。”倾城微笑着，难得看见姊姊困惑的表情。

倾国瞪视着妹妹，逐渐看清先前忽略的种种。

父亲原本就想将她许给陆磊骥？那么先前的反对，不愿意让她接触陆磊骥又是为了什么？她原以为父亲是想保护她，不让她涉入危险。但是从先前在仓库外的谈话看来，他们似乎早已熟识，而父亲不让她前来，除了安全上的顾虑外，更是为了阻止她干预陆磊骥的工作。

倘若陆磊骥只是一个为金钱而不择手段的特务，怎么会在她遭受危险时，遗弃了特务最重要的信誉，将她救出王宫。她早已知道他并非邪恶背德的男人，更从那些农家的口里得到证实，他其实有着关怀旁人的灵魂。

他并不邪恶，为何要在黑暗的世界里流连？他的行为，以及父亲的态度，已经足够让她看清一切。

男人们缓慢的走入仓库，三人高大的身形让仓库显得有些狭隘。从他们的表情看来，似乎已经达成某种协议。

倾国看着陆磊骥，再看看父亲，弯弯的眉紧皱着。“原来你们都在骗我。”她不悦的指控着。

陆磊骥微微一笑，走上前来旁若无人的轻吻着她光洁的额，安抚着她因为被隐瞒欺骗而产生的怒气。他微笑着，知道能骗倒她，是最难得的事情。

“倾国，彼此彼此。你也用那些传说流言欺骗了我。而我，只是没有透露底细给你，相较之下，你的罪应该比我还重才是。”他轻抚着她的发，笑意里有着深深的温柔。

褪去冷硬的外貌后，他的温柔全因她而生，而那些温柔理所当然的只能用来呵护甜美的她。

他其实是东方旭手下“鬼魂”成员之一，在多年前接下任务，化身为黑暗中执行者。

他的身手以及严酷，让他声名远播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一步步的接近

各个恐怖组织的核心，收集着证据，转交给东方旭。为了融入黑暗，他斩断了与光明的一切联系，变得冷酷而漠然，直到她的甜美温暖，逐渐融化渗入他贫瘠空无的心。

就连多年前的那场见面，他也是为了保护她才现身的，但怎么知道，初次的见面就注定了之后的纠缠。没有人能够拒绝温柔而固执的她，他当然也不例外，就算是失去了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也好，他无法看见她受到任何伤害。

属于她的甜美光芒，深深的烙印在他的神魂中，让他将她记得那么牢。她的温柔与光亮，渗入了围绕他的重重黑暗，给予他些许的温暖。如同最温柔的光芒，缓慢的包围了他，替他赶去陷溺黑暗的梦魇。

倾国咬咬唇，转头看着父亲，眼里有些微的埋怨。“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？”她想起年少芳华时就对陆磊骥的爱慕，而父亲全看在眼里，却不曾透露过半句。

东方旭也皱着眉头，有些无可奈何的看着宠溺多年的长女。“这不能怪他，当然也不能怪我。谁要你眼光这么高，一挑就挑中了我属意的人，但是当时他身上还有任务，当然不能由着你胡来。我本来想再过一些时日，就安排他卸下任务，那时再让你们见面的。”“我知道你曾经派人潜伏在恐怖组织里，这些年来能够顺利的破获一些恐怖活动，都是因为那人提供的情报。但是我从来不曾想过，磊骥就是那个接受命令，隐身于黑暗中的人。”她紧靠着他高大的身躯，紧紧的拥抱着他，身体有些颤抖。

倾国不断想起，这个任务是多么艰辛而危险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竟默默的承受着。她的眼里有着水雾，因为他这些年来的危险及孤独而难过着。

“他是‘鬼魂’中最优秀的成员，经手的任务从不曾失败。这一次若不是因为你的贸然破坏，他的身分也不会遭到原沧海的质疑。”东方旭责怪的看着女儿。两个女儿都是他的心头肉，从小就疼宠得不得了，使得她们根本不畏惧他的权威。

倾国甜美娇柔，却聪明固执得令人头疼；倾城骄傲冷静，有着睥睨人间的傲然。这对姊妹，若不是特别而优秀的男人，如何能够掳获她们的芳心？

“你早就知悉了原沧海的行径，所以才接受他的委托，跟随在他的身边？而为了我，你抛下多年来经营的身分，暴露了与东方家的关系，在凯森的手上救了我。”倾国询问着，逐渐明白为何当初在王宫中，他会硬下心来将她打昏，交给原沧海。

“你让我别无选择啊，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你受苦？”那时，他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，在苦苦思索之后决定舍下多年来的成果，执意将她救出危险。

倾国的心是满溢的，她的身躯不由自主的颤抖着，因为他为她所舍弃的，是多年来潜身于黑暗中的名声。为了她，他将再也无法隐身于黑暗之中，任何人都会知道，他为了东方倾国而背叛委托者。

没错，这的确是她所想要的结果，逼迫得他不得不爱上她，不得不跟随她回到光明的世界中。只是在知道他的付出如此庞大时，她竟有着落泪的冲动。

陆磊骥也紧抱着她，即使在她父亲面前也不肯放手。他已经认定了她是他的伴侣，就算是东方旭不首肯也罢，在她再度闯入他的怀中时，就已经决定了，他今生是要定了倾国。

在感受到他的环抱时，她紧紧咬着唇，用尽力气拥抱着他，暗暗发誓要

与他共度一辈子。

“磊骥早就观察出原沧海将在弗伦德尔建造出毒品王国，在我还没有行动时，你就带着楚依人冒险的跑来了。我凭着你体内的微型发讯器得知你的所在地，所以才能找到这里来。至于原碇天，则是在上岸之后才见面的，他急着寻找楚依人的下落。他跟我是旧识，只是多年不见了。”东方旭解释道，在看见凌乱的床铺时，浓眉紧紧的皱起。早就料到女儿会不择手段，但是亲眼看到“证据”时，还是有些怵目惊心。

“原沧海并没有找到她，否则也不会发疯般在弗伦德尔的各处寻找着。”倾国缓慢的抬起头来，仍旧依偎在陆磊骥的怀中，看来就像是甜美柔弱的小女人，只是那双澄澈的眼里，有着深思的光芒。

“那么，她在哪里？”原碇天急切的询问道，黑眸里的神色有些吓人。他追寻了太久太久，纵然在玫瑰迷宫里的那一夜，她无数次的拒绝，之后骇然的离去，但是在得知她遭受危机时，他的心宛如被利刃刺穿。

“在这个岛屿上，有什么人可以囚禁起她，却不破原沧海发现？王家军队寻找了多日，竟也没有发现楚依人的踪迹，农民们似乎也不曾见过楚依人。”倾国沉思着，半晌后才抬起头来，坚定的望向原碇天。“我猜测楚依人应该是被凯森囚禁在王宫里，一处尚未被原沧海发现的地方。”虽然知道他并非原沧海，但是看见那么神似的眉目，她还是有些微的恐惧。

“凯森有什么理由囚禁楚依人？原沧海是他的主子，他自然知道楚依人对原沧海有多么重要。”倾城皱着眉头，修长的身段站立在一旁，长发垂下的模样冷淡却美丽。

“野心。”陆磊骥淡淡的说，抬眼看着东方旭。潜伏在弗伦德尔数月，他自然观察出不为人知的细节。“凯森不愿意长久受制于原沧海。他是弗伦德尔的国王，当然想要掌握实权。他或许是想以楚依人威胁原沧海，也或许是想取得楚依人的帮助，将弗伦德尔建造成毒品之岛。”“你当初安排离岛救治的那几个少年，医生证实是中毒过深，想来毒品之岛的建造已经开始了。”东方旭缓慢的说道，不怒而威的面容上有着愤怒。他是个嫉恶如仇的人，怎么受得了看见罪恶滋生。

倾国想起了在地牢中，原沧海取来的口红。想到那个邪恶的男人，曾经替她描绘着唇形，她的胃莫名的痉挛着。“我记得在王宫的平面图上，有着一处空白，听说是一座巨大的温室。我猜想他们应该就是逼迫那些少年，在那里种植毒品，然后再以少年们做为实验品。”她以颤抖的指轻触着唇，想要抹去先前的记忆。“我看过他们制造出的毒品，要是真让那些毒品外流，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。”“那就毁了它们。”东方旭简单的说道，口气不容转圜。

“意思是，我们仍旧必须进入弗伦德尔的王宫内？”倾城挑起弯弯的柳眉，俐落的将长发束起，看着始终靠在陆磊骥怀中的姊姊，她在心中猜测着，安然度过此次危机后，大概会添一名姊夫。

“不论是为了毒品，或是为了楚依人，我们都必须再度进入王宫。”倾国说道，视线转向原碇天，在对方眼里看见深深的焦虑。她不明白楚依人与这对孪生子的纠缠，却直觉的感觉到，原碇天对于楚依人而言，应该是较为安全的归宿。

“你不准去，好好的待在这里。”陆磊骥沉下脸来，低声说道，不愿意看见她再度涉险。

“待在这里也不见得安全，说不定在你进入王宫期间，我就会被王家军队给抓了。

如果真的担心我，就让我留在你的身边。”倾国才不听他的命令，就算是有危险也罢，她就是不愿意与他分离。她弯起温润的唇，甜甜微笑着，双手捧住他的脸庞，抚去他紧皱的浓眉，声音放至最软。“再说，楚依人是我带来的，我必须亲眼看见她安然无恙。

而且我仍记得王宫的平面图，别忘了我虽然手脚笨拙，但是过目不忘，能够准确的带领你们找到地牢或是实验室。”“你怎么会有王宫的平面图？”陆磊骥笔直的看着进她的眼里，心中有种不安的预感。

他所爱恋上的女子虽然娇柔甜美，但是绝对深知以柔克刚之道，她懂得以甜美的笑，融化旁人的拒绝。

她澄澈的眼里有着笑意，有些羞怯的滴溜溜转着，看来宛如精灵般俏皮可人。“为了知道你是住在哪间房间，我买通了王宫里的仆人，让她为我画了张平面图。另外，我连王宫外那座玫瑰迷宫的路径也记起来了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领着你们穿过那座迷宫。”她努力劝说着，笑容里有着把握。“带我去吧，我很有用的。”她猜测陆磊骥在弗伦德尔居住许久，但是未必能够记住整座庞大迷宫的所有路径，虽然她笨手笨脚，但是基于种种考量，末了他们还是必须带着她前去。

果不其然，陆磊骥在半晌后低低的咒骂几声，之后笔直的看着进她的眼里，无比慎重的说：“我带你去，不过千万记得，绝对不可以离开我身边，听到没有？！”为了尽快结束在弗伦德尔的任务，他只能答应。

其实在他的心中，仍旧担忧着她的伤势。虽然简单的包扎与上药，但是他仍担心着，急切的想带她回台湾，接受精密的医疗。

“当然听见了。”倾国微笑着，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聆听他强而有力的心跳。视线在与倾城接触时，温润的唇弯成一个狡诈的笑，像极了刚偷吃完整碗奶油的猫儿。

东方旭在一旁摇摇头。除了感叹女大不中留外，心中还有些困惑。

他突然不能确定，将最惹人头疼的长女许配给陆磊骥，这封他最得力的部下来说，到底是一种奖励，还是惩罚？

第九章

莹白的月高悬于漆黑的夜空，在夜里风仍旧吹得狂乱，大量的乌云缠绕放天边，月光因为乌云的遮掩而时明时暗。

倾国跟随在陆磊骥身后，纤细的手始终被他黝黑的掌握着，躲避过弗伦德尔王宫内的巡逻军队，虽然她的笨拙手脚，很容易成为他的干扰，但是好在他身手矫健，几次都避开了巡逻的军队，顺利的往温室前进。

她穿着深色的斗篷，遮盖住美好的身段，两人的身影在夜里犹如两个飘动的魂魄。

她紧握着他的手，尽力跟上他的步伐。

至于东方旭与倾城，则是靠着倾国凭记忆绘下的地图，到地牢中寻找着囤积的毒品。

原砭天因为担忧楚依人，怀疑凯森会将楚依人囚禁在地牢中，所以跟随他们往地牢而去。

危险在四周窥伺着，但倾国却始终不觉得恐惧。她的手被仔细的包裹在他的掌心，他的体温给了她勇气，也让她不可思议的感到安心。只要有他的陪伴，她将不会孤单，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不论外界的风风雨雨如何，她的心已经找到了归宿。

看着陆磊骥的背影，她偷偷的微笑着，笑容甜美而有些羞怯。她没有注意四周的动静，只是静默的跟在他身后，跟随他前来只是不想离开他，不论再危险，水深火热她也愿意跟随他走过。

想得太入神，甚至连他停下脚步，她都没有发觉，在他徒然停止时，她撞上他高大坚实的身躯。脸儿被撞得有些疼，她低呼一声，轻按住被撞疼的脸庞。

“在想什么？这么不专心。”陆磊骥皱起眉头，第无数次怀疑让她跟来是不是明智之举。在危机一触即发的此刻，她竟然还笑得幸福盎然，没有提高警觉，反而一脸的若有所思，迟钝的撞上他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的脸微微的嫣红，低下头来仿佛在反省，实际上却是用低头的动作避开他锐利的审视眼光。

“该死的，我不该被你说服，不该带你来的。你的伤还没有痊愈，需要充分的休息。”陆磊骥低声咒骂着，想起在仓库中的那一幕，困惑着为何会被她说服，带着她进入重重危机中。似乎一接触到她甜美的笑，以及澄澈温柔的眼，他的自制力就会崩解，纵然知道不该，却也难以拒绝她的要求。

倾国淡淡的笑着，双手环抱着他高大的身躯，将面容贴上他的胸膛，给予他保证。

“别担心，我的身体好得很，我不需要休息，只需要一直留在你身边。我们快些把这里的种种结束，之后一起回台湾去。”她柔声的说，在微凉的夜里享受着他的体温。

他吻着她的发，无言的给予承诺。用力的抱紧她后，他再度握住她的手往温室前进。

知道要是再亲密的搂着她，或许就难敌她的甜美诱惑，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即将面临的危机上。

在高大建筑物环绕之间，有一座巨大的温室，透明的玻璃在月下保护着温室内的众多植物。陆磊骥取出特别的仪器，贴在玻璃之上，之后无声的敲破其中一块玻璃，顺利的领着她走入温室。

在幽暗的月光之下，那些植物开着淡红色的花朵，花瓣薄而往外开展，犹如一片薄薄的裙摆，美丽的姿态让人难以想像，它其实是最致命的植物。

倾国以月光端详着，诧异的低呼：“罂粟！他竟然种植了这么多的罂粟。这些罂粟所提炼的毒品，将可以成为一个恐怖组织的充分货源。天啊！他是真的想将弗伦德尔建造成一座毒品之岛。”她纤细的手轻覆着温润的唇，压抑着那声骇然的低呼。

虽然早就料到这个岛屿上种植着毒品，但是她没有想到为了解决温度与土壤的问题，原沧海竟然建造了这么大的温室，培育了大量的罂粟。多么可怕的男人，从眼前的罂粟花田，就可以感受到那人的不择手段。

陆磊骥紧抿着唇，生来敏锐的直觉感受到逐渐逼近的危机。他缓慢的将倾国拉到身后，谨慎的往温室内部走去。高大的身躯有着最稳健的步伐，宛

如森林中行走的野兽，脚步触地没有半点的声息。

在温室的深处，有着一张工作台，上面满是最精良的设备，看工作台上凌乱的模样，似乎先前才有人在此研究过。一本笔记本上，有着娟秀的字迹，记录着研究的点滴。

倾国上前查看着，视线在触及案桌上的一条素色丝绢时，心中不由得一震。她拿起手绢轻嗅着，闻见一股绝对不可能错认的花香。她抬起头来，表情有些焦虑担忧。“这是楚依人的手绢，我曾经看她使用过。我们的猜测没错，她真的被囚禁在王宫之内。”陆磊骥没有回答，他陡然握住倾国的手，用高大的身躯挡住她，锐利的视线紧盯着温室的一处，深沉阴鸷的黑眸里有着激烈的恨意，像是恨不得将那人碎尸万段。

穿着华丽的凯森缓慢的走出阴暗处，手中拿着枪枝护身，虽然陆磊骥的神色让他胆战心惊，但他是堂堂一国的国王，手上又拿着枪，根本不用害怕才是。他勉强维持着优雅的举止，视线却不太敢与陆磊骥接触。

先前的那一场争斗，他开枪伤了倾国，陆磊骥几乎因为气愤而疯狂，狠狠的重击他，直到他因为剧痛而昏厥。要不是众多的王家军队赶到，陆磊骥甚至可能当场就要了他的命。直到如今，他的身上仍有着严重的伤痕，全是那日留下的证据。他心里极度痛恨陆磊骥，恨不得将眼前这对男女碎尸万段。

他的视线先是落在倾国身上，之后缓慢的微笑着。“我还以为那一枪足够要了你的命，没想到你不但命大，而且还敢自投罗网的潜入王宫之内。”他偏头看着她手上的丝绢，笑容变得更加得意而邪恶。“没错，是我囚禁了她，连原沧海也不知道这件事情。

我已经受够了被他摆布，有了楚依人的帮助，我就可以摆脱原沧海，她可以为我精研出最好的毒品。”“你私自囚禁楚依人，原沧海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倾国摇摇头，看出对方已经因为野心而疯狂。说穿了凯森也不过是个傀儡，真正掌权且有着可怕能力的人，是那个始终隐身在黑暗中的原沧海。

凯森无法明了这一点，妄想着要摆脱原沧海的控制。傀儡失去了支柱，要如何存活？一阵诡异的风吹过，摇晃了满园的罂粟，温室中有着某种令人迷乱的气息。所有的事端都因为楚依人而起，她有着让人疯狂的魔力，不论是她的天赋，或是她的美丽，早就注定了她的不凡。所有的人都在争夺着她，像是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个个都无力挣脱。

凯森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却仍勉强振作着。他举起手中的枪，瞄准眼前的男人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报仇。“那不关你们的事。我将会成为弗伦德尔真正的国王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我。”他的嘴角有着满足的微笑，眼里只看得见将来的美好远景。

倏地，一条极细的银丝出现在陆磊骥的手中，他以精准的力道抛出银丝，准确的勒住凯森的手腕，只是轻微的一拉，银丝成为牢不可破的束缚，划破了凯森手腕上的肌肤。

凯森尖叫一声，手腕的剧痛让他无法继续握住枪枝。枪枝因为他的松手而落地，而他的手腕仍旧被银丝束缚，那细密的金属陷入他的肌肤，划割着手腕的神经网络，大量的鲜血沿着手腕滑下，他看得魂飞魄散。

“这一次，可没有那么容易让你伤到她。”陆磊骥缓慢的冷笑着，阴影与光明在他的面容上交替着，让此刻的他看来格外危险。

他多年来潜身于黑暗中，自然有着俐落而令人惊叹的身手，那条银丝是他惯用的随身武器，有着极佳延展性的银丝，可以轻易的取人性命。

凯森疯狂的挥动手腕，却怎么也无法摆脱。他能够感觉到大量的鲜血流出身体，而手腕间的剧痛让他疼得撕心裂肺，仿佛手腕即将被那条银丝绞断。

“磊骥，别杀了他，他不值得的。”倾国在一旁看着，亲眼看见凯森的脸变得极为苍白。甚少看见如此血腥的场面，她紧握着陆磊骥的衣袖，直觉的不愿意看见他杀人的景况。

她不希望凯森的鲜血溅污了他，她想要将他永远的带离黑暗，自然不希望他在血腥中陷溺。

陆磊骥眯起眼睛，静默的看着哀号求救的凯森。虽然表面仍然维持平静，他其实被愤怒之火烧灼着。倾国受伤的情状还历历在目，当凯森再度执枪瞄准倾国时，他的理智早已绷断。

这一生有半数的时间潜身在黑暗中，多年来她的温暖光芒几乎成为他的支柱。但直到她受伤昏迷时，他才真正惊觉，她对他而言有多么重要。在不知不觉间，她的甜美已经渗入了他冷硬的生命，成为他神魂的一部分，如何能够承受得起失去她的强烈心痛？“磊骥？”倾国低唤着，困惑的眨着澄澈的双眸，不明白在危机重重的此刻，他为何会如此看着她？灼热而激烈的目光，就仿佛他们此刻是独处的，也像是在承诺着某件永恒而美好的未来。

在黑暗的角落，一把华丽而锐利的匕首突然窜出，锋利的刀刃轻易的割断银丝。银丝先是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接着被崩裂绞断，在黑暗之中，带着光芒的银丝散落着。

凯森握住鲜血直流的手腕，表情从苍白转变成喜悦。因为后作用力，他跌入研究器材中，身上沾满了芬芳的精油。“原先生，救救我。”他呼唤着，看见那个拿着一盏烛火，从黑暗中走出的高大男人。

倾国屏住气息，僵硬的转过颈项，看着神态优雅如贵族的男人走出黑暗，这一次她不会再错认，那邪恶的气质已经昭告了他的身分。只是远远的看着，她就能够感受到那股弥漫四周的深刻邪恶。纯粹的邪恶是包裹在优雅的表象之下，那是一种令人移不开视线的魔力，仿佛生来就是众人的焦点，能够轻易的摄人心魄。

原沧海却对凯森视若无睹，对着倾国露出微笑，那表情十分友善，像是他从不曾将她送进狼堆中。他是那种能够笑着杀死对方的可怕男人。

“东方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是令人惊讶，我原本以为当初给你的‘招待’，就足以让你香消玉殒了，毕竟那些男人已经太久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美丽的的女人。”他的话里有着最可怕的暗示，倾国惊喘一声，本能的往陆磊骥的身边靠去，在感觉到他温暖的体温时，心中的恐惧才稍微平静了些。“很遗憾，那一晚虽然惊险，但我还是安然逃过一劫。”“没有人可以伤害她的。我不允许。”陆磊骥淡淡的说，视线紧盯着原沧海。他受雇于原沧海数个月，自然知道眼前的男人有多么的邪恶可怕。

“你不允许？”原沧海挑起眉，诧异的看着陆磊骥。“是因为她的美丽吗？所以你甚至背叛了我这个委托人，救出她逃离此处。我实在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抛下一切。”他审视着倾国，想起了另一个女人，幽暗的视线里增添了一丝遗憾。

“为了楚依人，你不也能够抛下一切？”倾国一针见血的问道，看见他的神情徒然流露出疯狂。只是那神色很快消失，原沧海还是一派优雅的模样，仿佛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他的平静。

只有倾国看出，在提及楚依人的时候，原沧海的双眸里有着疯狂的光芒，

那神情与原砵天极为相似。这对兄弟不但在容貌上酷似，就连在提及楚依人时，态度也是相似的。

毋庸置疑，他们都爱恋着那个美丽的女子。是否正因为这样热烈而疯狂的追逐，所以楚依人必须浪迹天涯？“我不用抛下什么，我有能力为她建造一切。弗伦德尔就是我为她建造的，那些旧种玫瑰，以及大量的研究设备，都是为她而准备的。我花了几年的时间，为她建造这座岛屿，就等着她来到此处，接受我的心血。”原沧海说道，视线紧盯着倾国，急切的解释着。

“她不会接受的，如果她愿意接受，在最初知道是你在背后控制一切时，她就会走入你的怀中。事实已经证明，她不愿意接纳你，更不会帮助你研发毒品。”倾国喊道，无法忍受原沧海的自作多情。为了得到一个女人，他可以毁去这个世界，纵然在爱情的世界里该是全然的自私，但是他的私心实在太过惊人。

原沧海没有被激怒，只是静默的挑起眉。“她的勇敢莽撞，也是你会迷恋上她的原因吗？”他询问着陆磊骥，态度像是在询问天气般自然。“男人的一生，总会迷恋上一个女人。”他若有所指的说，之后视线落在凯森的身上，那视线在转眼间变得冰冷。

“原先生……”凯森可怜兮兮的喊道，隐约感到大祸临头。他无法接触原沧海的视线，几乎可以在那双冰冷的眼睛里看见死亡。

“你知道我在找寻她，却私自囚禁了她。”原沧海缓慢的说道，拿回那把先前拯救凯森的匕首，放回腰间的特制皮袋中。

凯森哀号着，拚命的摇着头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的身躯剧烈发抖着，已经预知了自己的下场。跟在原沧海身边多年，他太明了原沧海有多么心狠手辣。

原沧海则是态度轻松，那优闲的模样，像是决定舍去最无关紧要的身外之物。“这座岛屿是为她而建造的，既然她不接受，那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”他走上前，烛火在他的掌间明灭着。“你是这个岛屿的国王，就由你来为它陪葬吧！”他淡然的说，优雅的将烛火投向满身是精油的凯森。

陡然之间，熊熊的火焰在原本幽暗的温室中乱窜，照亮了夜晚的黑暗，凄厉的吼叫声，以及人类肌肉被烧灼的可怕气味弥漫在四周。被火焰灼身的凯森吼叫着，全身着火的扑进罌粟田内，连带的让整园的罌粟开始燃烧，浓烟弥漫了整间温室。

“别看！”陆磊骥遮住倾国的眼，不让她看见如此可怕的景况。他紧紧抱着她，感受到她的颤抖。

“魔鬼，他是魔鬼。”她颤抖着，无法克制那阵由灵魂深处窜出的惊骇。这一生不曾看过这么可怕的事情，她难以相信世上会有人邪恶到这种程度。

原沧海微微笑着，退开几步像是在观赏眼前人间炼狱般的景况。当火势焚烧四处，他全然不觉得心疼，眼睁睁看着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。这些罌粟，甚至连那些囤积的毒品都不重要，他眼里、心里只容得下一个美丽的倩影。

“我去救出她，之后带她离开这里。要是有机会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们必须要活着离开这里。东方小姐，我们后会有期了。”他礼貌的说道，绅士的行礼，之后转身离开烟雾弥漫的温室。

“不！”倾国喊道，一瞬间焦虑克服了恐惧，她挣脱陆磊骥的怀抱，匆忙的奔上前去，妄想着要阻止原沧海。

她无法眼睁睁看着原沧海去寻找楚依人，那么邪恶的男人，难以想像他

会怎么对待楚依人。几乎可以确定，要是眼前的一切成为灰烬焦土，楚依人也不幸死去，他也会从灰烬中找出她。

但是浓烟弥漫了眼前，所有的道路都不见了，连罌粟田也燃烧着旺盛的火焰，燃烧后的浓烟有着炙人的温度，产生了使人晕眩的烟雾。倾国边咳边奔跑着，只走了几分钟就无法再前进。

浓浓的烟雾包裹着她，让她的神智逐渐朦胧。她摔跌在地上，再也无力行走，只能用手蒙住口鼻，吃力的呼吸着。

“该死的，你在做什么？！”一双有力的臂膀从浓烟中窜出，将她拉回安全的怀抱中。

陆磊骥气急败坏的看着奄奄一息的她，几乎被她莽撞的行动吓得昏厥。

当倾国从他怀中奔出去时，他的心跳几乎停止。浓烟本来就足以夺去人的性命，更何况燃烧的罌粟会散发令人晕眩的气味，她的身子娇弱，根本没有办法在浓烟中行动，走不了几步就可能致命。

“我必须阻止他……阻止他去找楚依人……”她边说边咳，已经无法呼吸。她的身上仍有着伤，尚未痊愈的身子怎么受得了如此的折腾？“她不会有事的。”陆磊骥仓促的说道。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，他实在无法确定楚依人的安危，眼前他只能保护倾国，让两人安全的逃出去。

温室的玻璃因为高温而爆炸，大量的烟雾流窜在整座宫殿中，火势逐渐蔓延，火焰舔吻过整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就连那座玫瑰迷宫也无法免去噩运，陷入重重火海内。那火焰蔓延到整座岛屿，这座玫瑰之岛在火焰中颓倾了。

陆磊骥用衣衫将她包裹在怀中，像是抱着今生最重要的珍宝，他不顾火焰烧灼在身上的疼痛，疯狂的往前冲去。在浓烟之中，他找寻到正确的道路，衣衫褴褛的他撞开玻璃门，摔跌在温室外的地上，终于脱离了火焰的纠缠。

在温室之外，东方旭与倾城一脸焦急的等待着，在看见狼狈不堪的两人时，诧异的连忙上前来。

“你不是说只要毁去研究室里的研究成果就好了，怎么会突然放火？”东方旭询问着，在看见陆磊骥掀开衣衫，倾国昏迷苍白的面容时，他的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。“怎么回事？倾国她怎么了？”“火是原沧海放的，他打算要毁掉这一切，让所有的人陪葬。”陆磊骥匆促的说道，以手轻拍倾国的脸颊，发现她已经昏迷不醒时，他的手有些颤抖。深吸一口气，他撬开她的唇，将新鲜空气哺入它的口中，执意唤醒她。

“醒过来，倾国，别离开我。”他低声唤道，不肯让她睡去。那些浓烟里有着致命的毒素，要是让她轻易的睡去，将会有生命危险。

他怎么能够失去她？这些年来，他依靠着她的甜美而存活，要是在此刻失去她，他是否又会陷入深深的黑暗中？他不断的将空气哺入她的口中，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双手不停的颤抖。

他应该是冷静自制的，但是当他知觉已经爱恋上她之后，那些冷静与自制早就烟消云散，他只知道无法失去她。从她为他挡下那一枪时，心中就已经知道，她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他的神魂中，这一生再也无法抹去。

像是经过一世纪般久远的时间，倾国剧烈的咳着，缓慢的张开眼睛。“耗钱？”她困惑的唤道。在昏迷之中，她不断听见它的呼唤，执意而固执的将她从黑暗中拉回来。

其实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，那些浓烟只是让她暂时昏迷，但是陆磊骥紧张而急切的模样，让她的心感受到巨大的喜悦。他那么急切的呼唤她，

执意要唤醒她，仿佛将她当成最重要的珍宝，这一生再也不愿意放手。

倾国从他焦急的面容之后，看见火光漫天的景象。这个国家的美丽颓倾了，在慌乱与危机间却成就了她长久的恋情。她紧紧的拥抱他，知道这一生可以永远的依偎在他宽阔的胸膛上。

“老天。”他亲吻着她的发，用力抱紧她软弱的身子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没有死神夺去，仍旧安稳的躺在他的怀中。“永远永远都不许再去涉险，听到没有？”他摇晃着她，无法想像她再度涉险的情况。就算是回到光明，不用再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他也可能被她莽撞的行为吓出病来。

“我不会涉险，我只想待在你身边。”倾国享受着他的拥抱，苍白的脸庞上有着甜美的微笑，看来仍是美得令人难忘。她的眼里有着些许光芒，低垂着长长的眼睫毛，遮掩着澄澈眼中的光亮。“只要你答应，回到台湾之后就娶我，那我就保证一辈子安分的当你的妻子。”她的声音柔软，让人无法拒绝。

倾城看见姊姊眼里的光芒，暗暗在心里摇头。女人的固执真是可怕，就算是刚从鬼门关前检回一条命，她也可以乘机要求许诺。倾城对姊姊简直佩服到极点，心中知道回到台湾不久后，东方家大概就要办喜事了。

陆磊骥却没有发觉她的甜蜜小计谋，只要能让她停止涉险的举动，他什么都愿意答应，更何况娶她为妻本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。“我答应你，你将是我的妻，我会一辈子守护着你。”他许诺着，吻上她娇柔如花瓣的唇。

难以追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爱恋上她，或许是在最初的那次见面中，她的甜美模样就已经停留在他的心中。这么多年来，始终挥之不去，是因为那无法承认的渴望。

当她走入他的怀抱，他的生命才再度有了光明。

四周燃烧着漫天的火光，而他们却丝毫不在意。在彼此的怀中，他们已经找寻到了今生的永远。

在他承诺的吻之下，她温润的唇，变成一个甜美的微笑。

整个岛屿的玫瑰花都在燃烧着，炙人的温度、熏人的香气、灿烂的火焰在夜里交织成瑰丽而诡异的景象。深红色的花瓣在空中燃烧，也散落了一地，伴随着燃烧的火焰，宛如一片血海。

玫瑰迷宫也燃烧了，火焰包围四周，堵住了通道。而在燃烧的迷宫中，一个美丽的女子慌乱得有如落入陷阱的小动物，火光映在她的面容上，竟让她看起来美得不可思议。

精致的五官，以及绝美的面容，她有着令人着迷的魔力。

楚依人慌不择路，在迷宫中胡乱找着路。囚禁她的地牢被毁坏，她在混乱中逃出，贸然闯入迷宫后却被火焰逼得无处可逃。然而，让她无处可逃的，不仅仅是那些燃烧着的火焰。

激烈的呼唤声由远而近，虽然方向不同，但是两个男人都在嘶吼着，同时都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。

“小依！”那些男人吼叫着她从不曾被旁人唤过的小名，她死命的捂住耳朵，不敢去聆听，而那些声音却从记忆中涌现，纠缠着她的神魂。每一句呼唤，都让她的心疼痛一次。

那个小名，只能由他们呼唤。

他们在呼唤她，因为知道她近在咫尺而疯狂着，声嘶力竭的吼叫，回荡在整座燃烧的迷宫中。这座迷宫是为她而建造的，理所当然将因为她而毁灭。

众多的花草、众多的生命，全由得她操控。

只是医者难自医，她能够将沙漠变成沃土，可以点石成金，可以轻易的利用花草要人生，或是要人死，但是却医治不了自己心中的伤痕，以及那深埋许久的恐惧。

如果可以，她想调制一碗孟婆汤，不知名的汤药融了世态炎凉、融了岁月芳华，或许一口饮尽后，忘却醉生梦死，就连与她生死紧密纠缠的那对兄弟，她也能够忘怀。剪不断、理还乱，如果不遗忘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

她的名字被呼唤得久了，竟类似一句诅咒。他们不肯放过她，不论追逐她的，是她最恐惧或是最深爱的男人，她别无选择的只能逃走。

但她能逃得了多久？她又听见那声激烈的呼喊，愈来愈近，近得像是要从四周的火焰中伸出一双臂膀，将她牢牢的囚禁一生一世。她已经逃得太久了，漫长的数年里，躲过一处又一处，却始终逃不过那苦苦的追寻。

所有传奇都有结束，她与那两个男人是否也该有个了结？火焰在植物的顶端燃烧，像极了一朵灿烂的花，她慌乱的走着，心跳得格外激烈。

就在一处转角，高大的身影矗立在那儿，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拉入怀中。

楚依人的身子在瞬间僵硬，过多的恐惧冲刷着她的神经，她只能缓缓的抬起头来，看进那双幽暗的黑眸里。她当然认得出他是谁，虽然李生子同样的优秀而相似，但是两人的气息还是有些不同。她与他们是一同长大的，仿佛是命运早就安排好的纠葛，她从小就能轻易的分辨他们。

在他的背后，火焰热烈燃烧着，犹如乱世的光景。为了得到她，他甚至不惜将一切毁灭，他什么都不在乎，旁人的生死与痛苦他都不放在眼里，他的眼里、心里只容得下她。

修长如艺术家的指，缓慢的抬起她的下颚，幽暗的黑眸里有着纯粹的狂喜，他低下头来，呼吸着她身上那阵已经让他怀念太久的芬芳。“你终于又回到我的怀中了，小依，我将不会再让你离去。”他贪婪的审视着她苍白的面容，感受到她的颤抖。

她甚至连呼救的勇气都没有，声音早被恐惧吞噬。

玫瑰迷宫在燃烧着，最初建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海风的吹拂助长了火势的蔓延，到处都是人们惊慌喊叫的声音，而她的世界却在此刻冻结。

逃了数年，楚依人竟还是落入原沧海的手中。

而在玫瑰迷宫的另一端，原砭天仍在激烈的呼唤着她的名字，那些呼喊弥漫在空中，与整座岛屿的玫瑰一同燃烧。

所有的传奇都该有结束，他们之间的种种是否也该有所了结？凌呆呆之摸摸茶三各位读者宝宝请了，凌呆呆摸摸茶的跑堂兼掌柜，爱玩花花草草的凌呆呆在此向大家鞠躬啦！

这一次要介绍的，是书里提到的玫瑰。

玫瑰的品种众多，原产地有中国、北非、叶门等地，其中很多是在中国西部发现的。凌呆呆旅行到甘肃，曾听说当地有一处名为“苦水乡”的乡镇，自古就出产品质绝佳的玫瑰，当地所产的玫瑰所提炼的香精，被称“软黄金”，十分可贵，自古就被世界各香精贩卖者知悉。

玫瑰从古代开始就被人类所喜爱，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人工种植，诗歌与壁画都留下不少纪录。古罗马人将玫瑰使用于料理与美容上。玫瑰自古被视为爱情、苦恼、及力量的象征。

书里提到的旧种玫瑰，是以一八六七年为分界，将那年之前的玫瑰定为

旧种玫瑰，之后的则定为新种玫瑰。

玫瑰是一年生植物，花茎高二、三尺，春季时抽条，枝干上有刺，叶片小而边缘多锯齿，在春季开花。花萼、花瓣、叶片都能因品种而散发不同的清香。因为品种众多，玫瑰茶的种类也不少，一般说来红玫瑰花茶是最好的饮品。

玫瑰花茶能够强化心脏、治疗胃痛、治感冒，还可以治疗妇女病。

玫瑰花萼含丰富的维他命C，一杯玫瑰花萼的维他命等于一百五十个柑橘的维他命C含量。玫瑰花茶是否好喝，花的采收时间很重要，花瓣要在花谢时采收，而花萼最好能在初秋时采收。

其实花草也是可以活用的，玫瑰花甚至可以用来做甜点蛋糕。这一次来教读者宝宝们做些甜点，第一道是夏天喝的沙冰，第二道是适合冬天喝的果粒茶。

玫瑰花冰

《材料》

玫瑰花茶冰块：200克

鲜奶：120C.C.

玫瑰果酱：43克

蜂蜜：28克

奶精粉：15克

香草粉：5克

《作法》

用乾燥的玫瑰花瓣加热水200C.C.，泡成玫瑰花茶放入入制冰盒内做成小冰块。

将以上全部的材料放入果汁机中，打至冰块完全成碎块。

将打好的沙冰放入玻璃杯中，以新鲜的玫瑰花瓣做装饰。

。

玫瑰果茶

泡250C.C.的玫瑰花茶后，加入2大匙的草莓或桔子、凤梨果酱拌匀（有果粒者较好），不须加糖，可加入冰水、冰块，温水也可以。

第三回合结束，凌呆呆下台一鞠躬。

